



狀告元嘽

東周列國之

元 咺 告 狀

原著

馮夢龍

改編

林林

繪畫

水天宏

掃描

龍紀

制作





公元前六三二年春，晉軍攻打衛國。衛成公嚇得逃到襄牛去，把國政交給弟弟叔武和大臣元咺代管。同年，晉文公和眾諸侯在踐土會盟，叔武和元咺趁機替成公求情，請求讓他復位。哪知衛成公却聽信了歃犬的讒言，無端殺害元咺的兒子；歃犬又殺死了叔武。元咺只得向晉文公告狀，請求昭雪。結果惡人沒除，衛成公一回國，竟又殺害了元咺。



敬犬

叔武

元咺

衛成公

寧俞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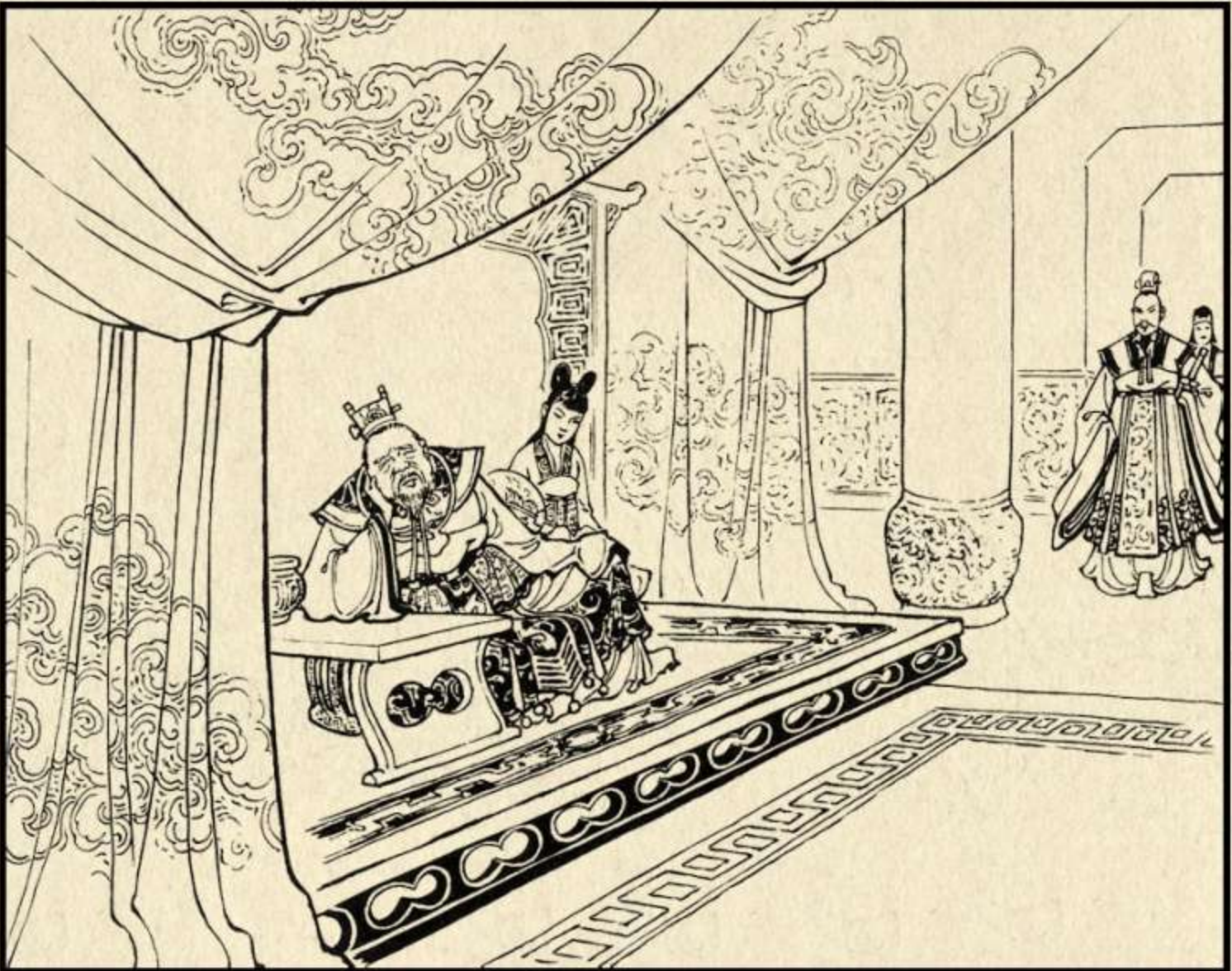


人物繡像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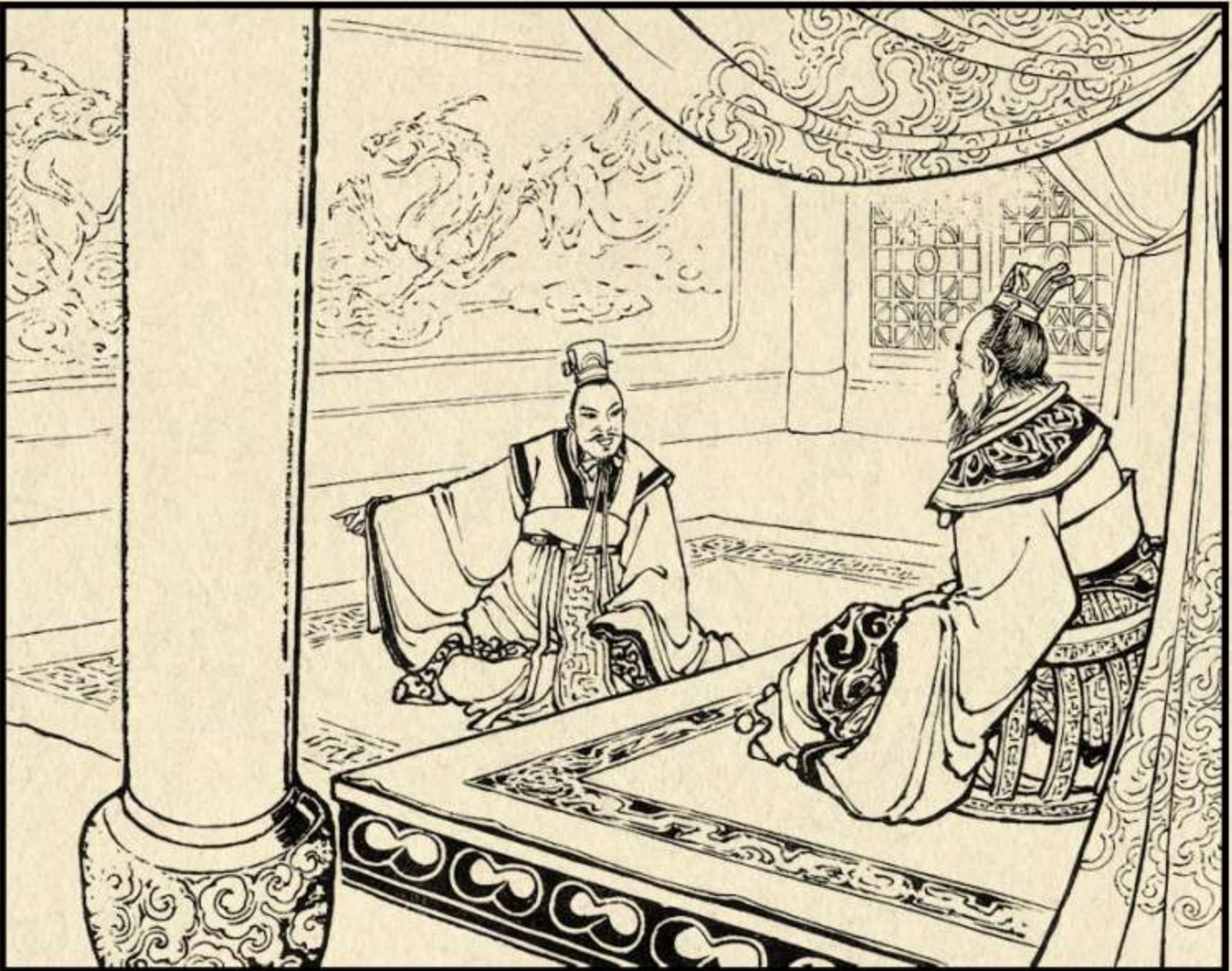


人物繡像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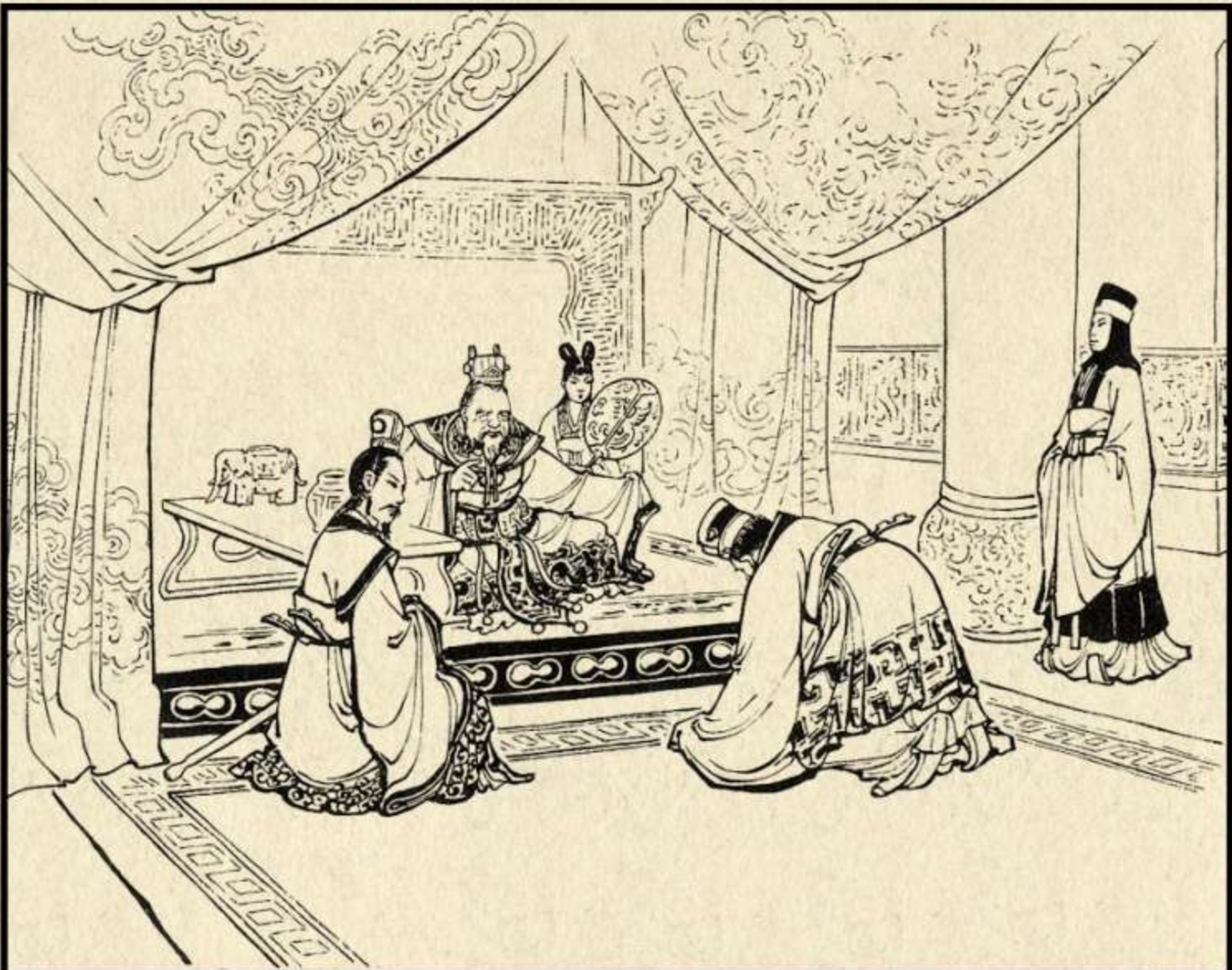




晉文公打敗了楚國，打算在踐土地方和諸侯會盟，卻沒有通知衛國。成公害怕，忙找大夫寧俞商量。當初晉軍出兵攻打衛國的時候，成公把國政交給弟弟叔武代管，自己避居到襄牛去。



寧俞勸他讓位給叔武，叫大夫元咺輔政；由叔武出面請求文公，倘若文公準許衛國會盟的話，那還可以保住國家。叔武為人友愛，他將來一定會設法把國政還出來的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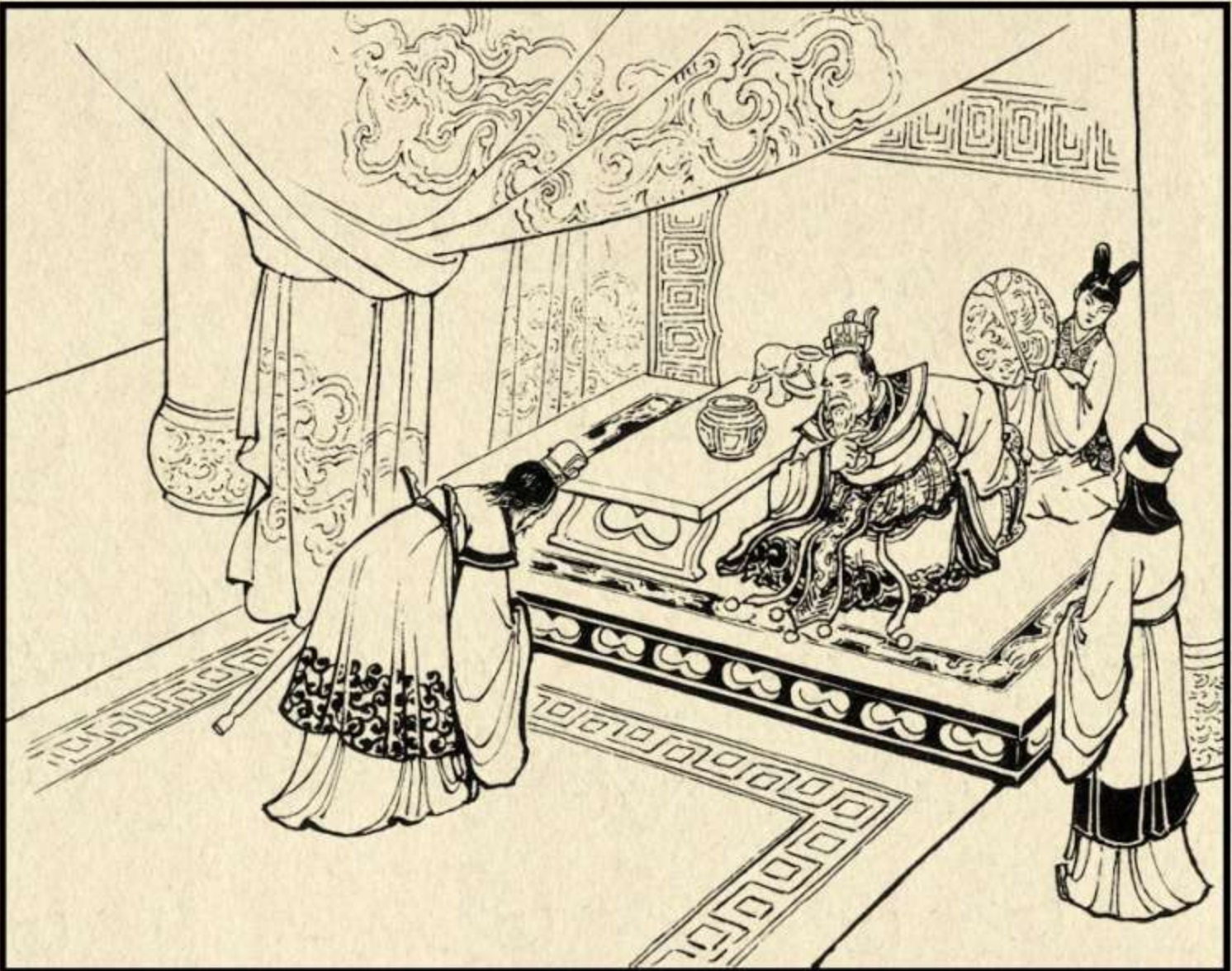
成公就派孫炎到楚丘去，把這個決定告訴叔武，要他照著做。

楚丘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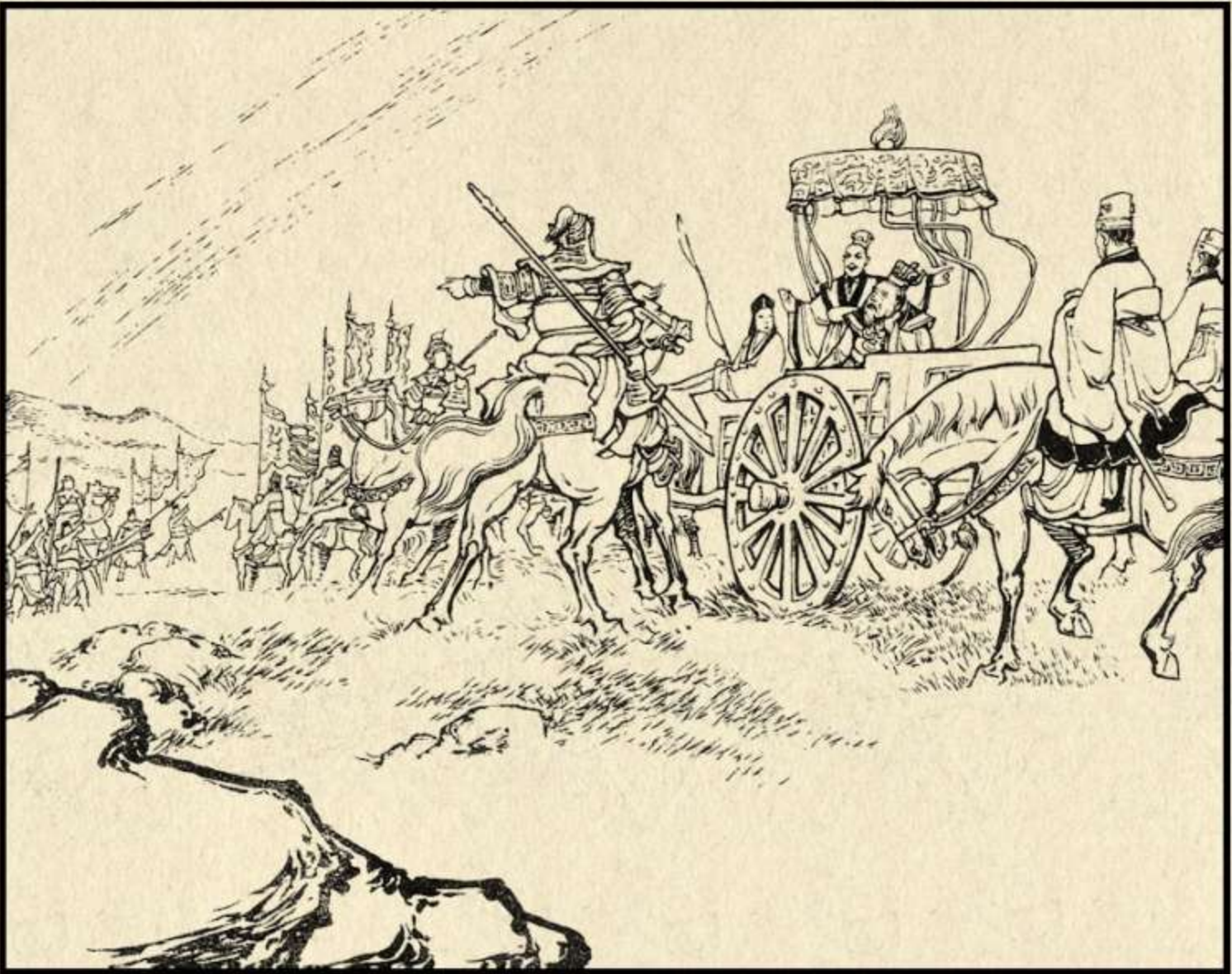
陳是依附晉的，可以通過它來求得文公的諒解。



孫炎走後，衛成公問寧俞：「我想住到國外去，你看到楚國去怎麼樣？」寧俞說：「楚是晉的敵國，而且我們前次已得罪了楚國，不能去，不如到陳國去的好。」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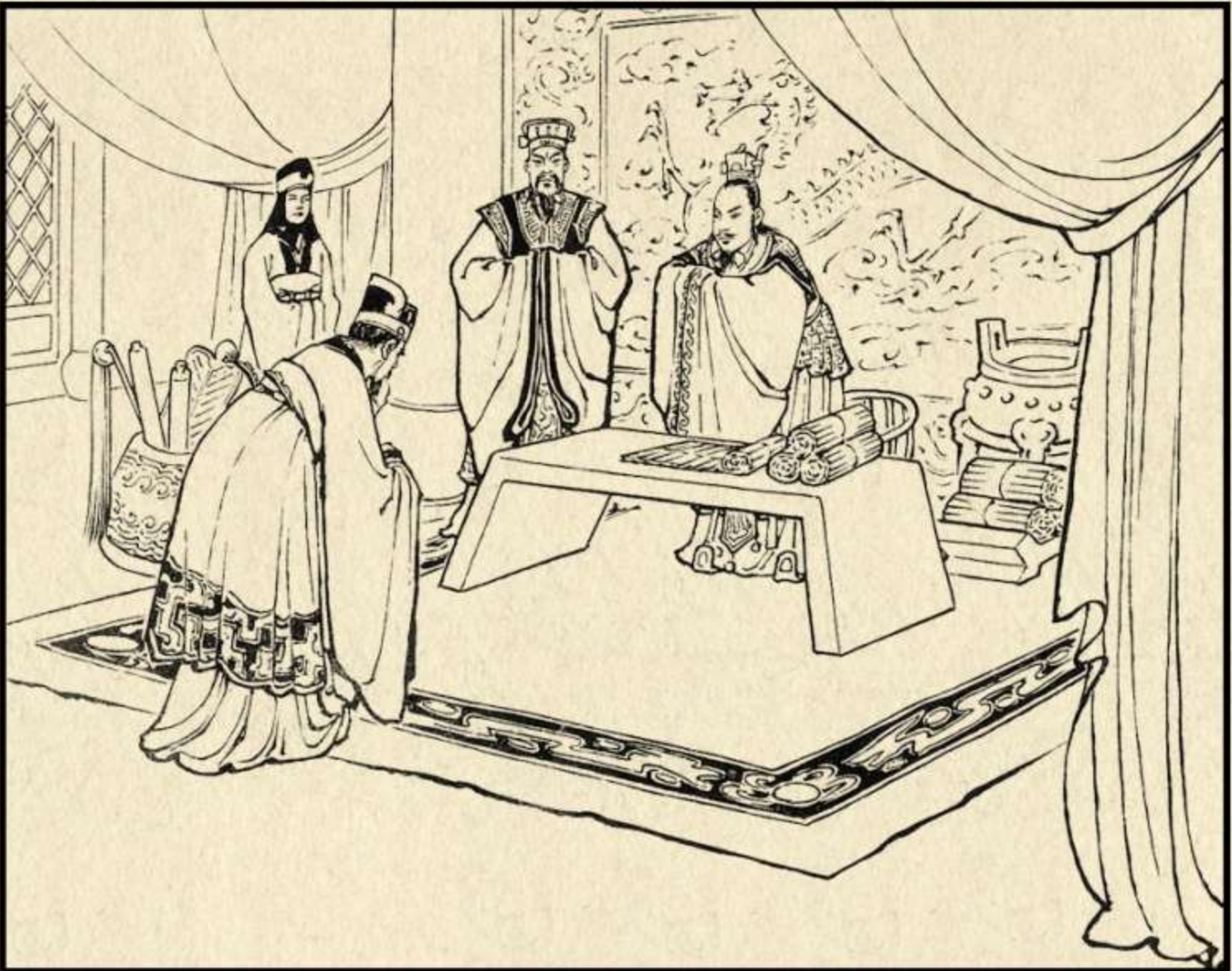


成公不願到陳國去。他認為：前次得罪楚國，是由於晉國的逼迫，楚國一定會諒解的。而且晉、楚兩國將來誰占上風，還不能肯定。讓叔武去依靠晉國，自己卻依靠楚國，這樣更有把握些。



於是，衛成公帶領一些臣子到楚國去。哪知到了楚國邊境，楚兵痛罵衛侯無信無義，把他們趕跑。衛成公沒法，祇得改道往陳國去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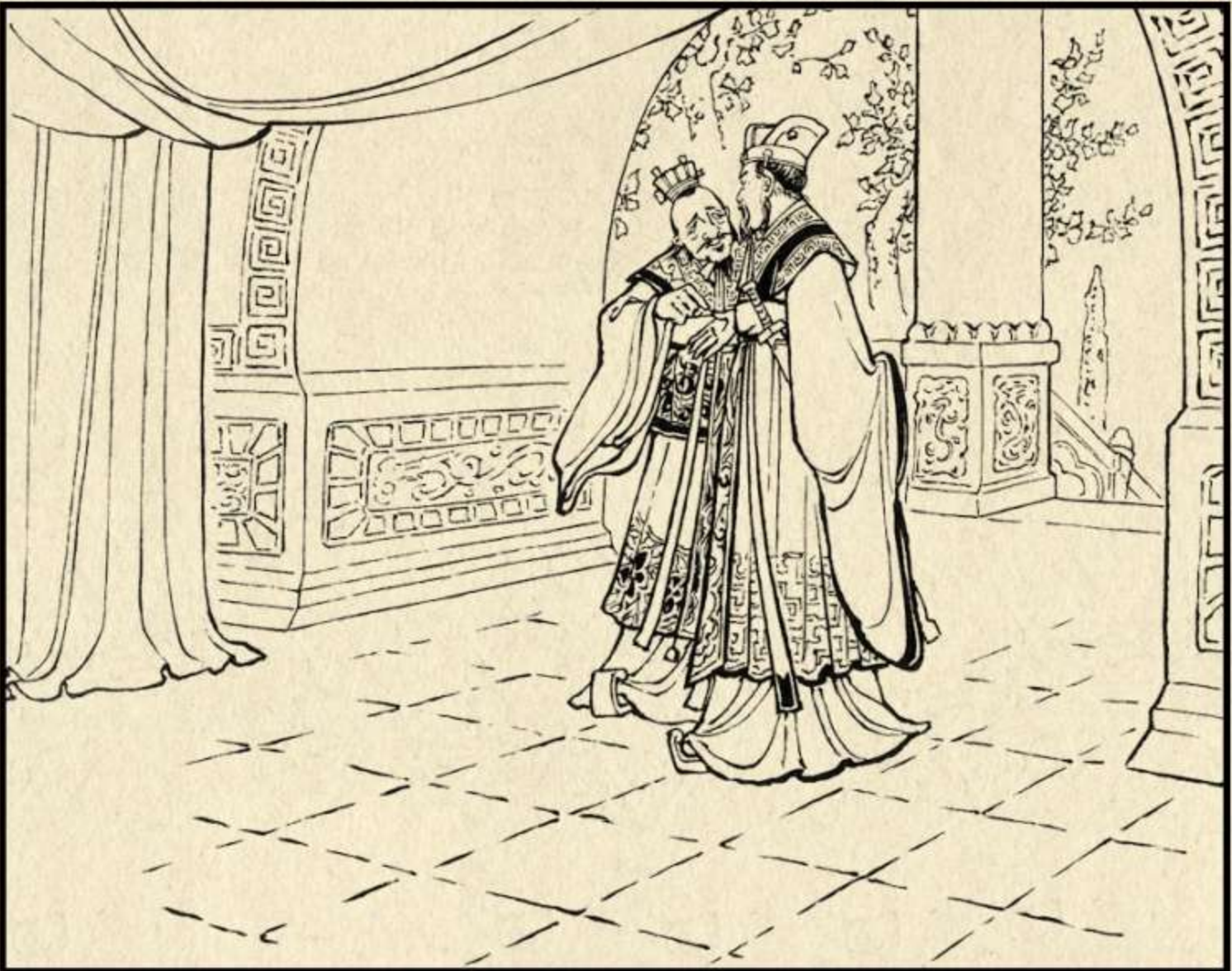




再說孫炎見了叔武，傳了衛侯的話。叔武表示願奉命向晉國請盟，但拒絕接受讓位之事，祇答應代管國政。他說：「我見了文公，一定替哥哥求情，讓他回國復位。」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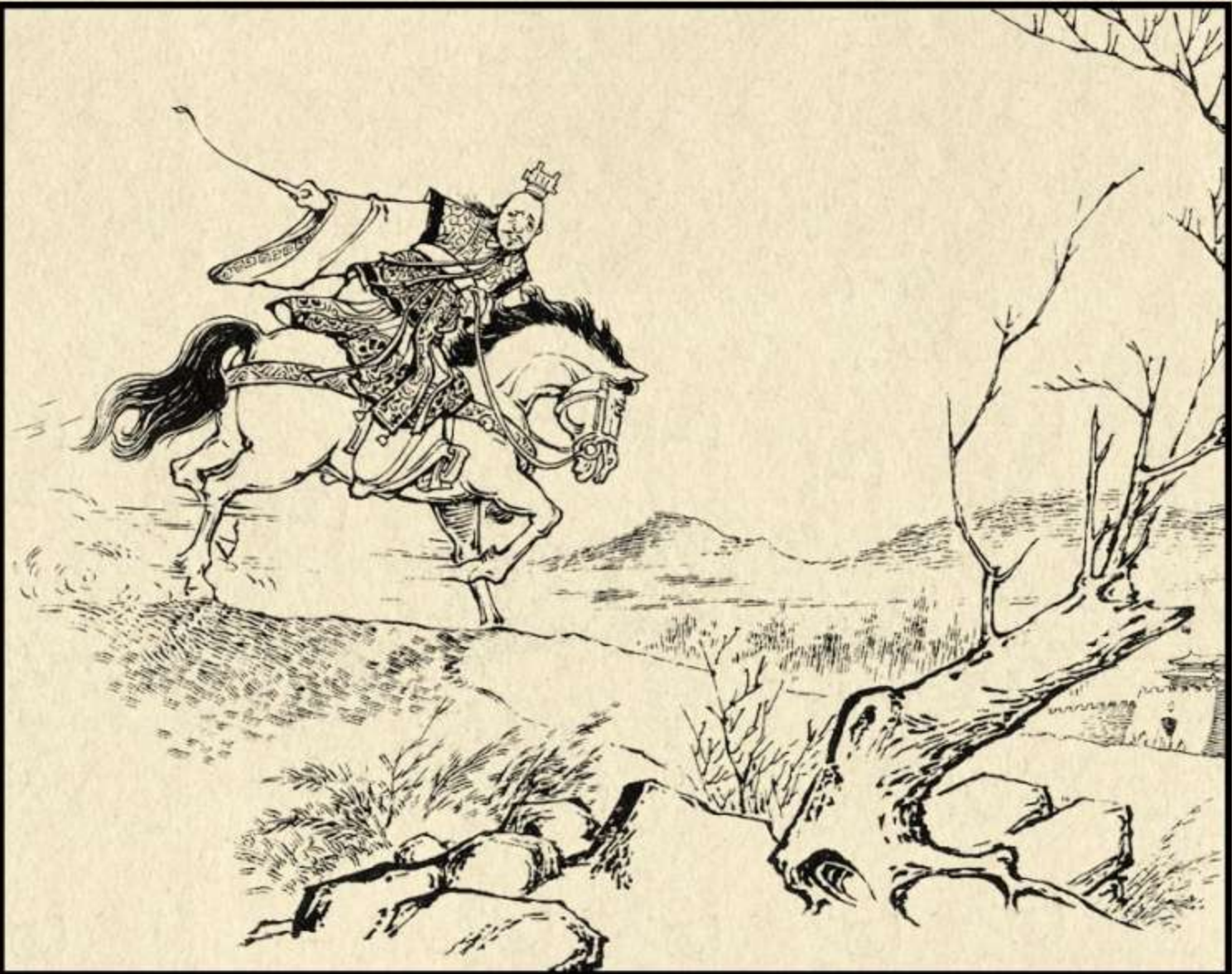
元咺知道衛成公多疑、猜忌。他為了取得衛侯的信任，派了兒子元角和孫炎一同回去，表面上是問候，實質是做個低押，好讓衛侯放心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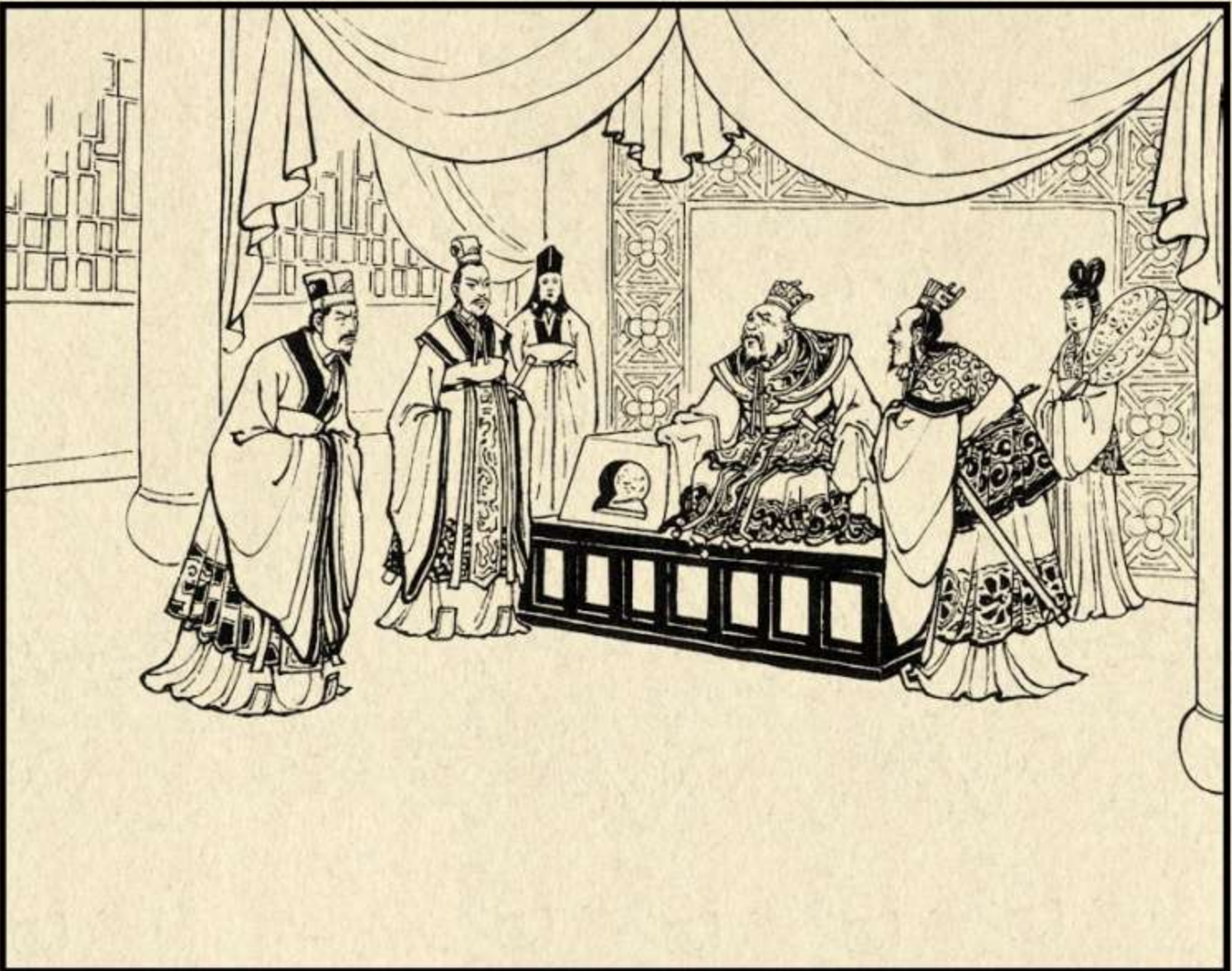
孫炎走後，公子歆犬私下裏對元咺說：「衛侯得罪了晉文公，難望有回國之日，你應該把讓國的事明告國人，這樣一來，晉人必然歡喜。那麼，這衛國不就是叔武和你的了嗎？」



元咺說：「這怎麼行呢？叔武不敢忘記哥哥，我怎麼能忘記自己的國君？這次到踐土會盟，我一定要請求文公，讓成公回國。」默犬一句話也說不出，默默地告退了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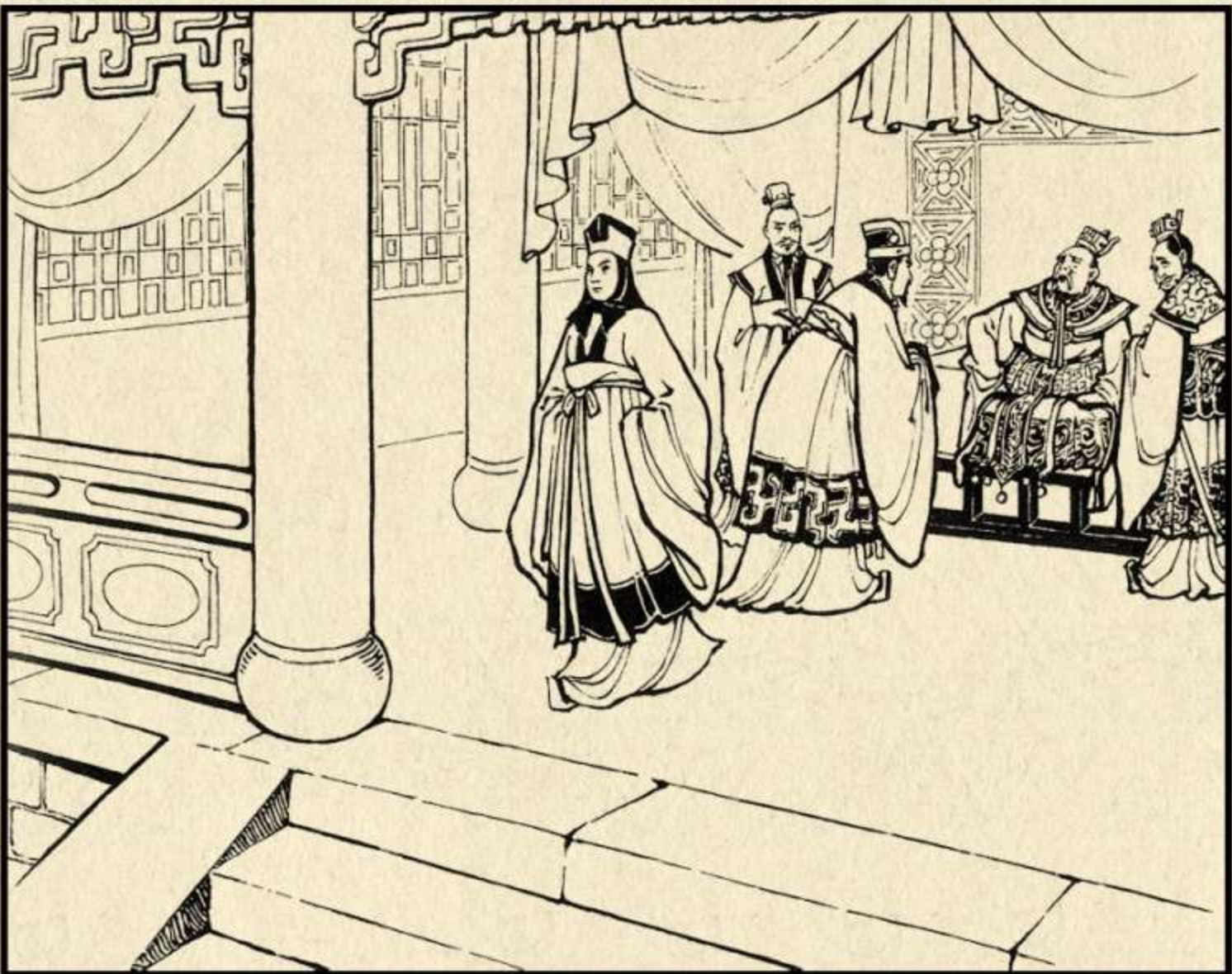


歛犬辭別元咥以後，非常不安。他想：倘若衛侯複國，元咥把這些話說出去，那還了得？想來想去，打人不如下手，便獨個兒偷偷到陳國來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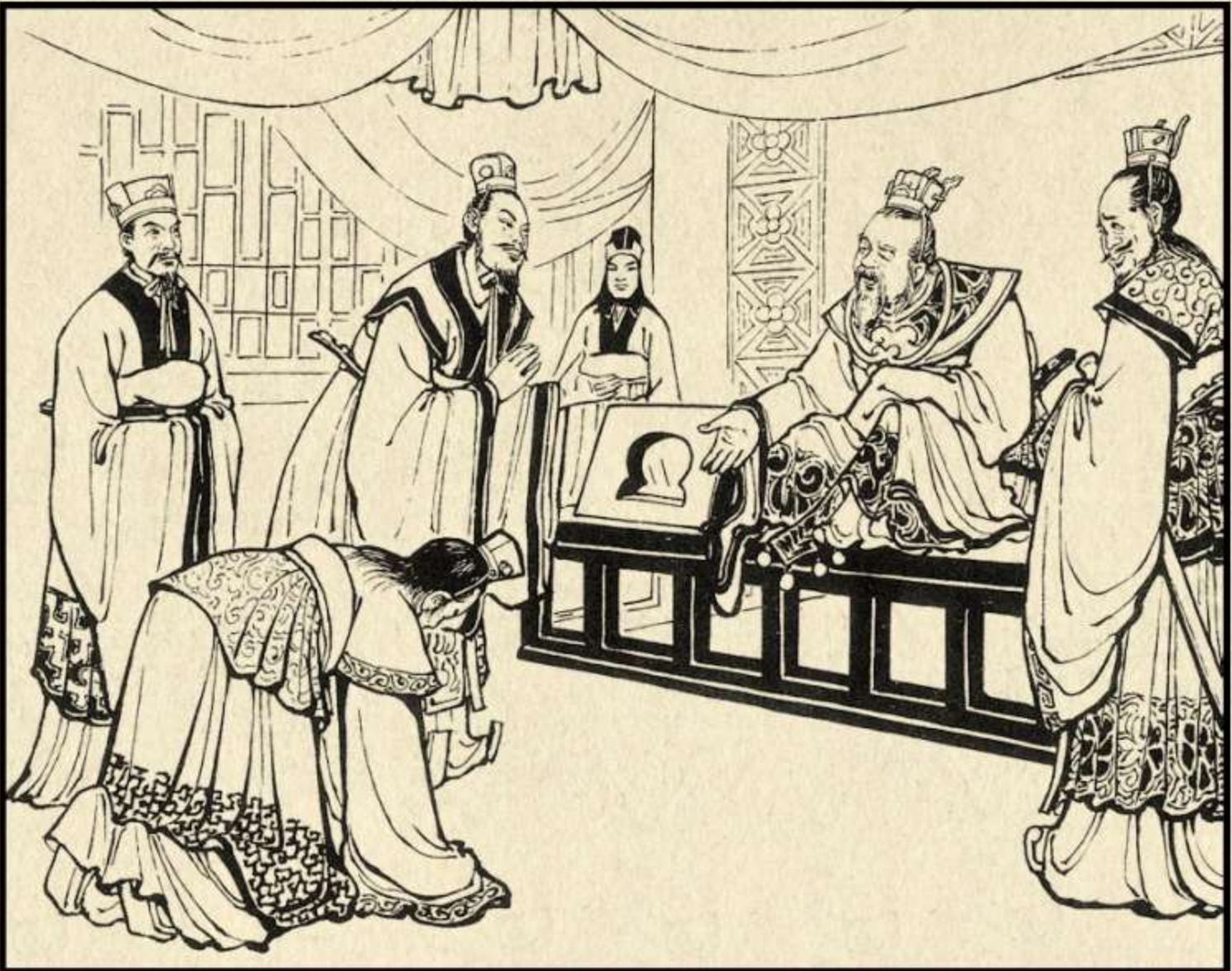


欽犬見了成公，說：「元咺已立叔武為君，打算在踐土會盟的時候，求得晉國和眾諸侯的承認。」衛成公聽了，半信半疑，詢問剛回來不久的孫炎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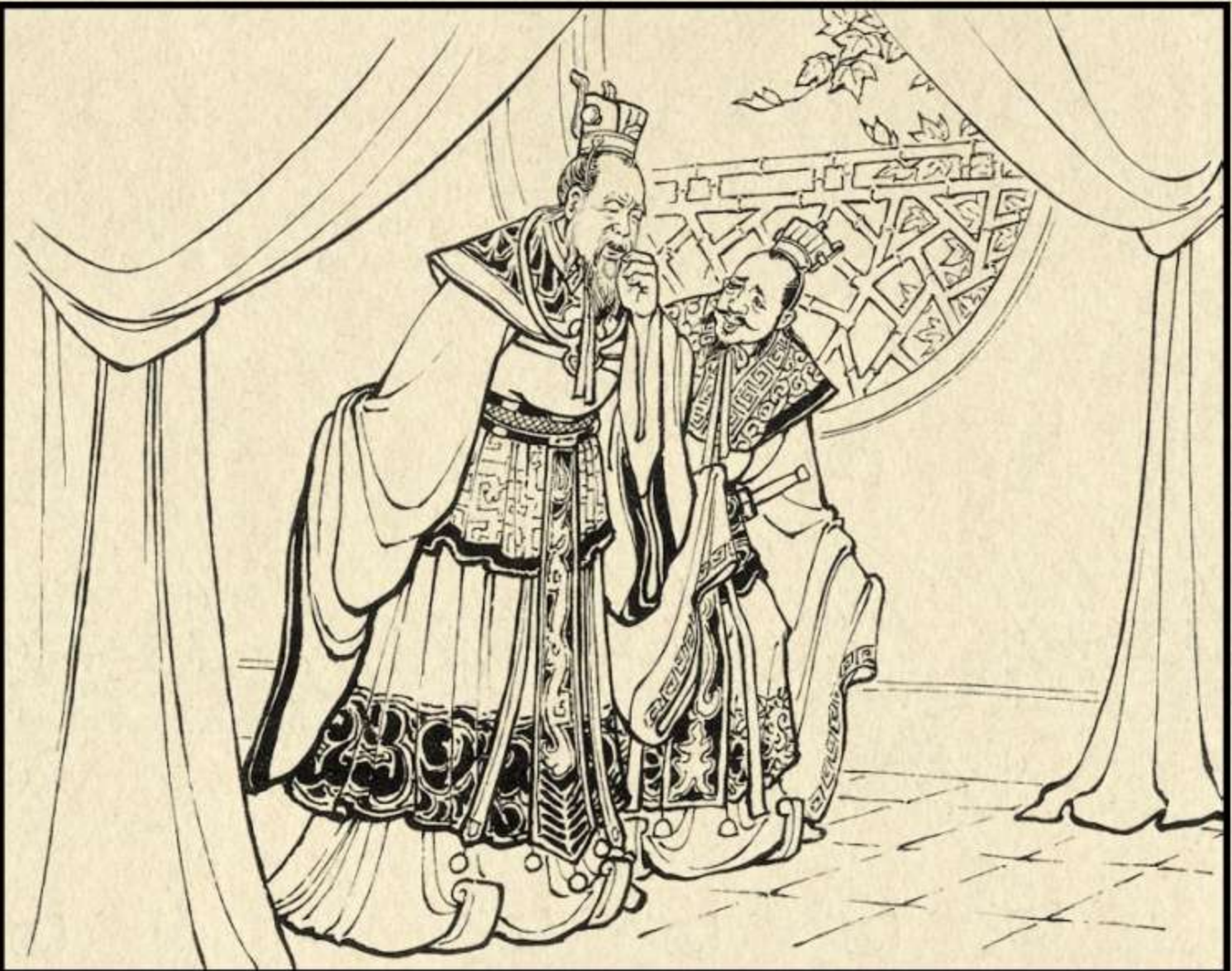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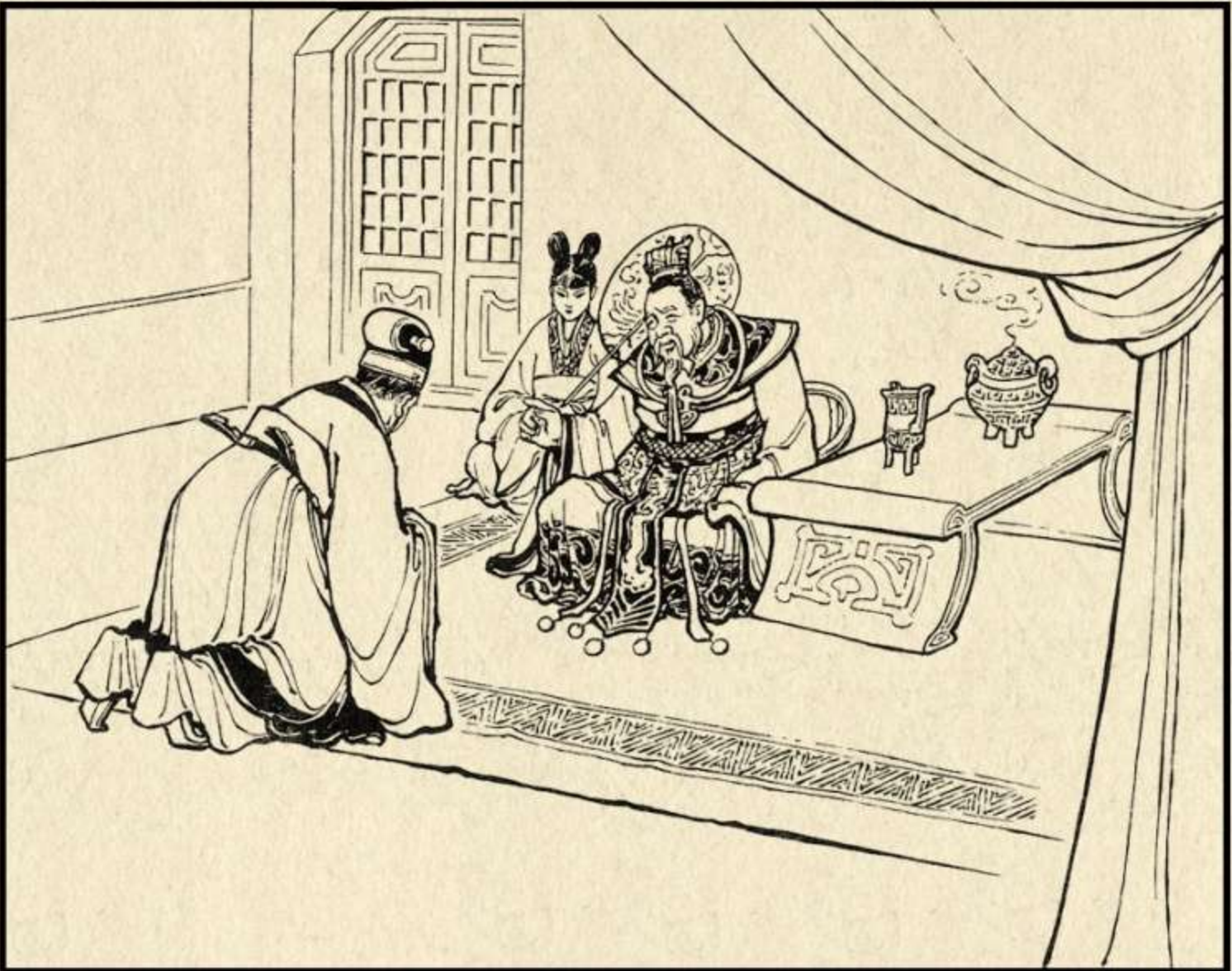
孫炎搖搖頭說：「我在楚丘，看不出元咺有這種表示。現在他的兒子在此，何不問問他呢？」成公忙派人把元角找來。



元角否認有這回事。衛侯仍不放心。寧俞在旁勸道：「如果元咺不忠於君，怎麼肯派他的兒子來侍奉你呢？請主公不要生疑。」成公聽了，覺得有理，便把這事放了下來。



哪知猷犬仍不死心，又來對成公說：「元咺派遣他的兒子，祇不過來窺探動靜。如果為了主公復位，去向晉侯討情，元咺是不敢去踐土的。他去參加盟會，那定是為叔武去求得君位。不信，看著吧。」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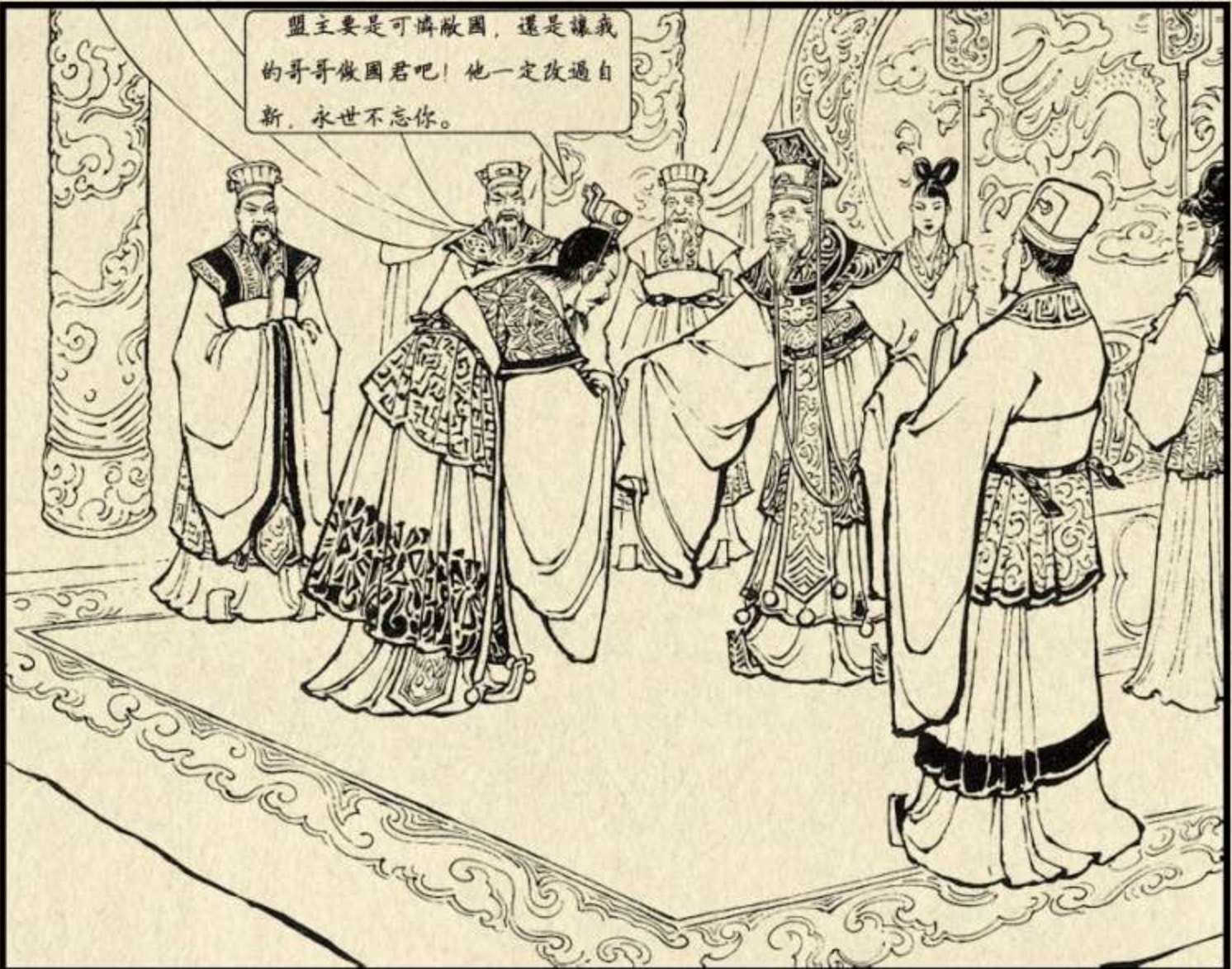


衛成公又被他說得活動起來，便秘密地派了心腹到鄭國踐土去打聽消息，察看叔武和元咺的動靜。

鄭國踐土去打聽消息，察看叔武和元咺的動靜。



到了會盟那一天，叔武因孫炎傳過衛侯命令，自然到踐土來參加盟會。簽名畫押的時候，叔武雖然在最後一個寫上自己的名字，卻注明是代理兄長衛成公簽的字。



盟主要是可憐敵國，還是讓我的哥哥做國君吧！他一定改過自新，永世不忘你。

會盟結束，晉文公打算讓叔武拜見周襄王，代替成公立為衛君。叔武婉言拒絕了，說弟弟不應代替哥哥做國君，並請求讓他的哥哥回國復位。



元咺也在一旁叩頭哀請。文公猶豫了一會，終於答應了叔武的請求。叔武和元咺謝過了晉侯，高高興興地回國去了。



那衛成公派來打探的人，祇知道叔武參加盟會，在盟冊上簽了名，並不知道叔武和元咺請求文公的事，便回來告訴成公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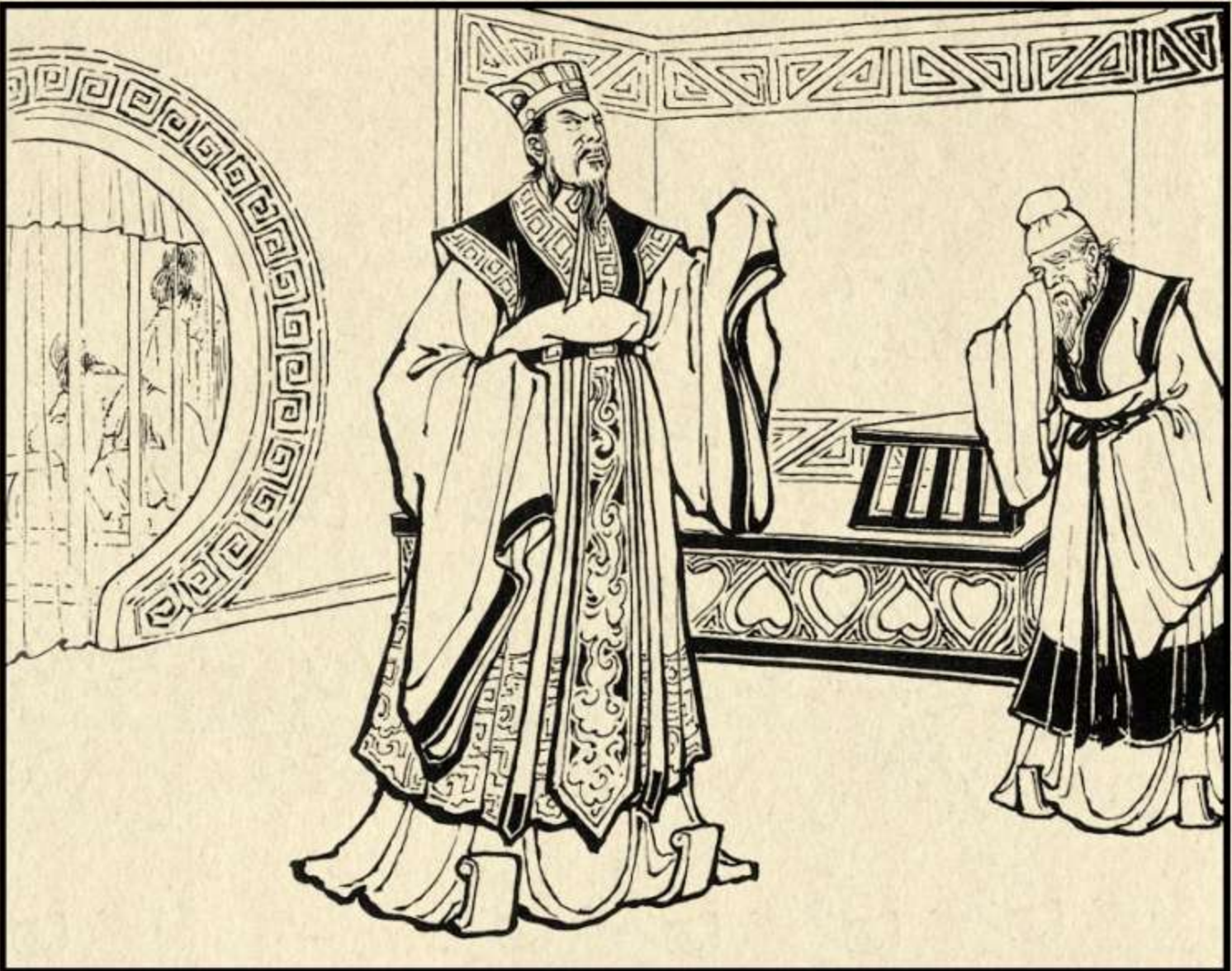
成公聽了，怒氣勃勃：「叔武真的自立了！元咺這
個背君之賊，自己貪圖富貴，扶立新君，卻教兒子來窺
探我的動靜！好啊！你父子這樣狠心，我怎能放你們過
去！」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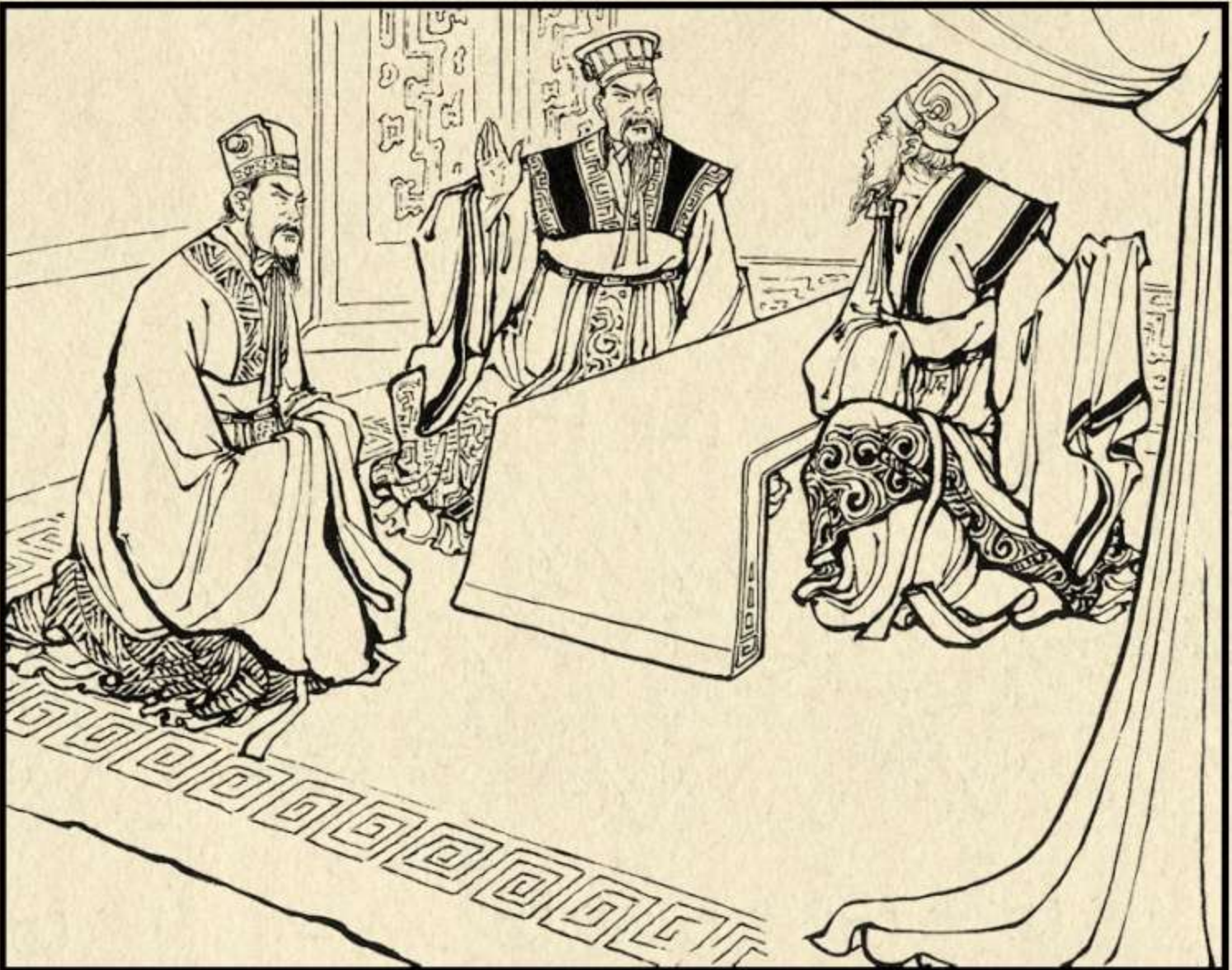
元角正要辯白，衛成公拔劍一揮，當場把他殺了。

元角正要辯白，
衛成公拔劍一揮，
當場把他殺了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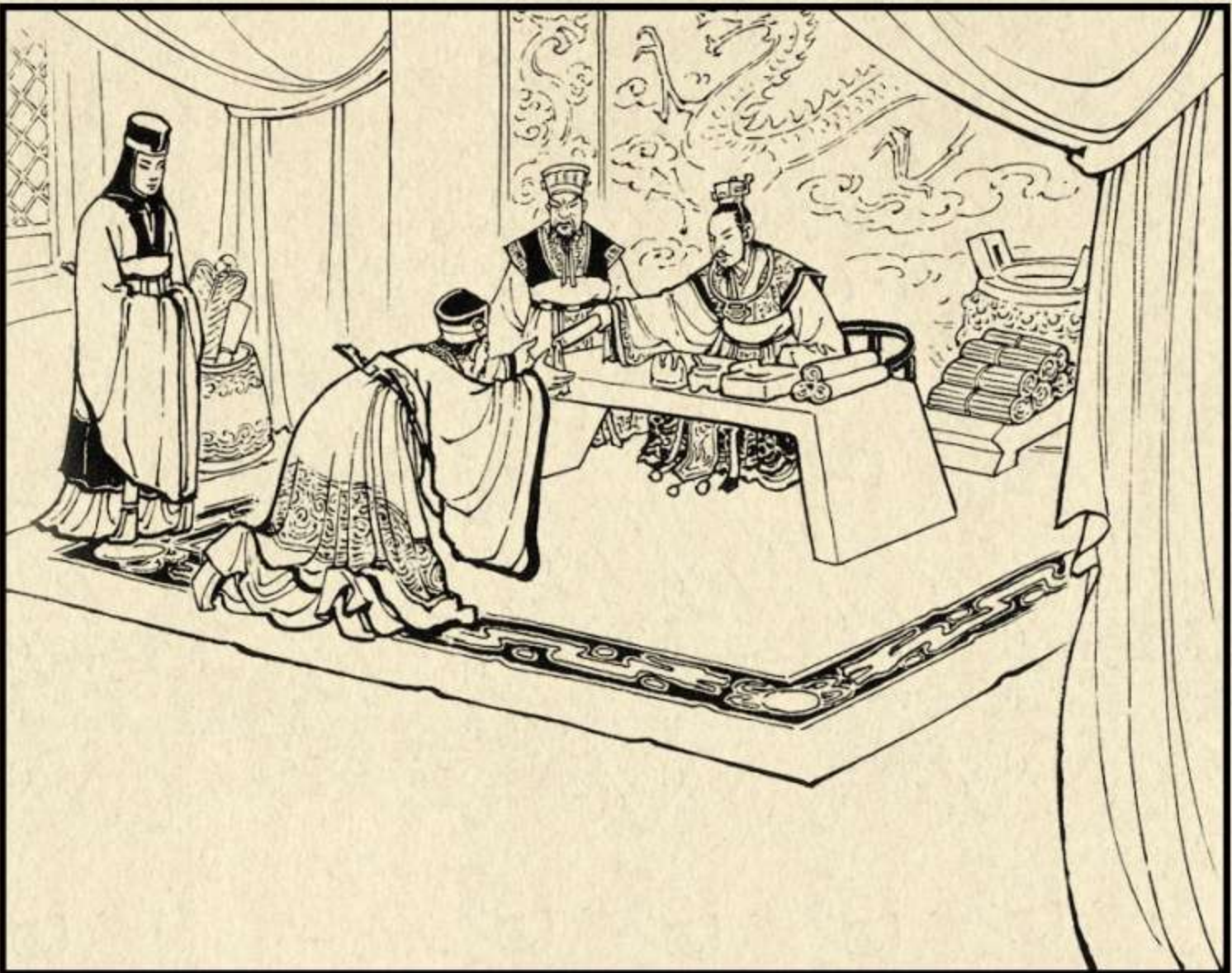




元角的隨從慌忙逃回楚丘，向元咺報信。元咺雖然
傷心，卻認為兒子的死是無法挽回的。又說：「衛侯辜
負我，我卻不能有負於叔武喏！」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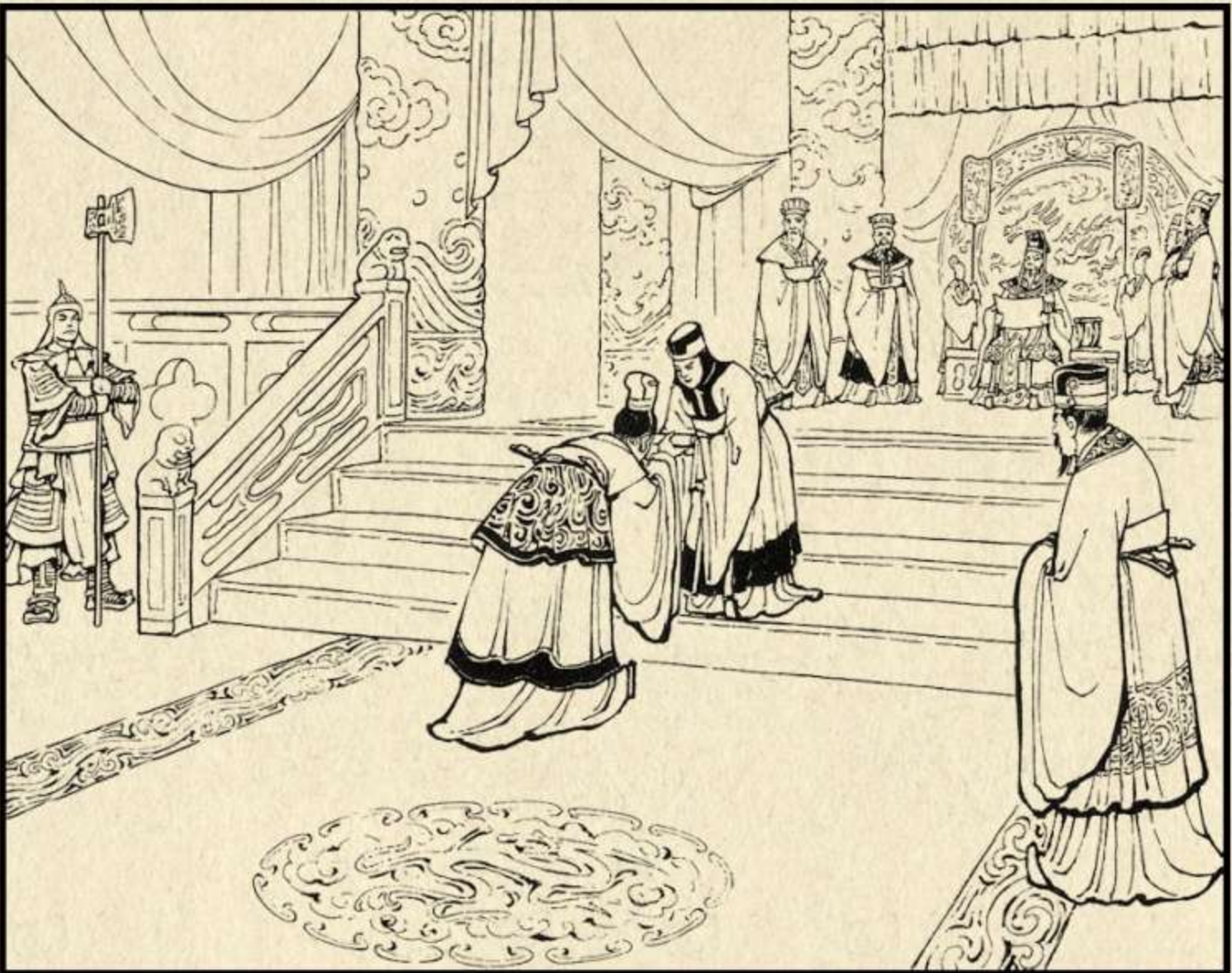


元咺的朋友司馬瞞勸他：「衛侯既然對你生疑，何不辭去職位來表明你的心跡呢？」元咺嘆息道：「我若辭職，誰來幫助叔武管理國家？殺子是私怨，守國是大事，不能以私不顧大事啊！」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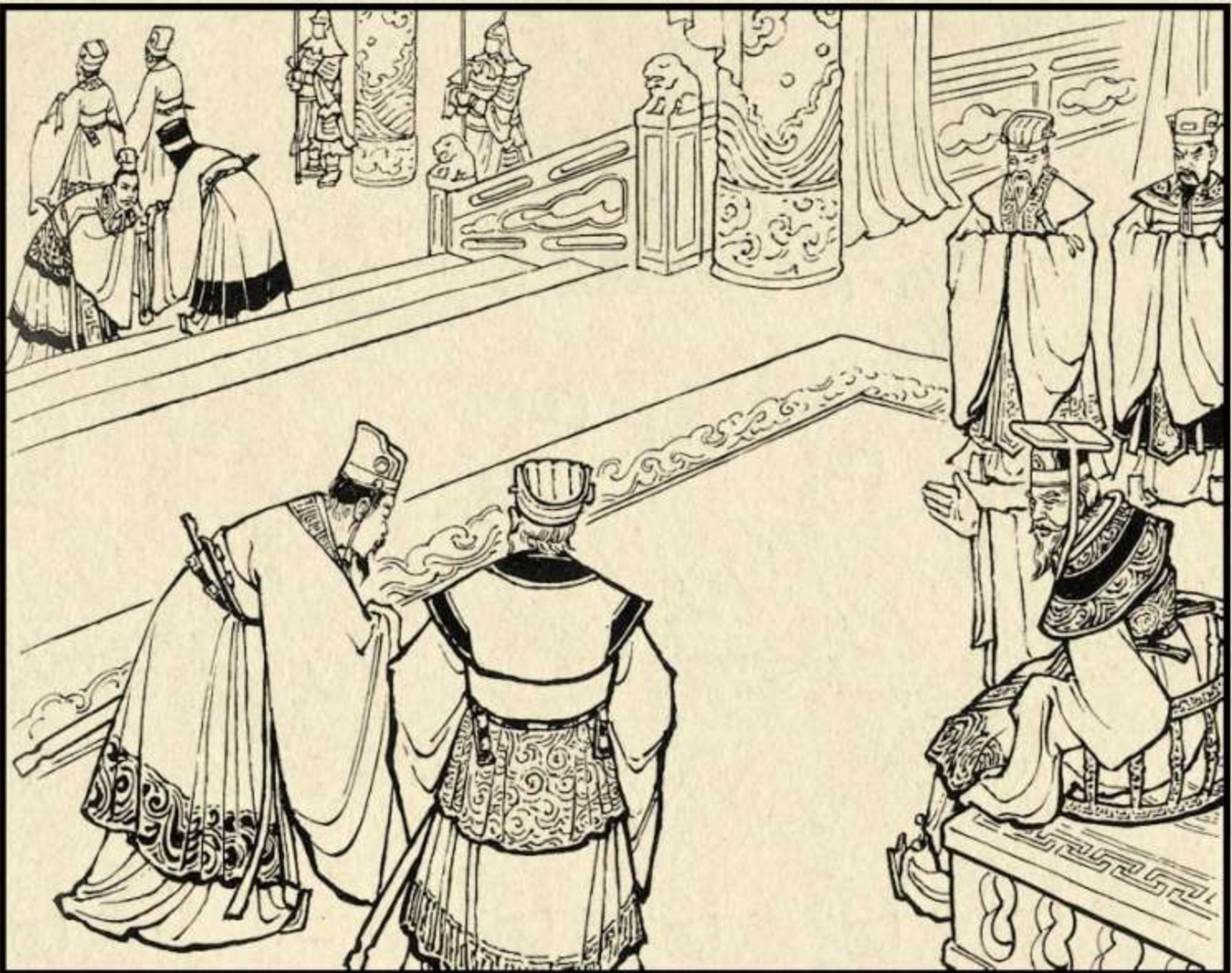


元咺把這事告訴叔武，催他寫信給晉文公，請求正式讓成公復位。叔武寫好信，立刻差人送到晉國去。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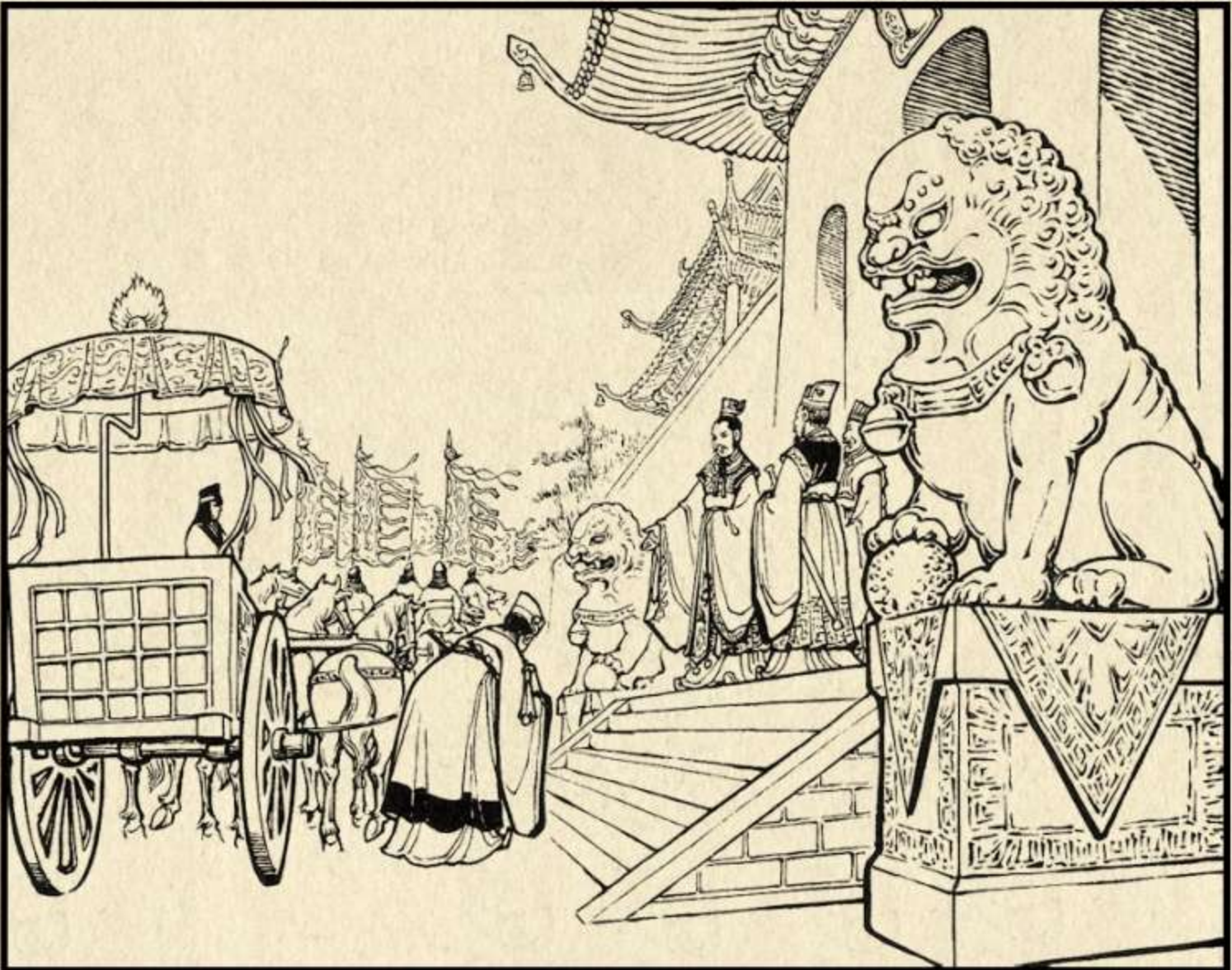
書信送到晉國，文公也猜到是叔武替他哥哥求復位的事，拆開一看，果然不錯。湊巧，陳共公也派人送了信來，代衛侯悔罪，並請文公讓他回國復位。



復位。

文公分別寫了回信，交來人帶回去，準許衛侯回國

衛侯復位



叔武接到文公的複信，非常高興，隨即派車騎到陳國去，迎接衛侯回國。

衛侯回國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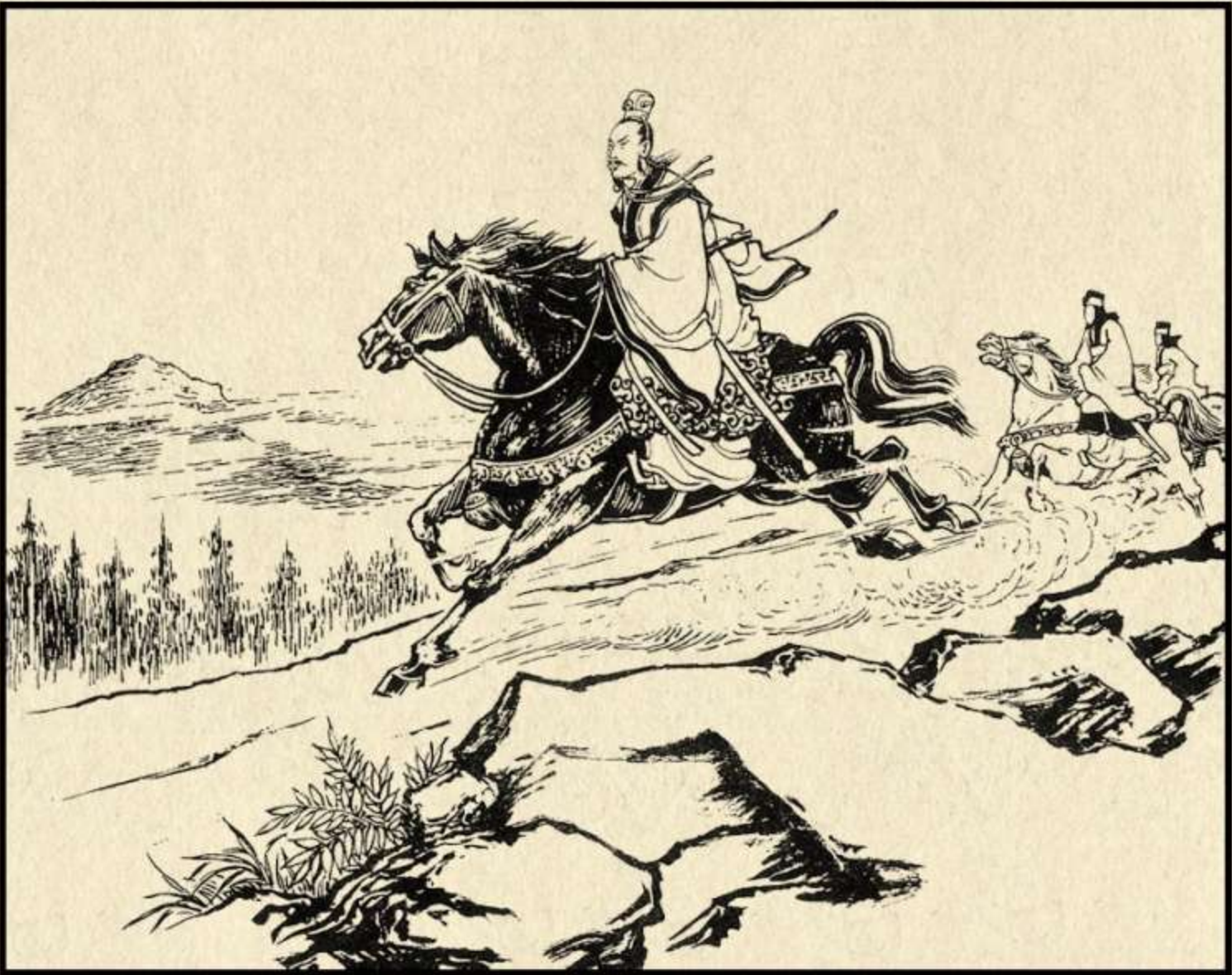
東周列國故事選

元咺告狀





成公接到信，征求大臣意見。欽犬又挑撥道：「叔武為君已久，國人歸附，又得到晉國的支持。這次來迎，不能輕信。」衛侯點點頭：「我也想到這一點。」



成公猶豫了一會，便派寧俞先到楚丘去，打聽確實消息，然後再決定行止。

楚丘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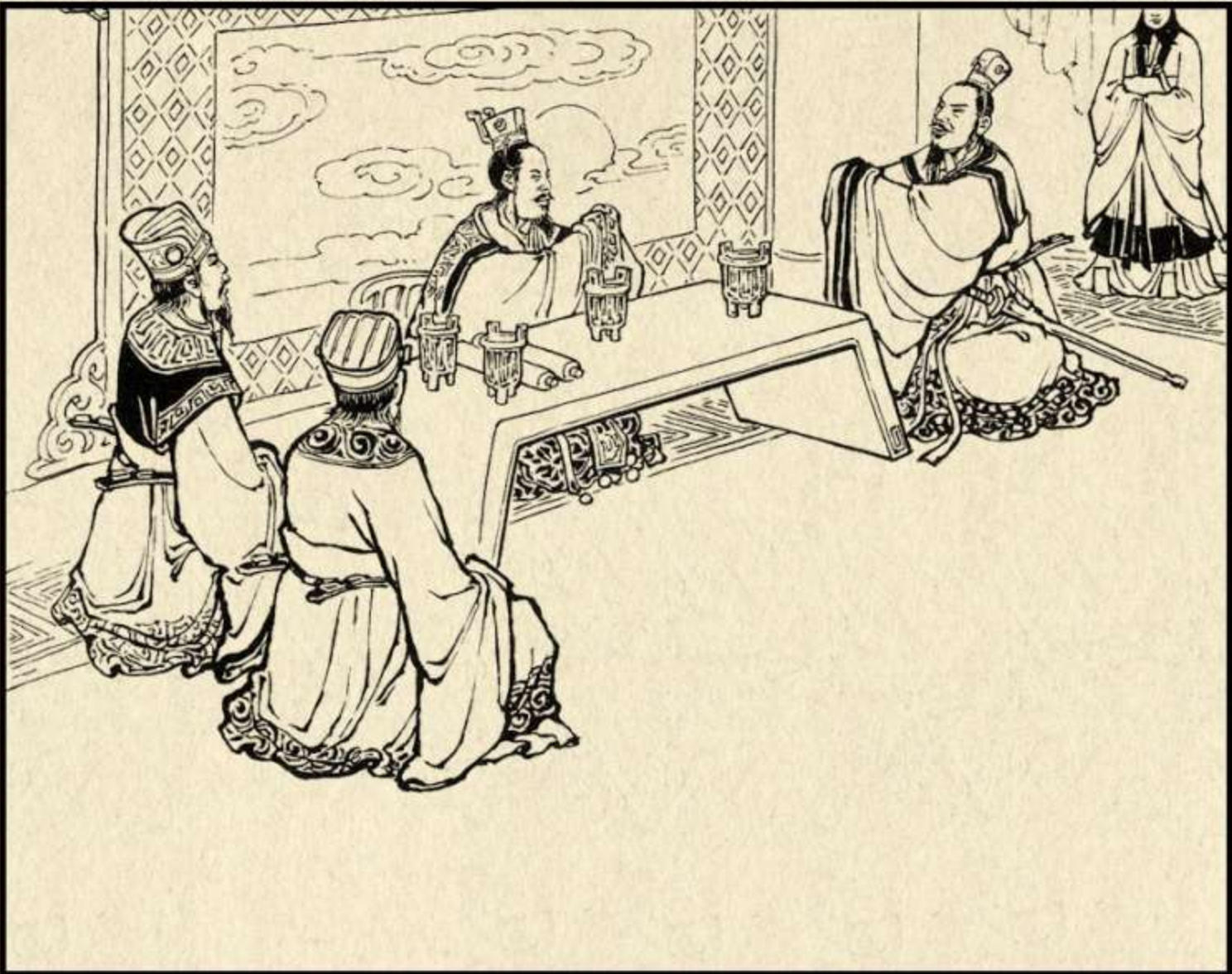


寧俞到了楚丘，叔武正在朝中議政。他設座在殿堂之東，西向而坐，一見寧俞到來，連忙上前迎接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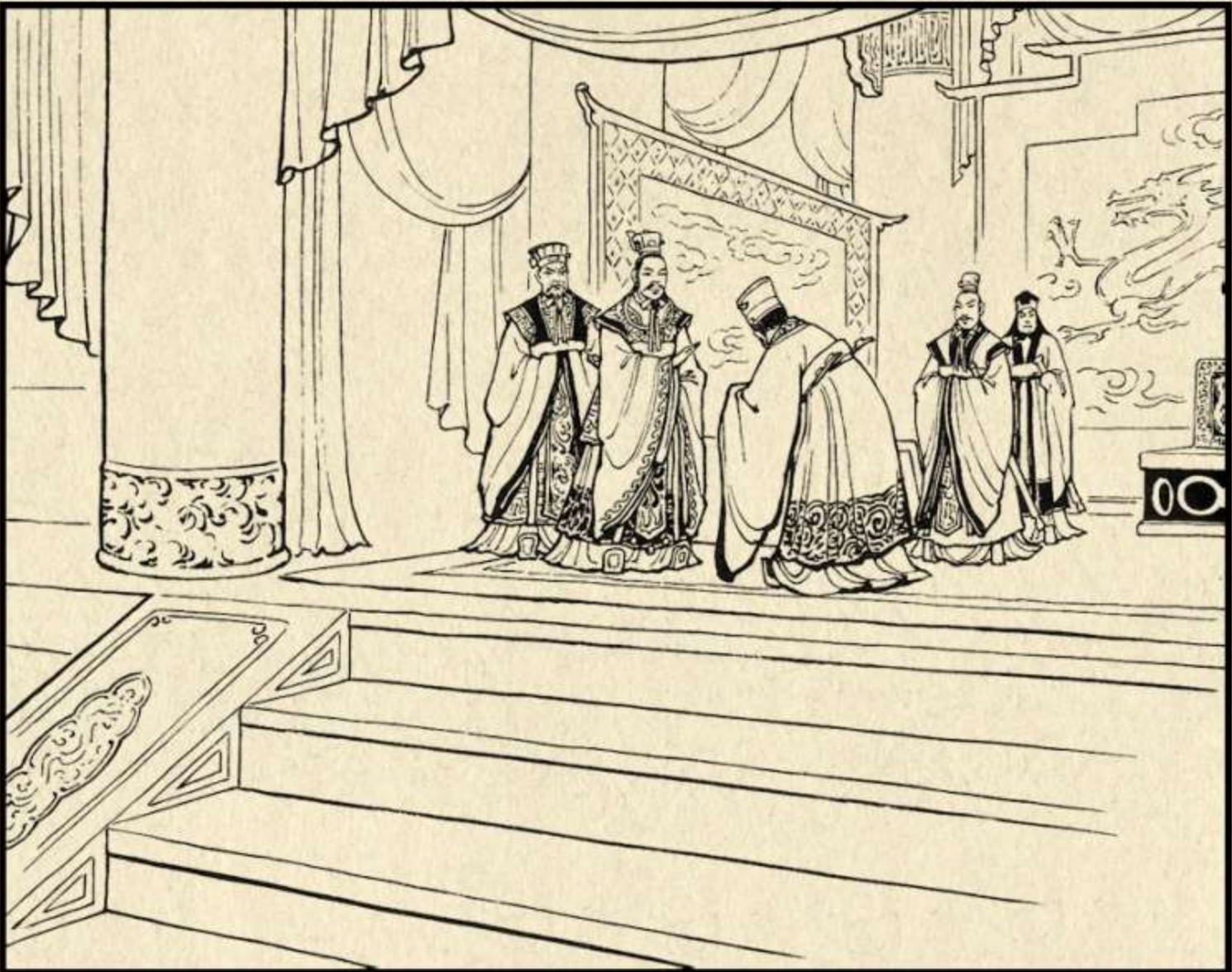




寧俞故意說：「你代管國政，卻不坐在當中，太不像樣了。」叔武回道：「當中的座位是我哥哥的，我即使坐在二旁，也還覺得惴惴不安，怎麼能坐在當中呢？」



寧俞讚嘆道：「我今日才真正看出你的心地！」叔
武道：「我非常想念我的哥哥，望你回去早早勸他還朝。
」寧俞當下和他約定日期——十一月十五日入城。



叔武又派大夫長牂，專守國門，吩咐他說：『如有衛侯派人前來，不問早晚，立刻放入。』

衛侯派人前來，不問早晚，立刻放入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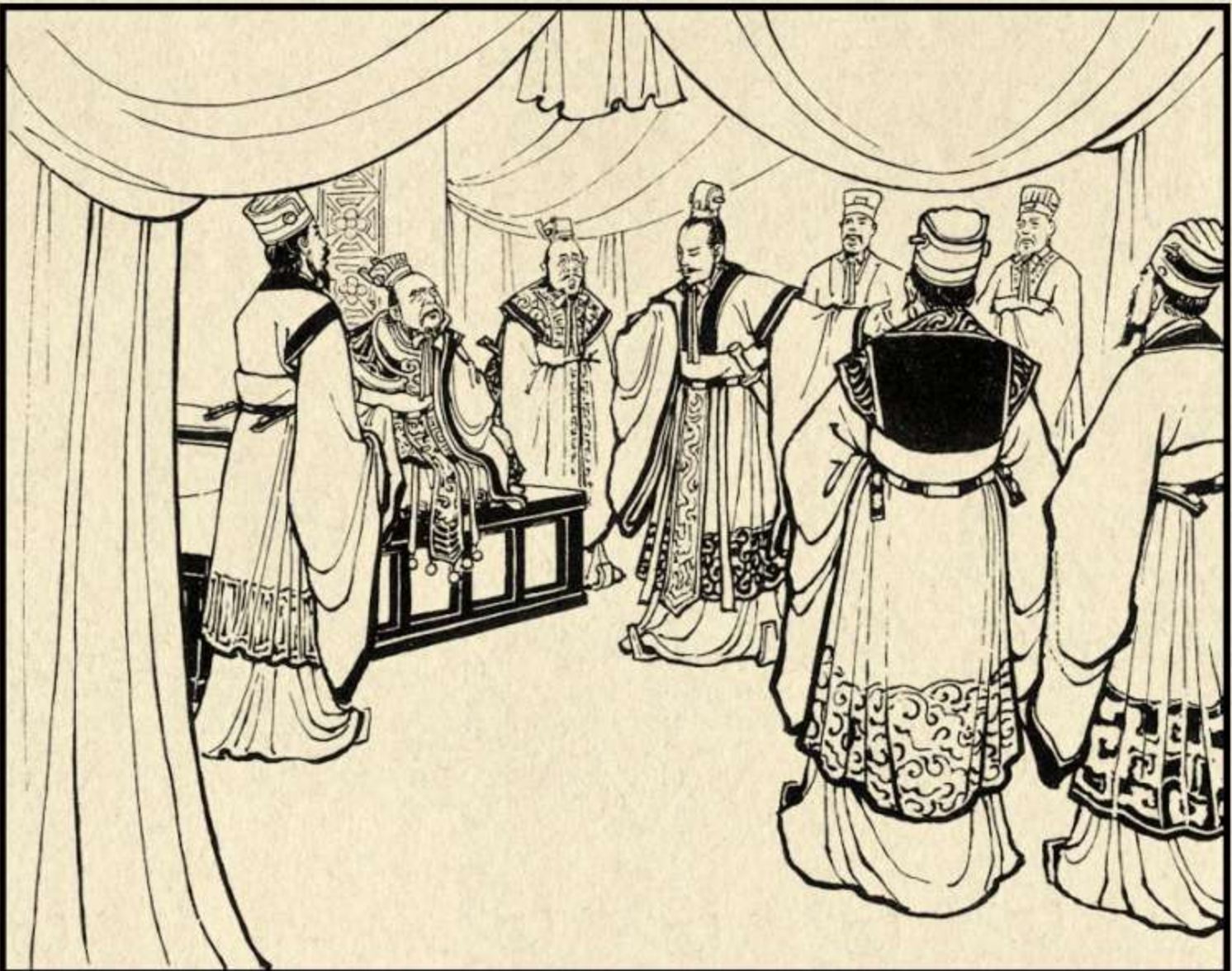


我奉故君的命令來通知大家：不論隨行或居守。一律有功無罪。如果不信，我和你們歃血立誓！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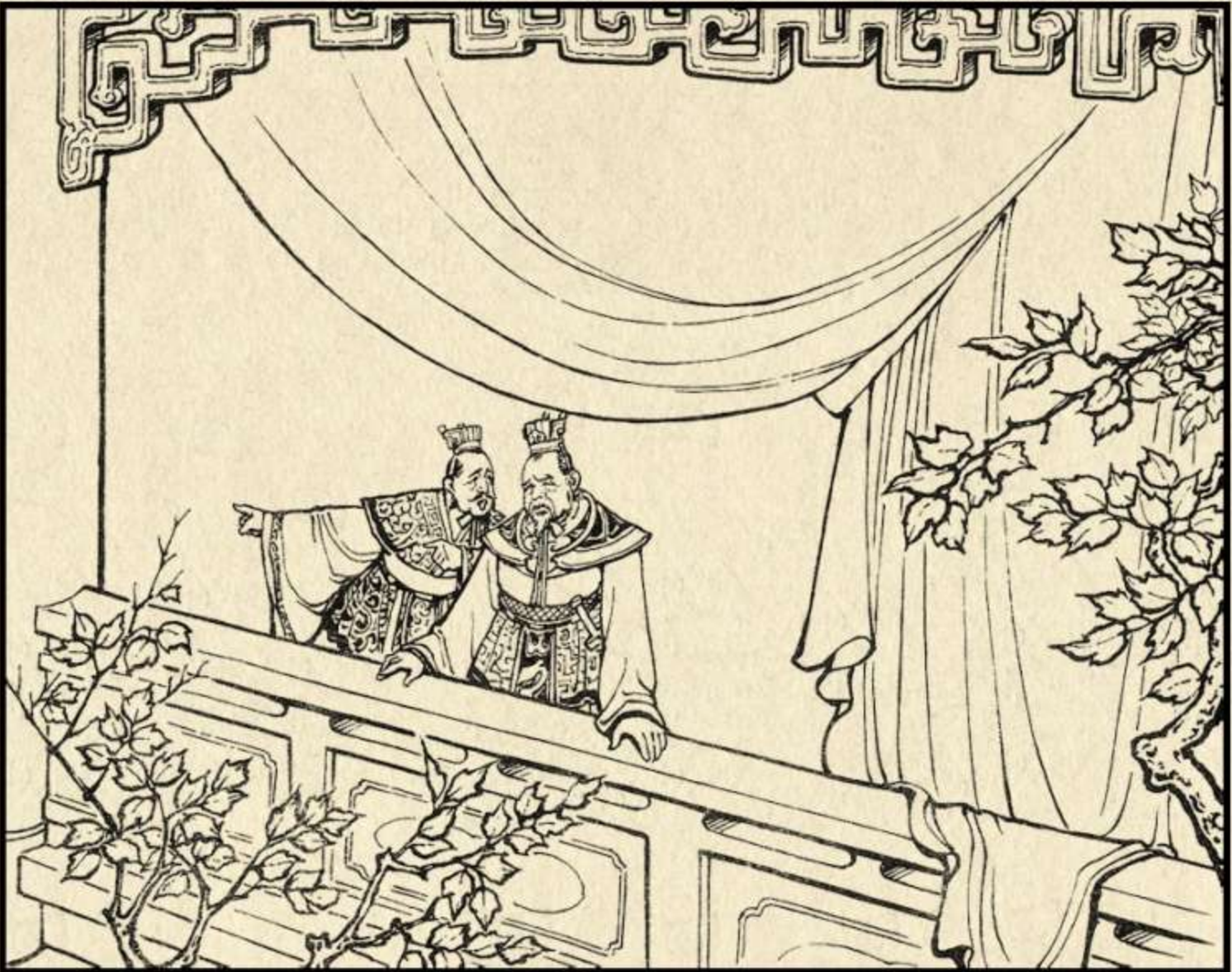
寧俞出朝，繼續打聽，聽到百官議論紛紛，說道：「故君如果回國，一定會把我們分成兩種人對待，跟他走的有功，留國的辦罪，如何是好？」寧俞立即向他們解釋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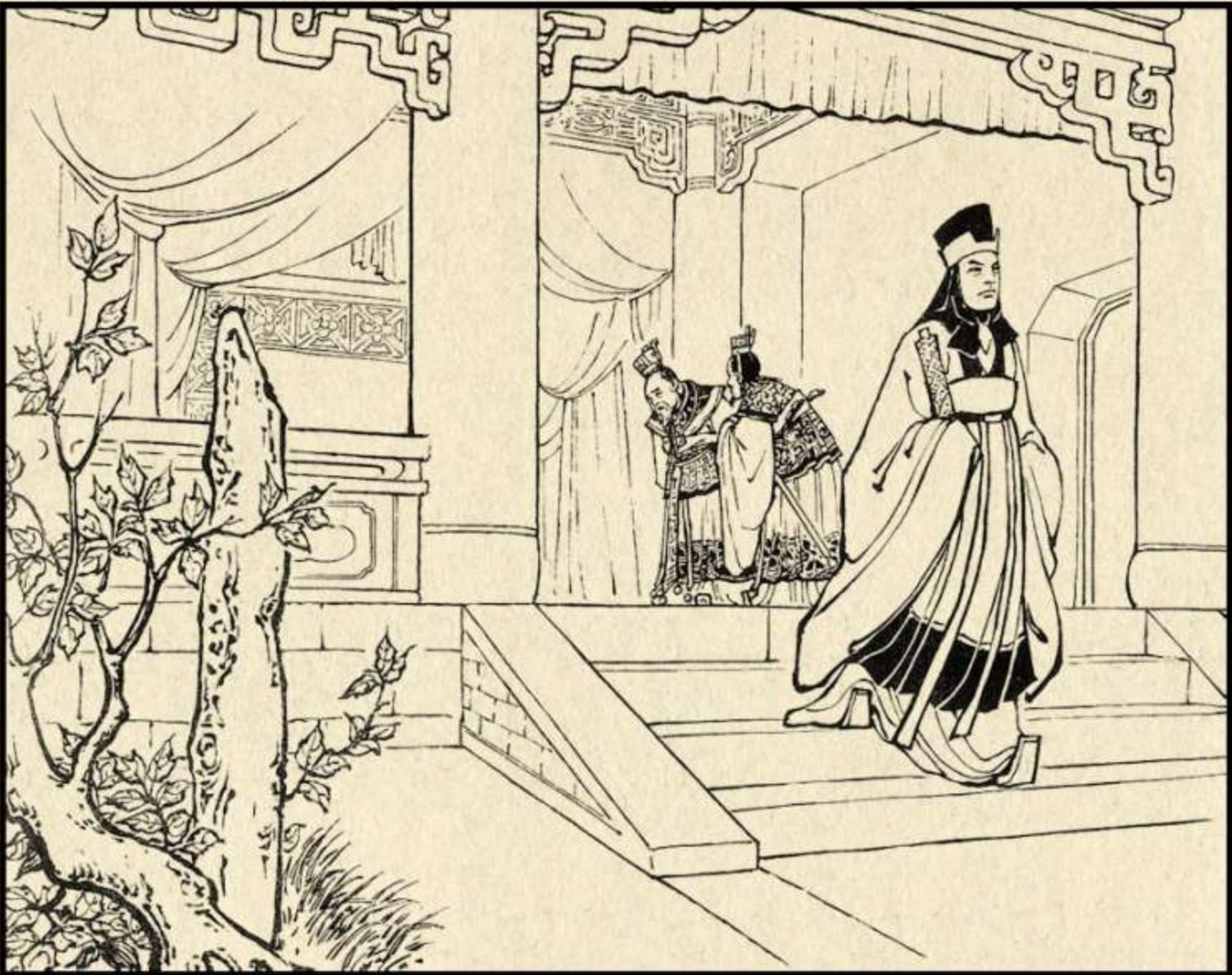
百官們怕他口說無憑，都要訂立盟誓。寧俞立刻對天立誓。誓詞說：「出國的是保衛君主，留下的是鎮守國家，大家都盡了力量，立下了功勞，將來不分彼此。倘有相欺，蒼天不佑！」



寧俞回到陳國，把在楚丘打探的情況回複衛侯，說：「叔武真心奉迎，並無壞意。」衛成公方才放心。這時，站在一旁的歆犬惶恐不安，祇是不好說話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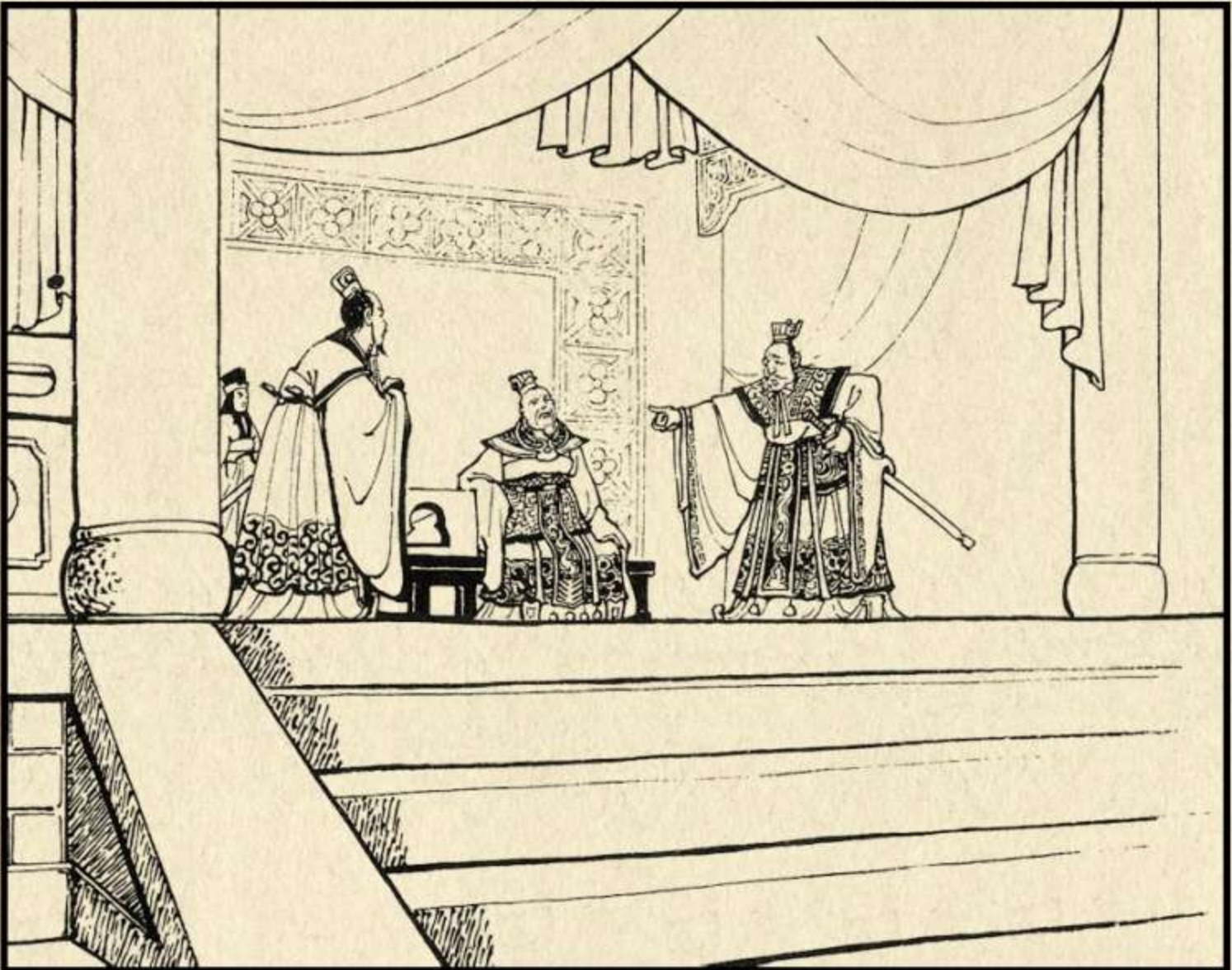
等大臣們散盡，歛犬悄悄來見衛侯。他說：「叔武和寧大夫定約，說不定他先作準備，加害於君。君不如先期而去，出其不意，以防意外。」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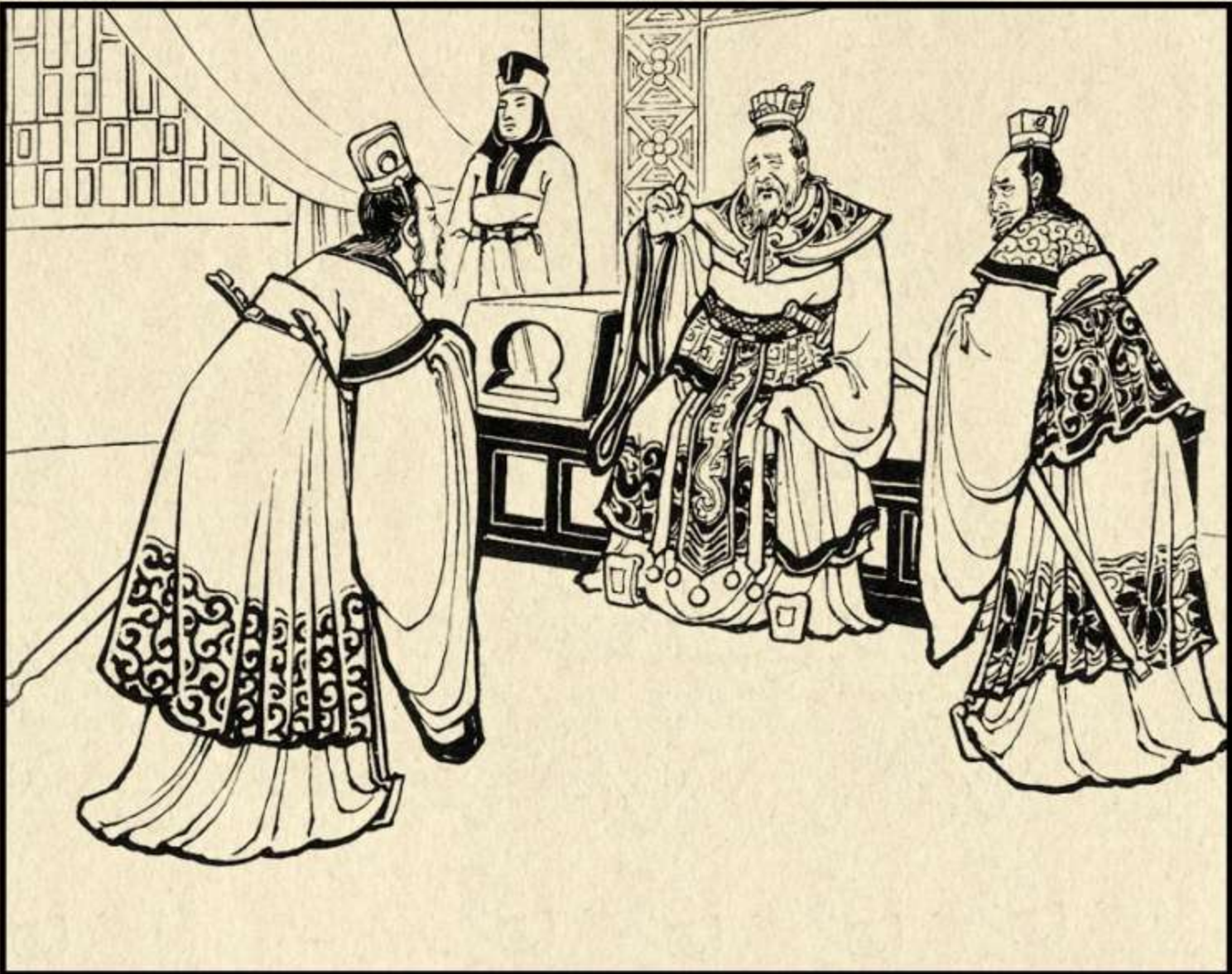
衛侯聽從他的話，立刻發出命令，準備起駕回國。

欻犬自請擔任前驅，打掃宮殿，防備叔武，元咺的暗算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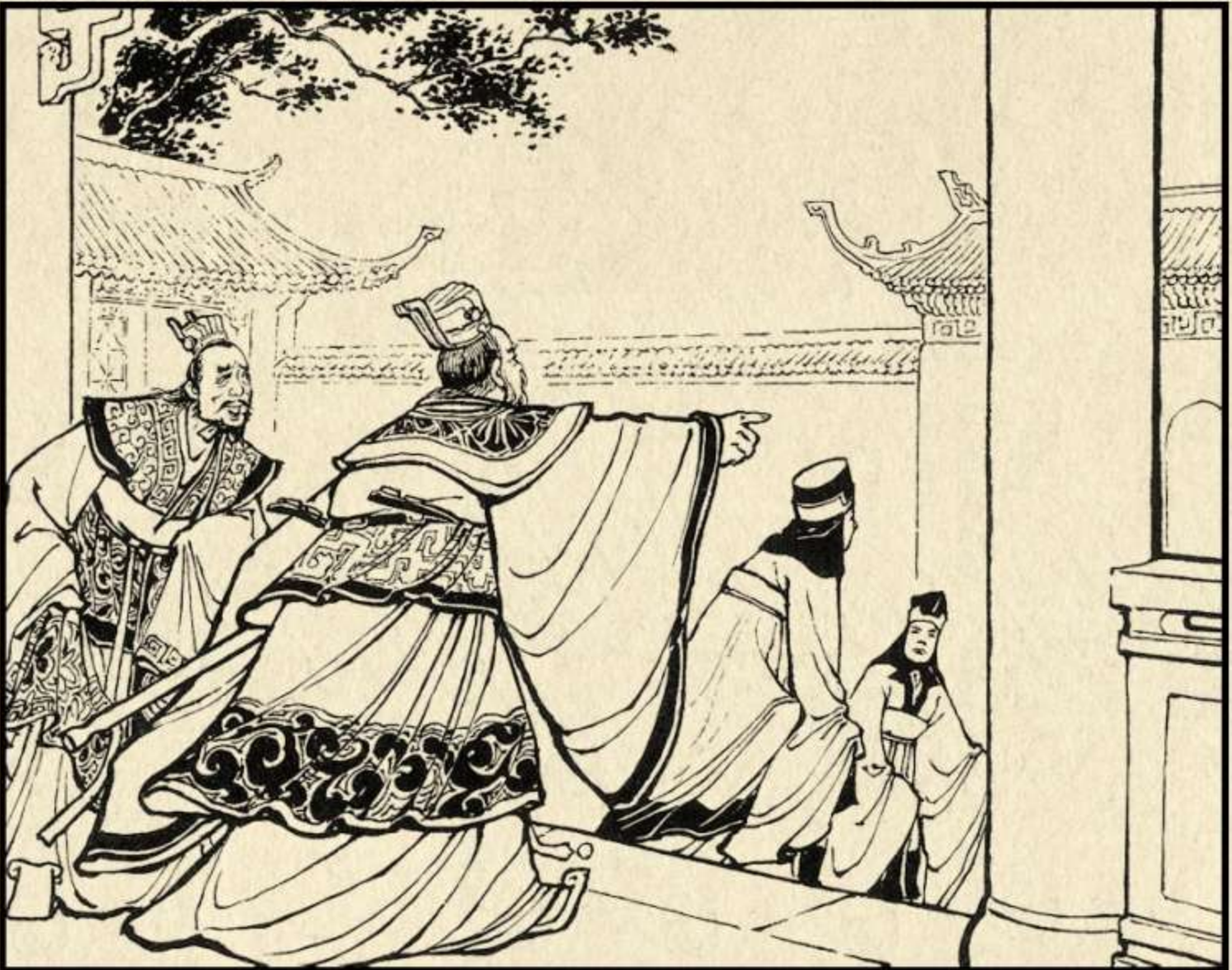
衛侯祇覺欻犬想得很周到，就道：『這樣再好也沒有了！』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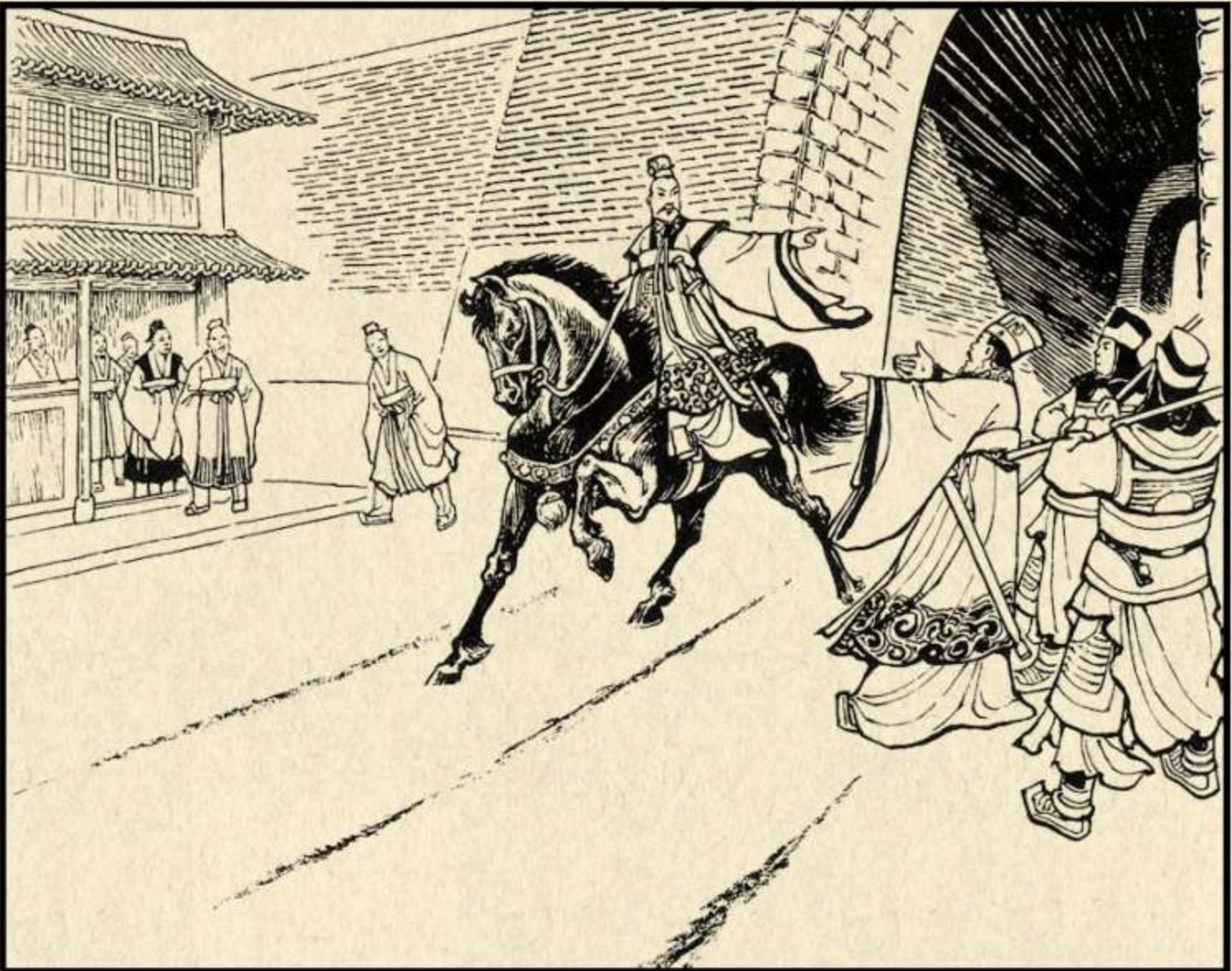
寧俞聽到這個消息，匆匆忙忙來見衛侯說：「臣已與叔武他們訂了日期，君如先期而去，一定會引起他們的疑慮，可能會發生什麼誤會。」歛犬在旁大喝道：「你不讓君侯早回，究竟是安的什麼心？」



寧俞不敢再諫，祇得奏道：「君侯如果打算提早回國，我請先行一步，告訴臣民，使他們放下心來。」衛侯說：「你去告訴他們，我不過想早見臣民一面，並無他意。」



寧俞一走，歛犬又說：「他要先走一步，事有可疑，我們不能再有片刻遲延了！」衛侯當下催促車夫，趕快向楚丘進發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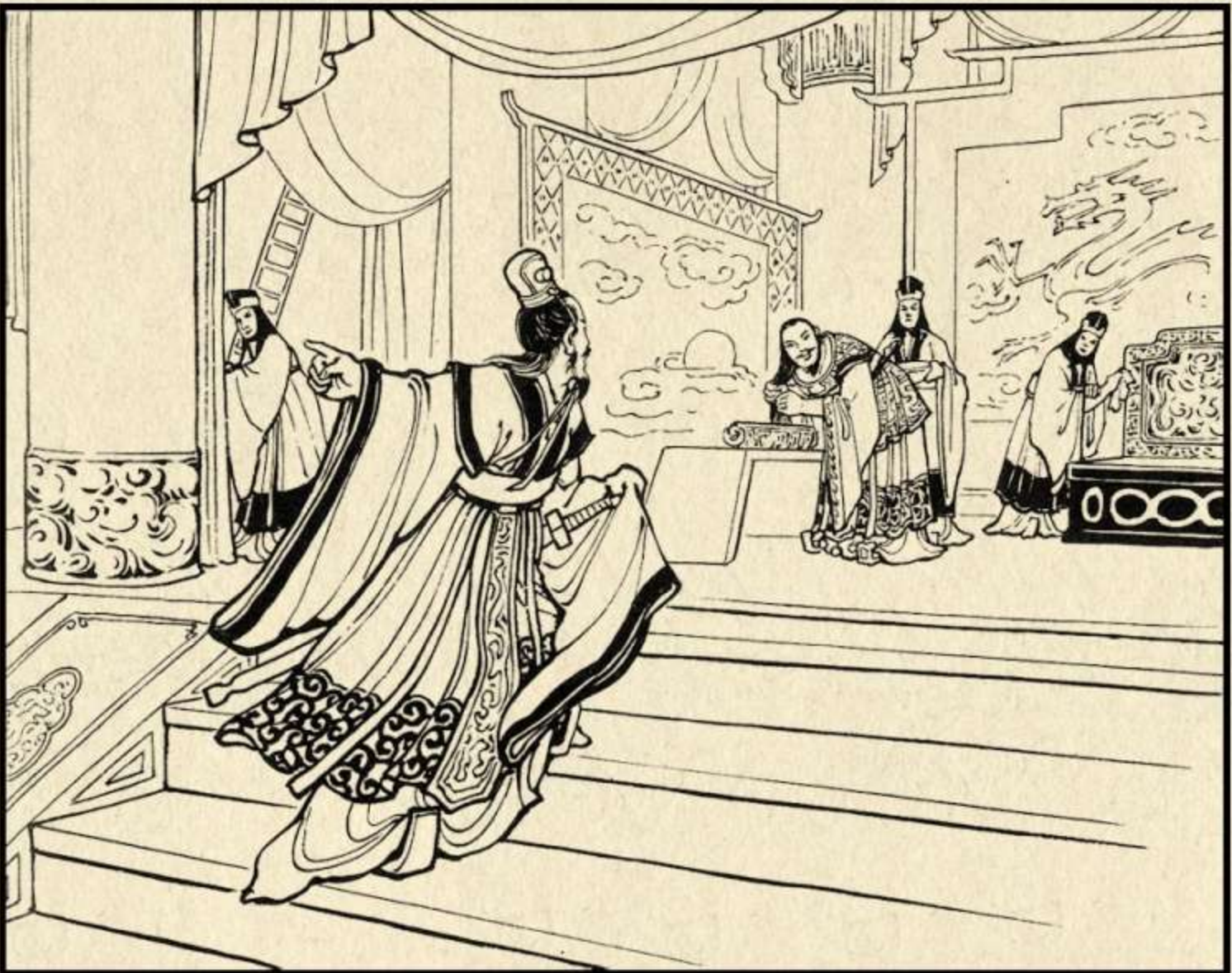


寧俞到了楚丘，遇著守門的長牂，說：「衛侯就來啦！」長牂感到奇怪：「不是約好十五的嗎，今天才十一，怎麼這樣快呀？你先進城報信，我去迎接他。」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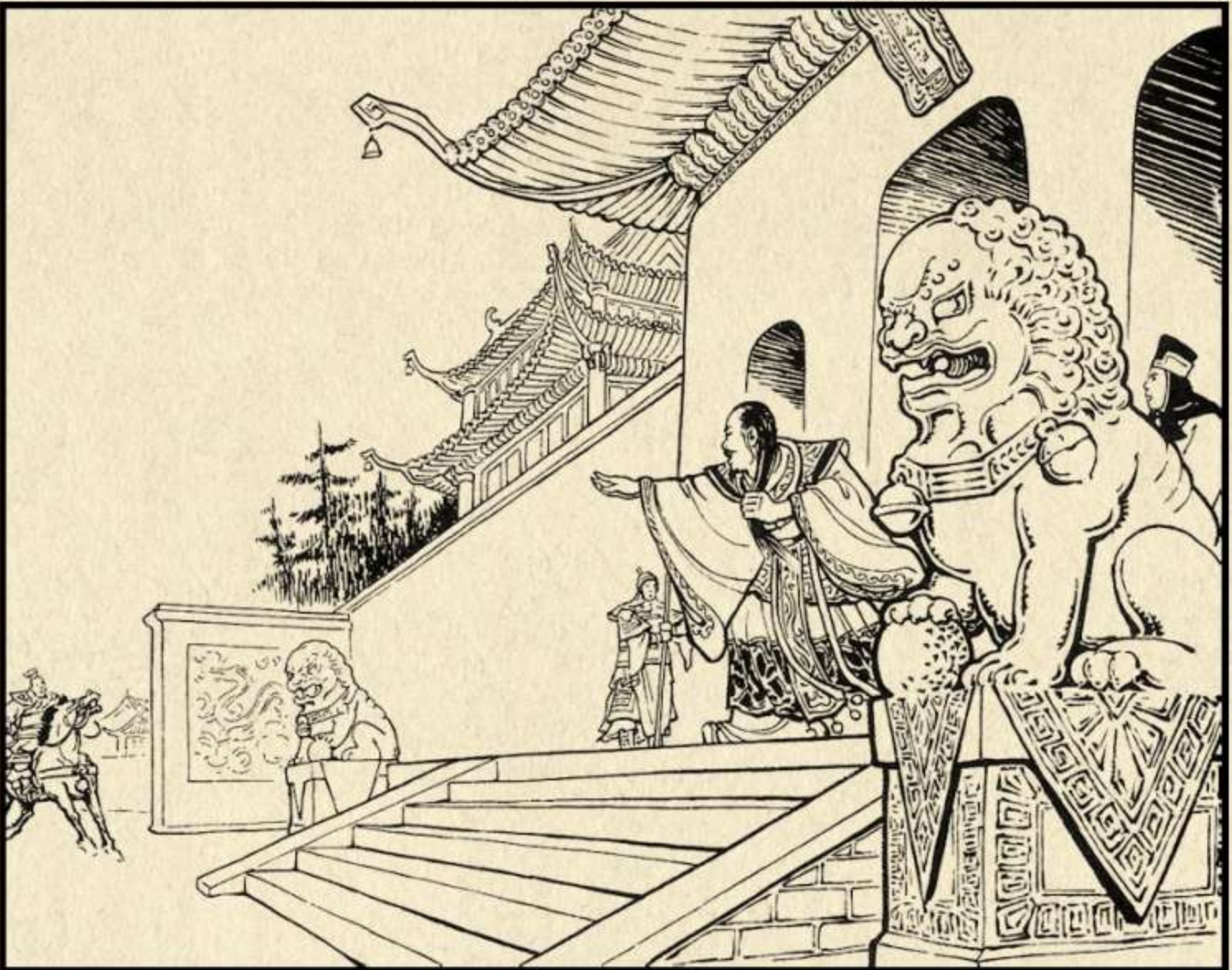


寧俞剛進城去，歛犬前驅已到，對著長祥說：「衛侯隨後就來。」長祥急忙整頓車騎，出城迎接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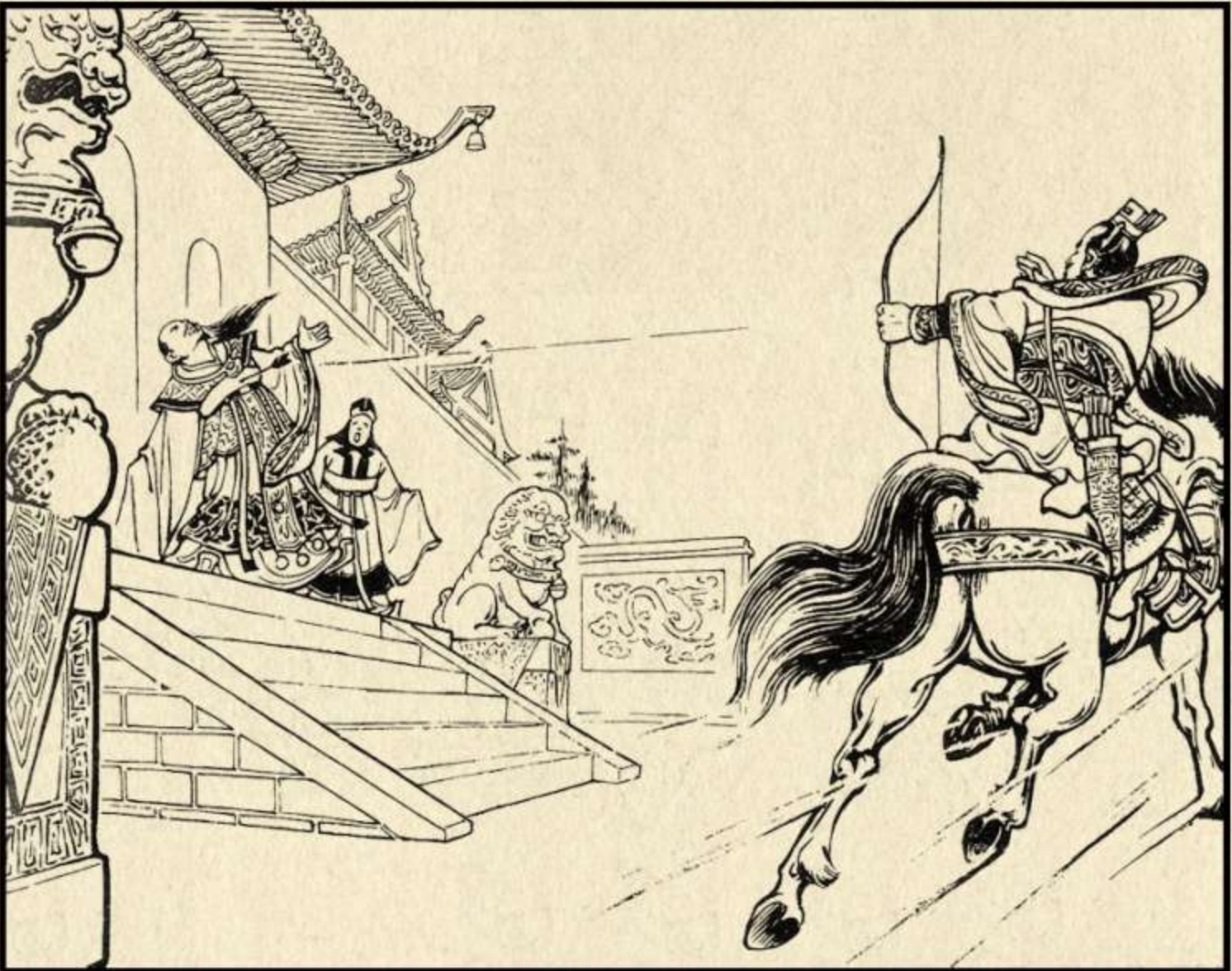




歇犬揮鞭趕馬，火速進城。叔武督促工役，打掃好了宮室，這時，正就便在庭中洗髮。他得到寧俞的報告，不覺又驚又喜。



正打算詢問衛侯早來的原因，又聽到蹄聲得得，叔武以為是衛侯已到，高興極了，頭髮還沒幹，等不及挽髻，急匆匆地跑出宮門，正撞著歇犬迎面而來。



獸犬怕留下叔武，將來兄弟相逢，敘出前因，自己如何脫身，便彎弓搭箭，颯的射去，正中叔武心窩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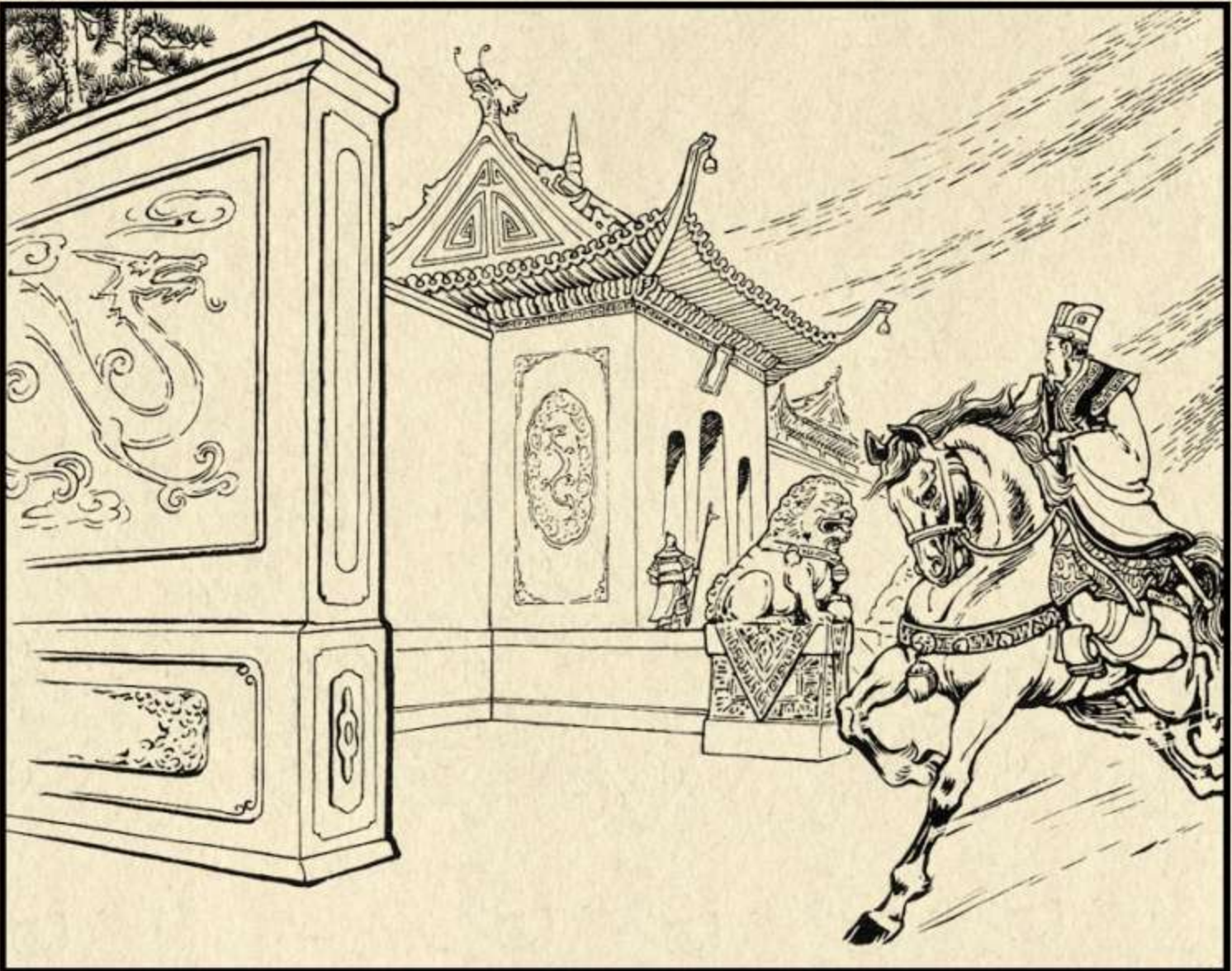


獸犬射中叔武，返身飛馬離宮。寧俞恰好趕到，見叔武倒臥地上，血流滿身，急忙上前扶救，已經死了。

東周列國故事選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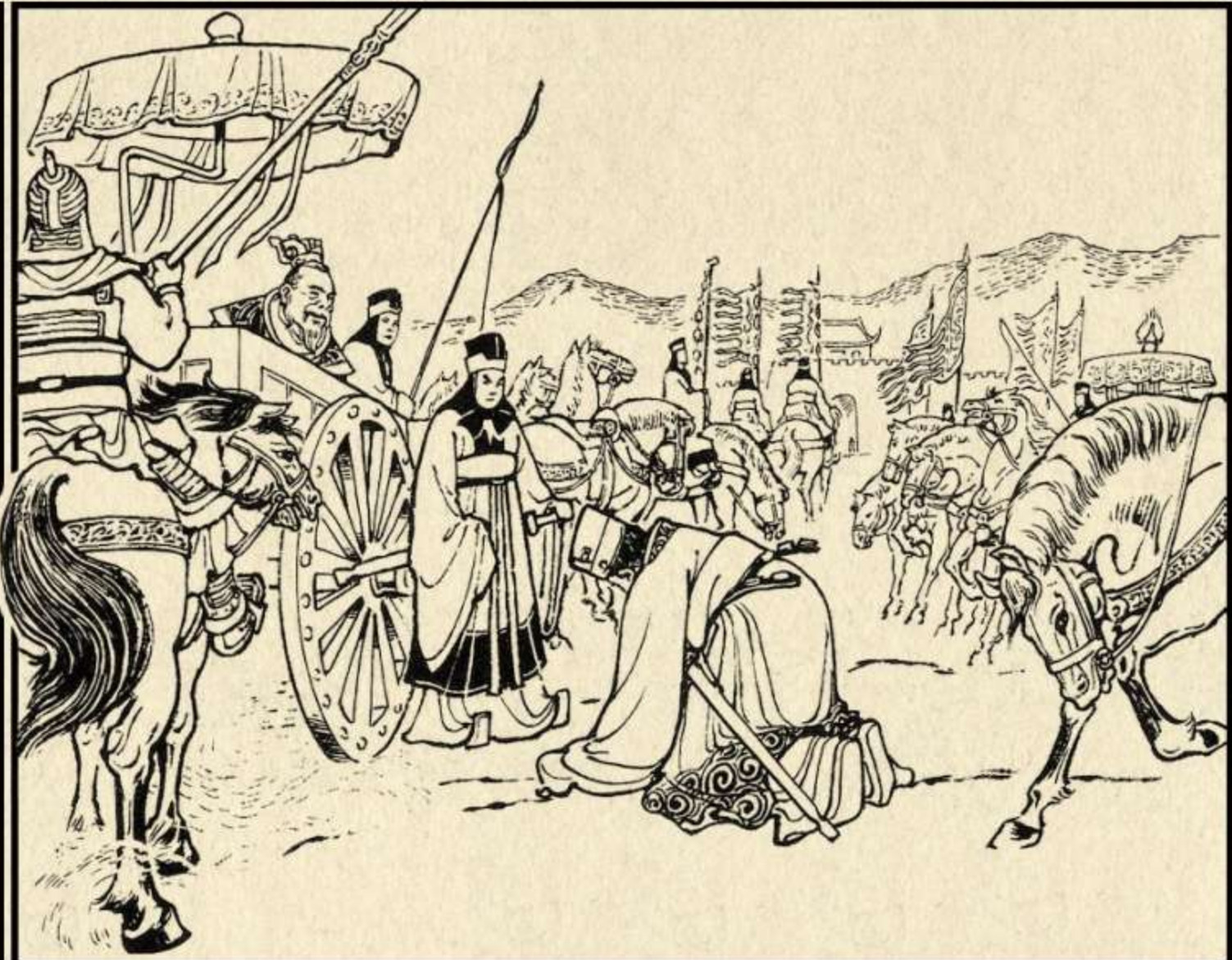
元咺告狀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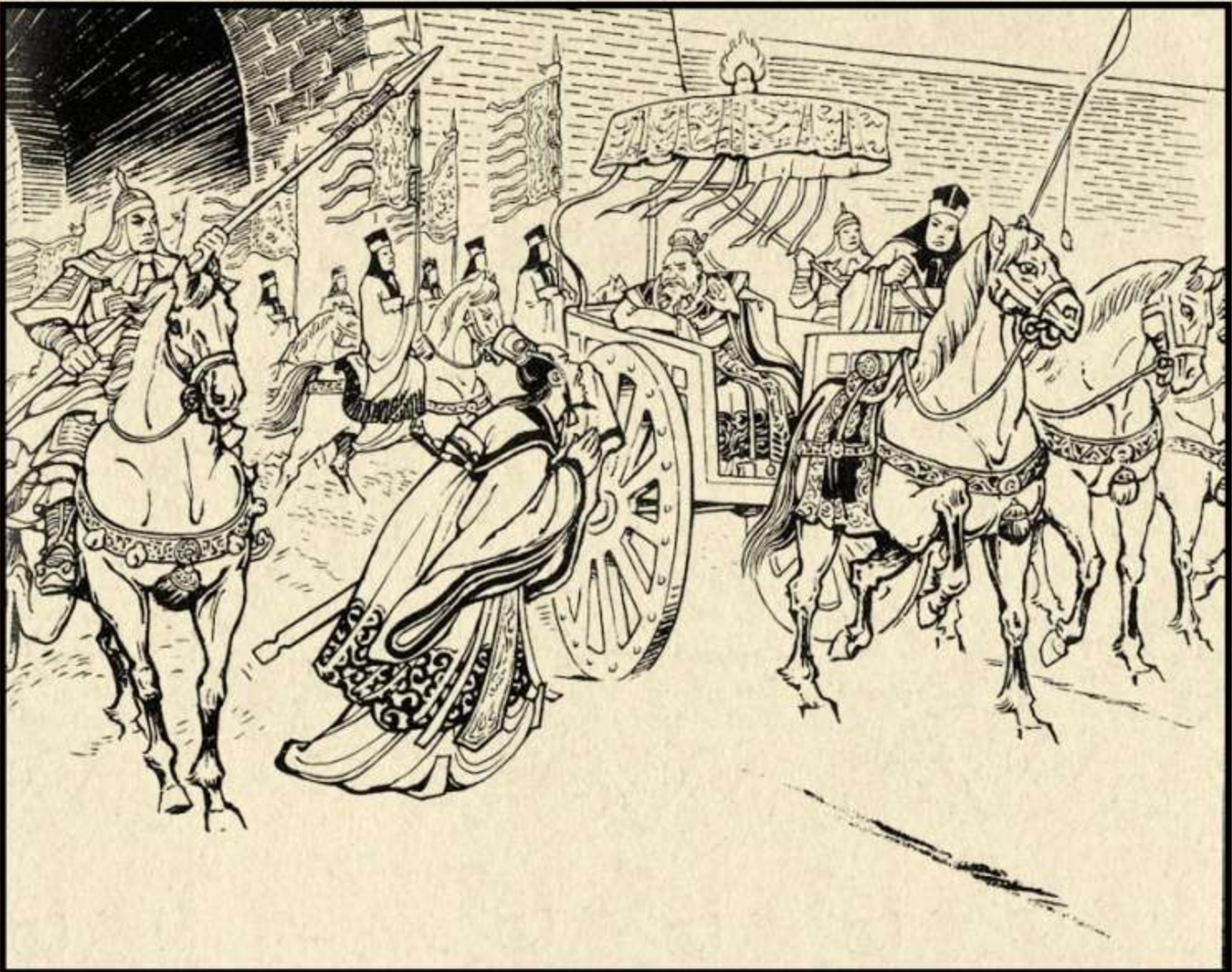


元咥得訊趕來，看到這副慘狀，又氣又恨，大罵無道昏君，痛哭了一場，急忙逃奔晉國去。

新小姑川凡國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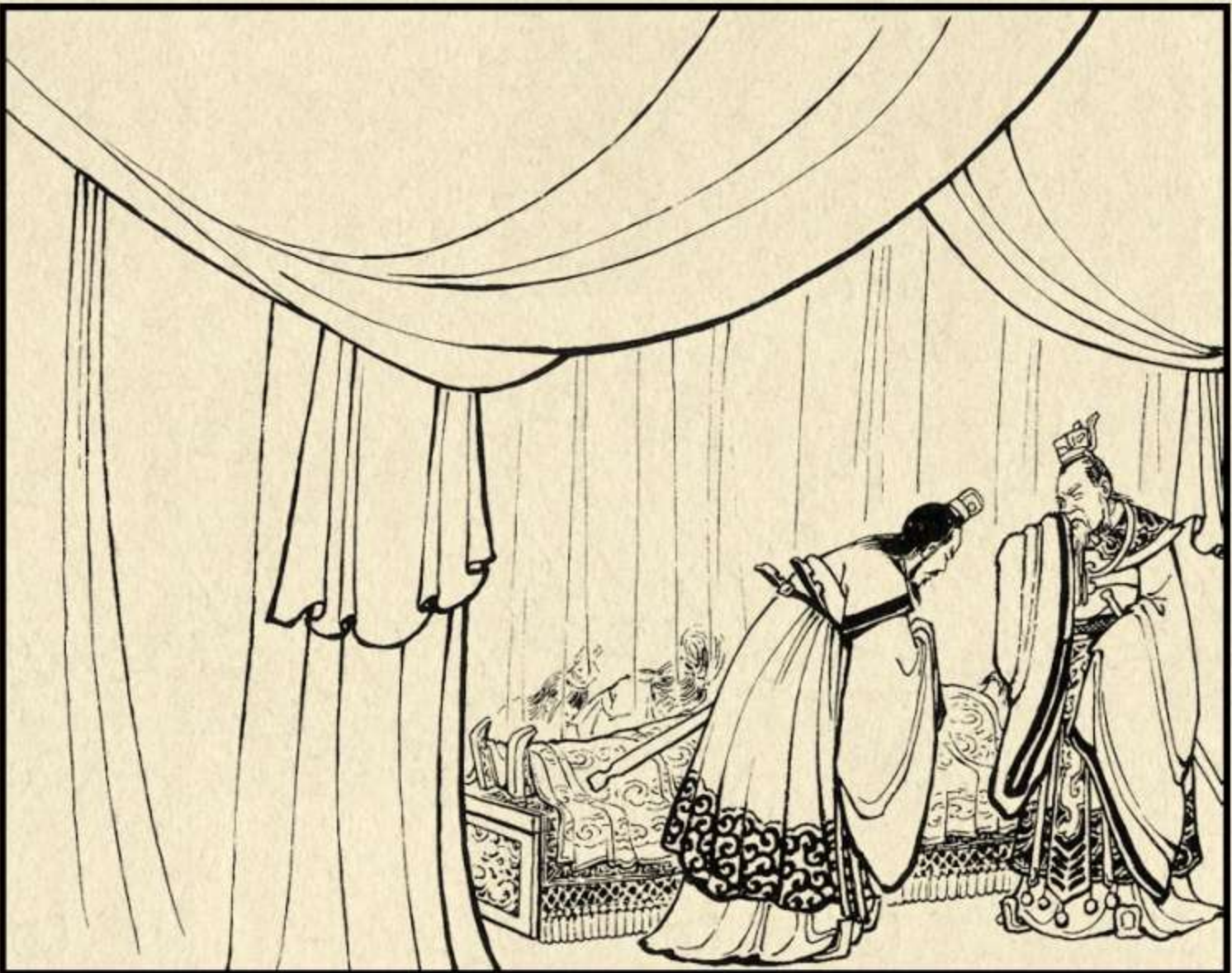
再說，衛成公到了楚丘城下，見長泮率領車騎來迎，詢問他來意。長泮轉述了叔武吩咐的話：『早來早入，晚來晚入。』衛侯嘆道：『我弟果然一片好心！』



衛侯進了城，祇見寧俞帶淚而來，哭訴了剛才叔武被殺的事。衛侯非常慚愧，對寧俞說：「我已知道叔武的冤枉了，你不必再說。」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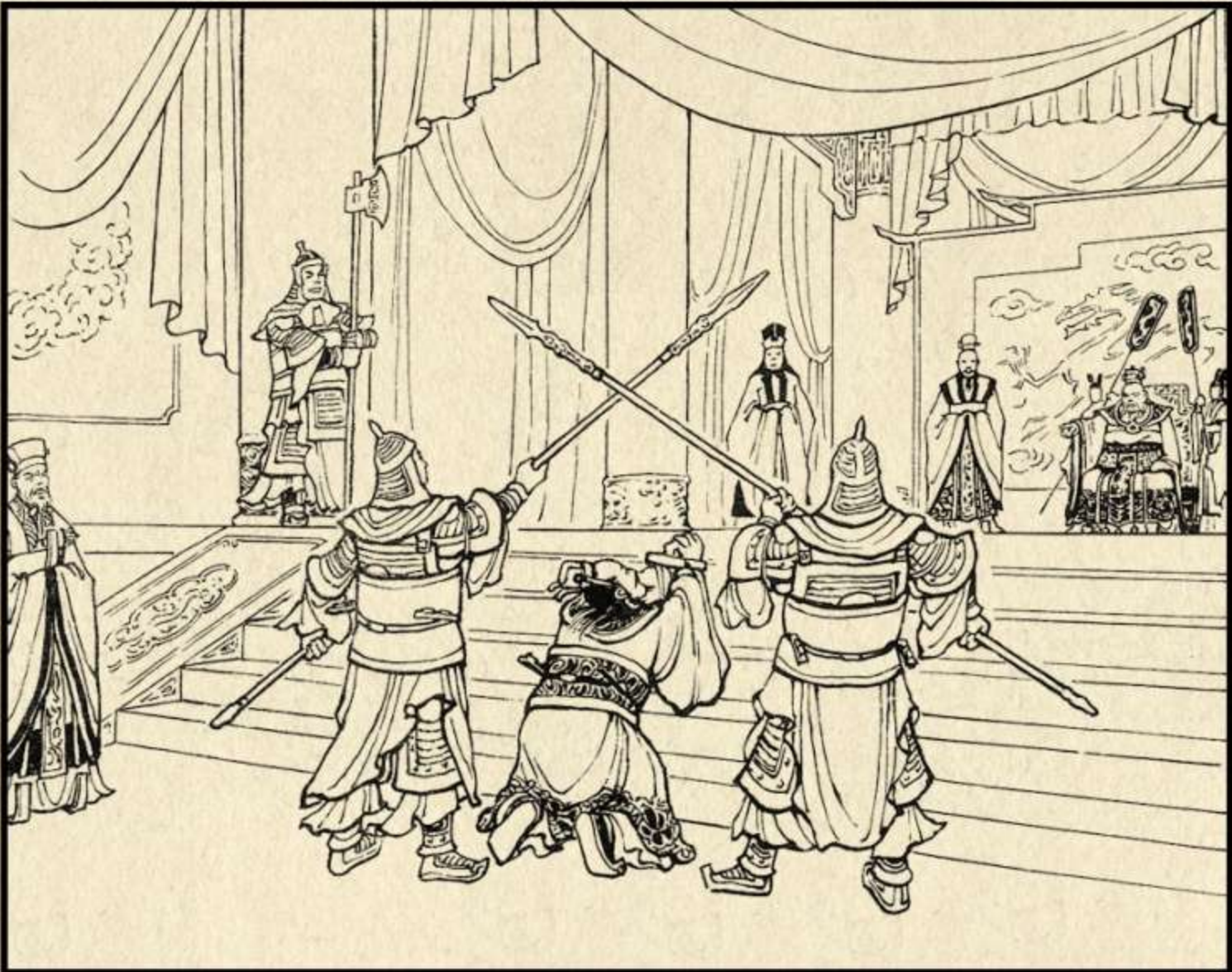


衛侯來到宮內，看到叔武的屍體，不覺失聲大哭：
「叔武、叔武！有了你，我才能回國，想不到你竟為我
而被人害了……」



寧俞在旁奏道：「不殺前驅獻犬，怎麼能對得起叔武啊！」衛侯立刻派人捉拿獻犬。

春秋紀事本末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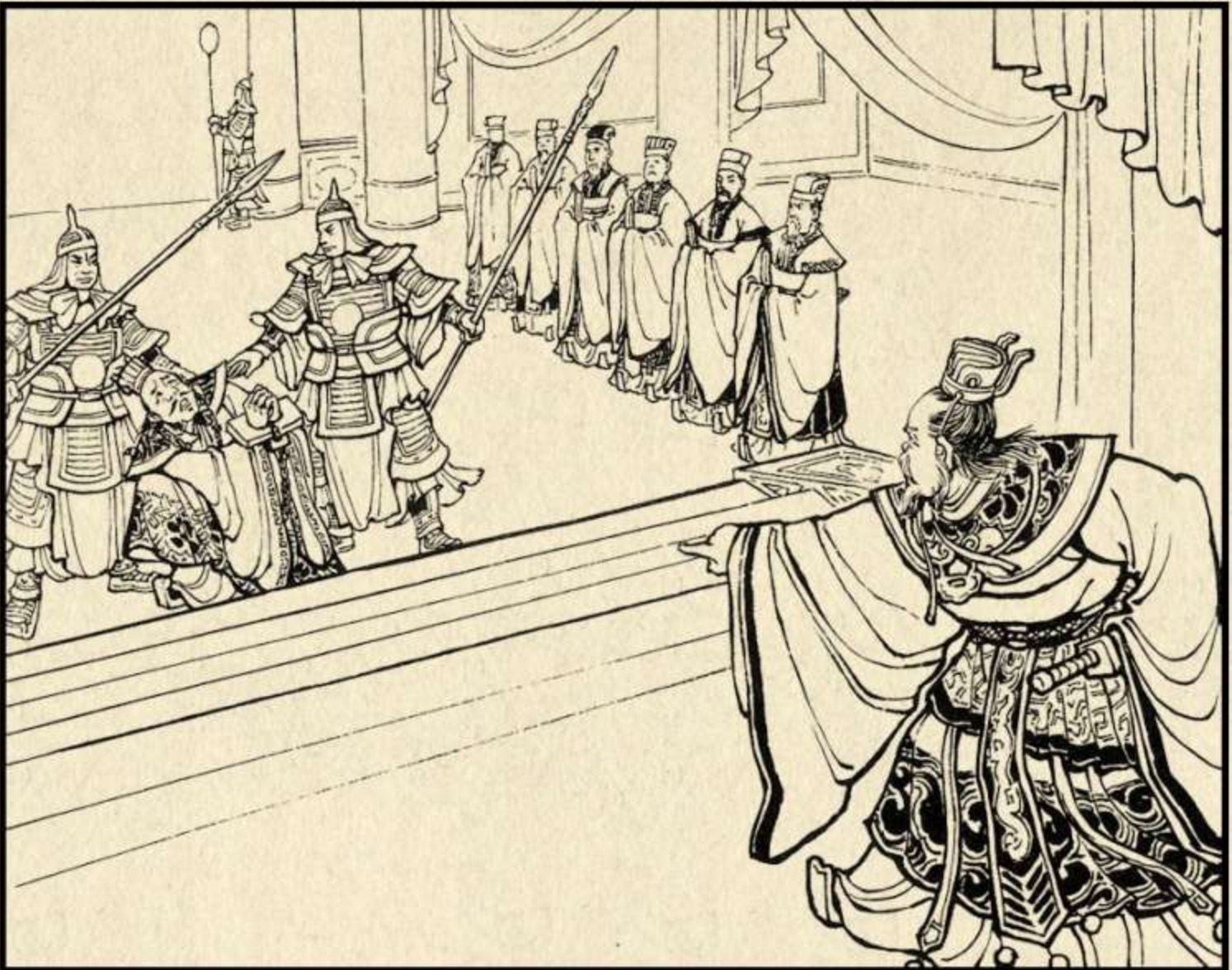


欵犬殺了叔武，打算逃走，卻被寧俞派人抓住。欵
犬見了衛侯，分辯說：「臣殺叔武，也是為了主公啊！」

東周列國 故事選

元咺告狀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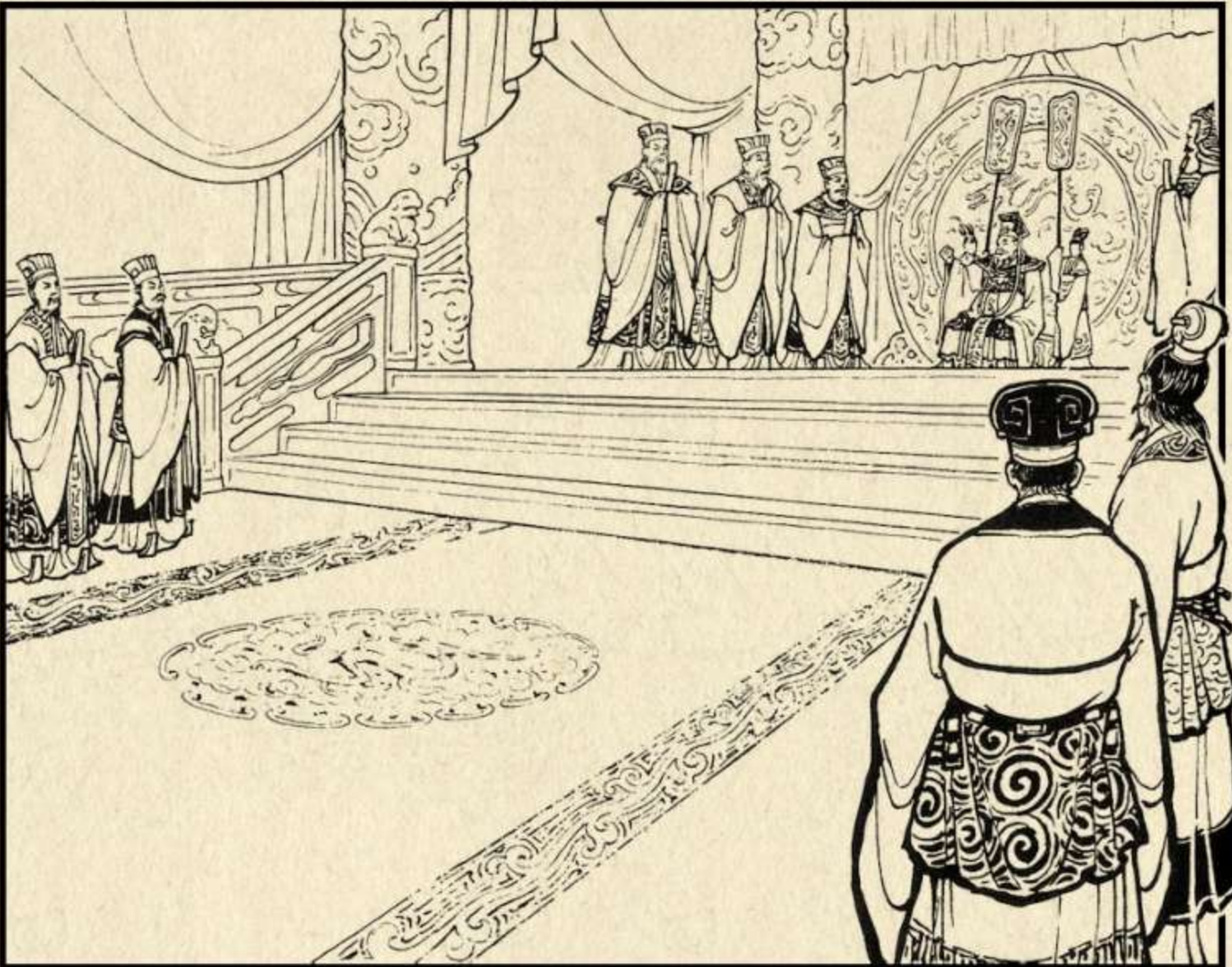
衛侯大怒，罵道：「你毀謗我的弟弟，隨便殺害無辜，卻把罪過推在我的身上！」令左右立刻將猷犬斬首示眾，並用君禮厚葬叔武。這一來，臣民方才安心。



再說，元咺跑到晉國，跪在文公面前哭著說：「叔武給衛侯殺了，請盟主做主。」文公摸不清是怎麼回事，問道：「我本來要廢去那個昏君，叔武卻給他說情。這麼一個好兄弟，怎麼反倒給殺了呢？」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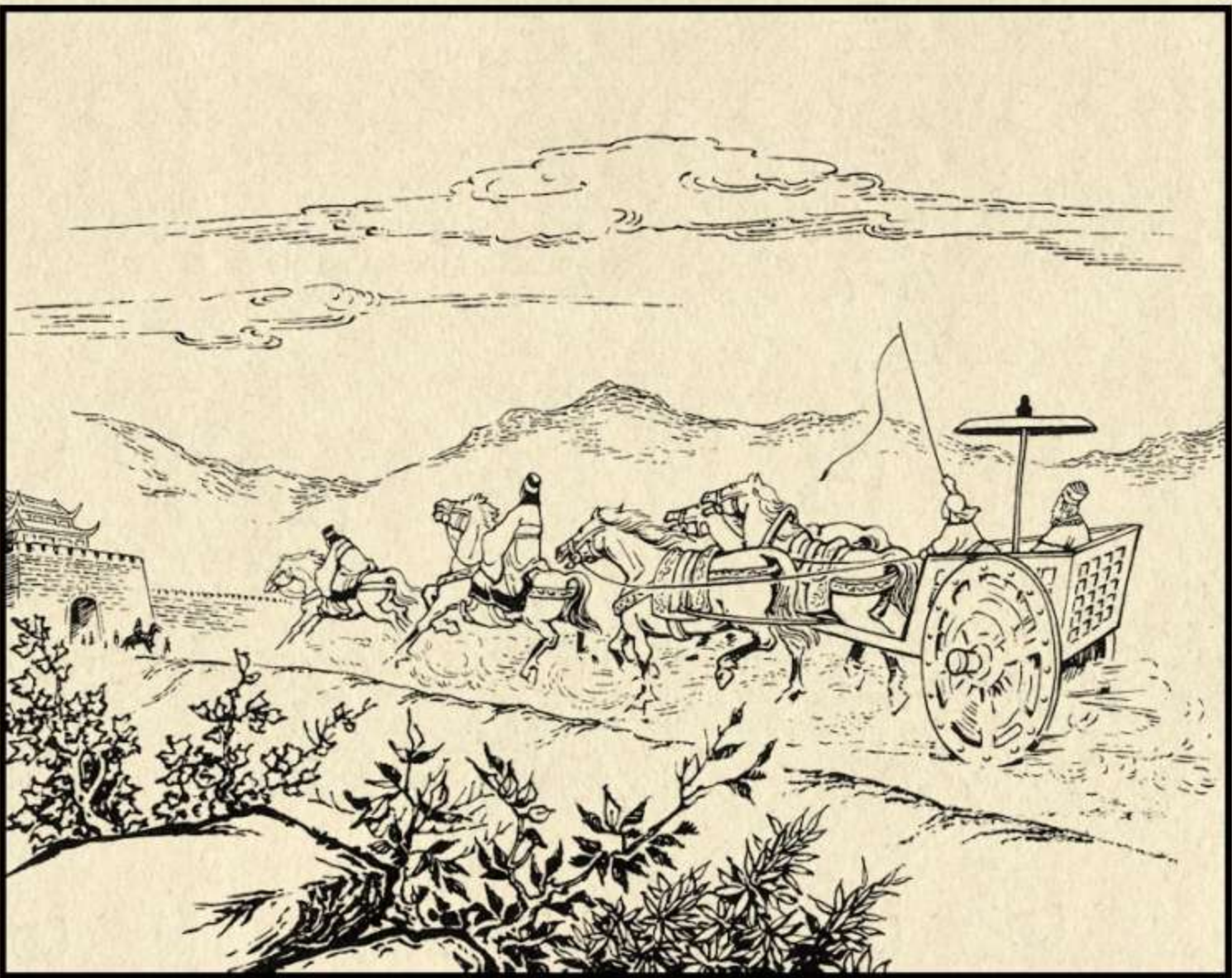
元咥便一五一十地把經過說了，越說越傷心，說了又哭，哭了又說。文公氣得什麼似的，用好話安慰他，並叫他先上賓館休息。



當下，文公召集大臣商議。他說：「咱們剛在踐土訂了盟約，指望各諸侯扶助王室，維護正義。想不到衛侯剛剛恢復君位，就恩將仇報，要是這麼無法無天弄下去，那還了得，你們得想個辦法啊！」



先軫說：「征伐有罪的人是霸主的職責；訓練兵馬是我的職責。請主公下令吧。」狐偃說：「別忙，霸主是借重天子的威嚴號令天下的。主公應會合諸侯朝見天子，請他下令征討，那才師出有名哩。」



日子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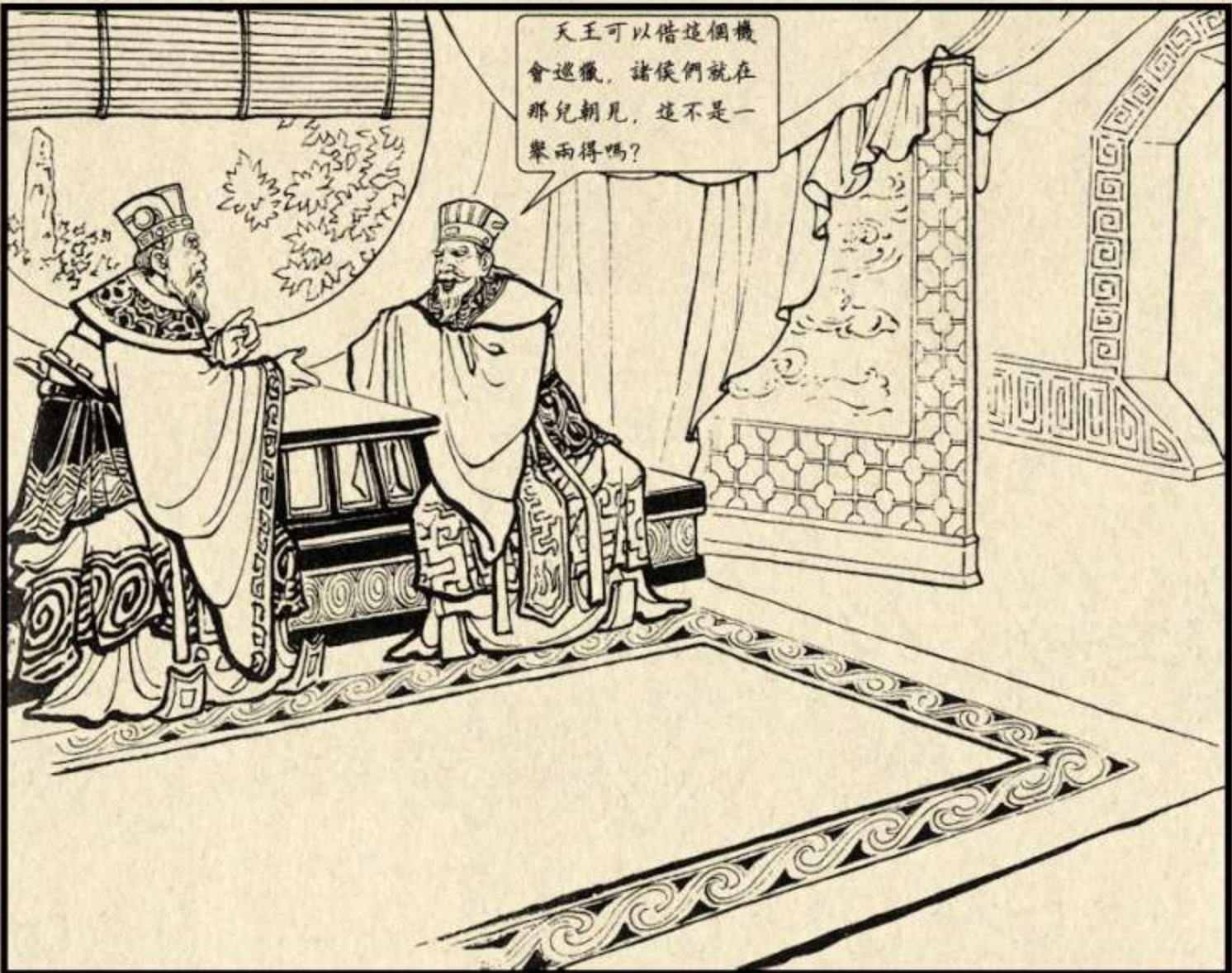
晉文公就派趙衰到洛陽去謁見襄王，約一個朝見的日子。

晉文公就派趙衰到洛陽去謁見襄王，約一個朝見的日子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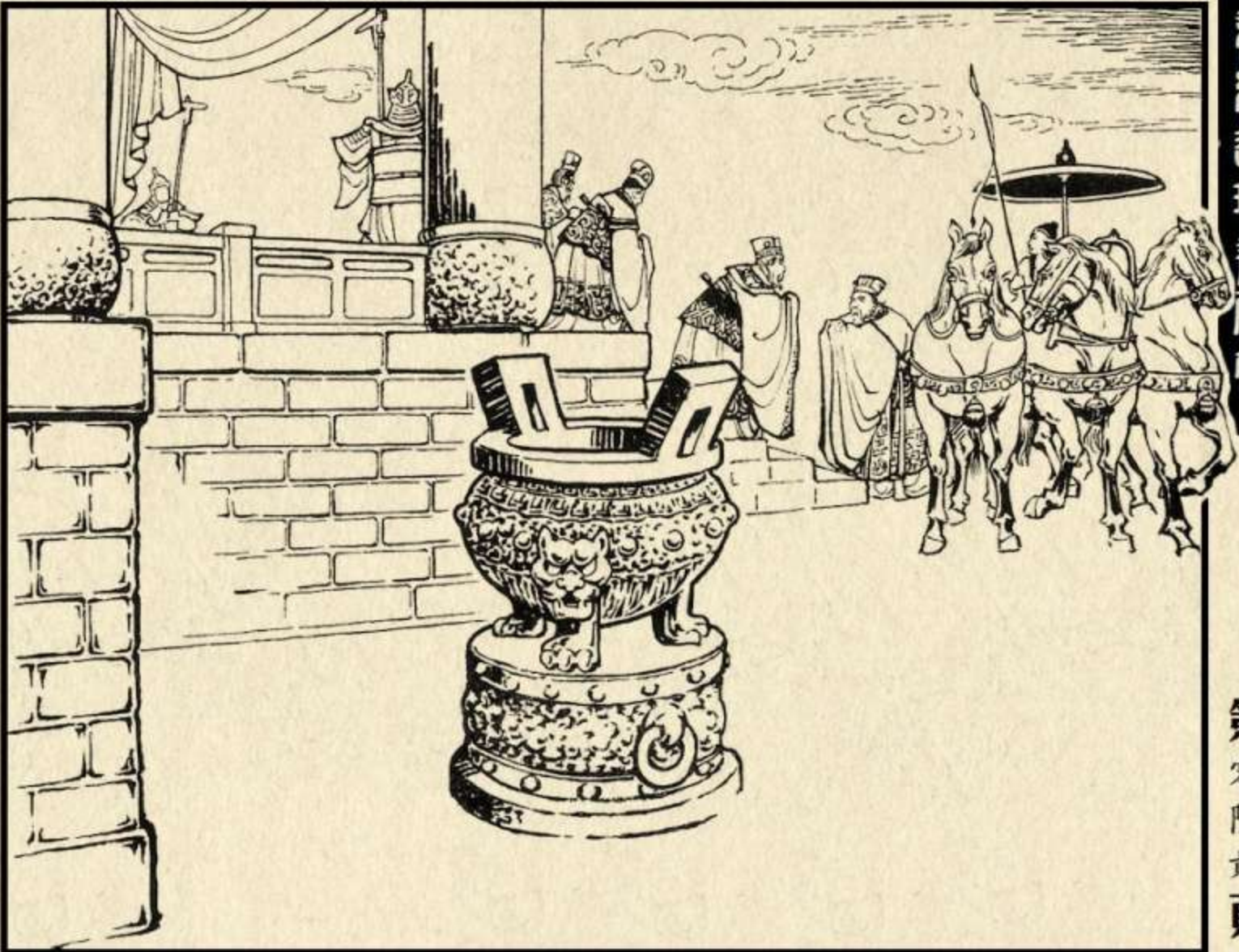
東周列國故事選

元咺告狀





周襄王不知文公的用意，有些疑慮，叫王子虎去推辭。趙衰對王子虎說：「這可不行，諸侯朝見天子是名正言順的事。要是怕各路諸侯齊集京師，開支浩大，那麼就請天子到我們的河陽（今河南孟縣西）去。」



王子虎覺得這個辦法倒也不錯，便向襄王請示，約定在冬十月的吉日，駕幸河陽，接受諸侯的朝見。

新
周
國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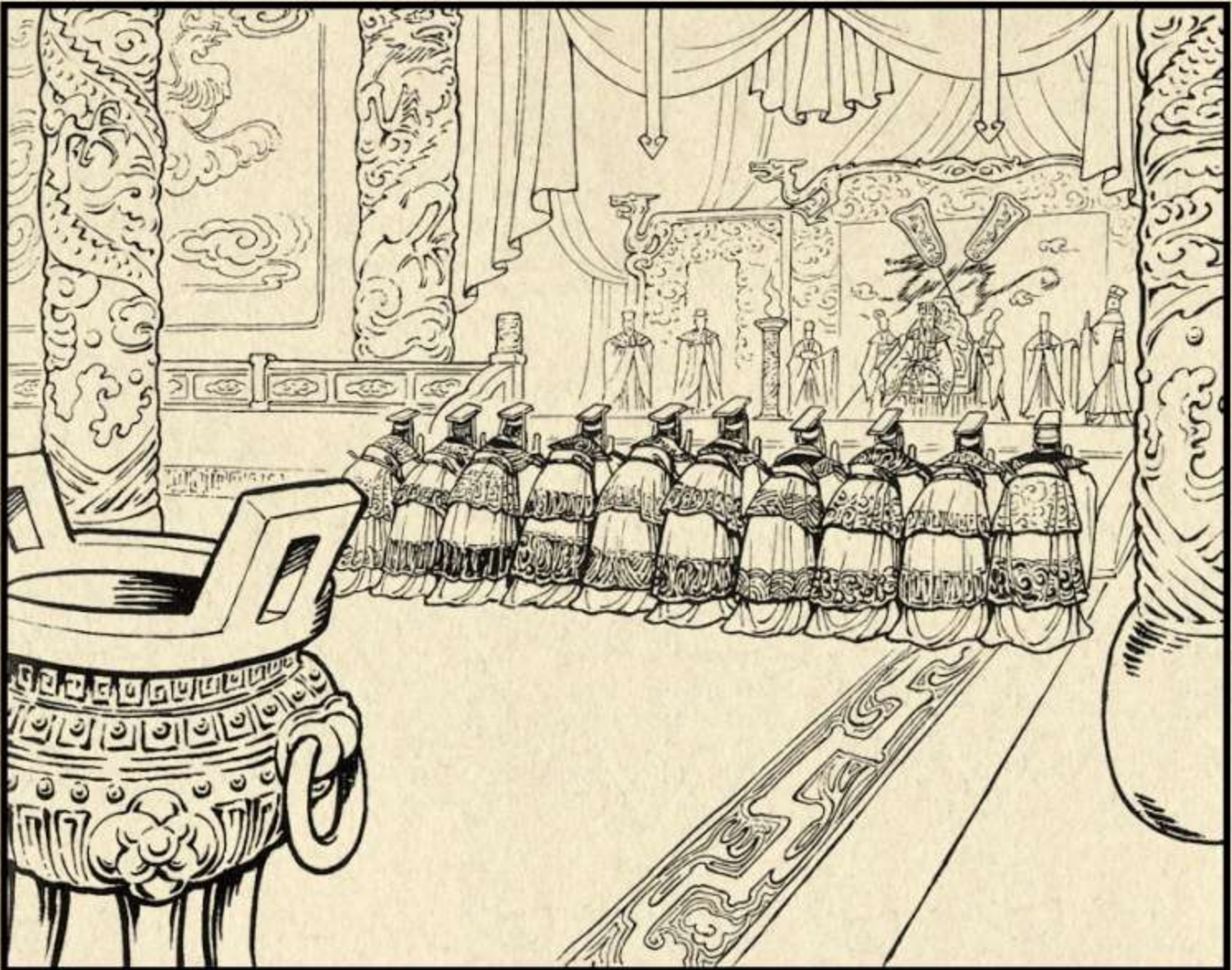


趙衰回複文公。文公便通知各國諸侯，約定屆期在
溫邑（今河南溫縣）會齊，一同朝見天子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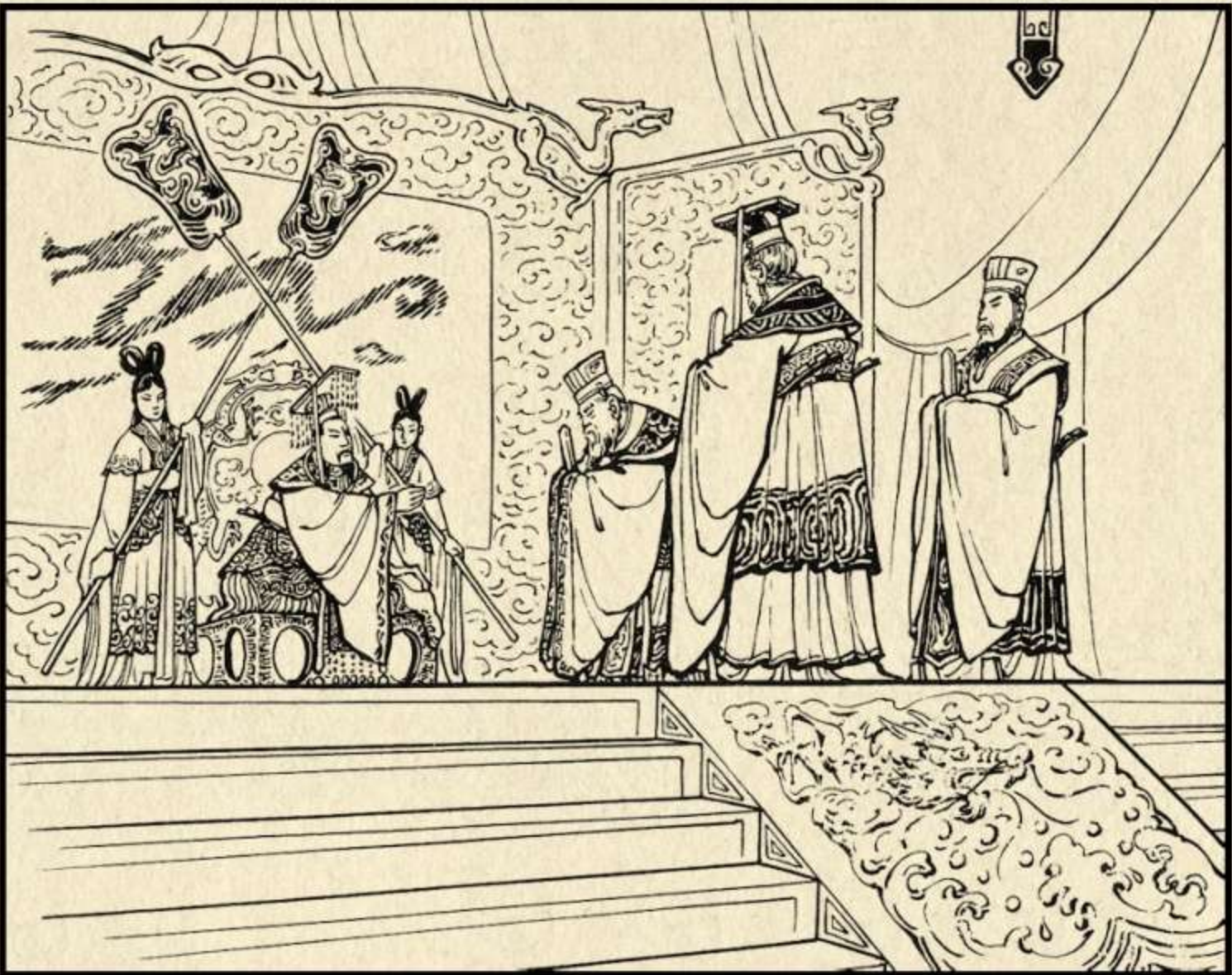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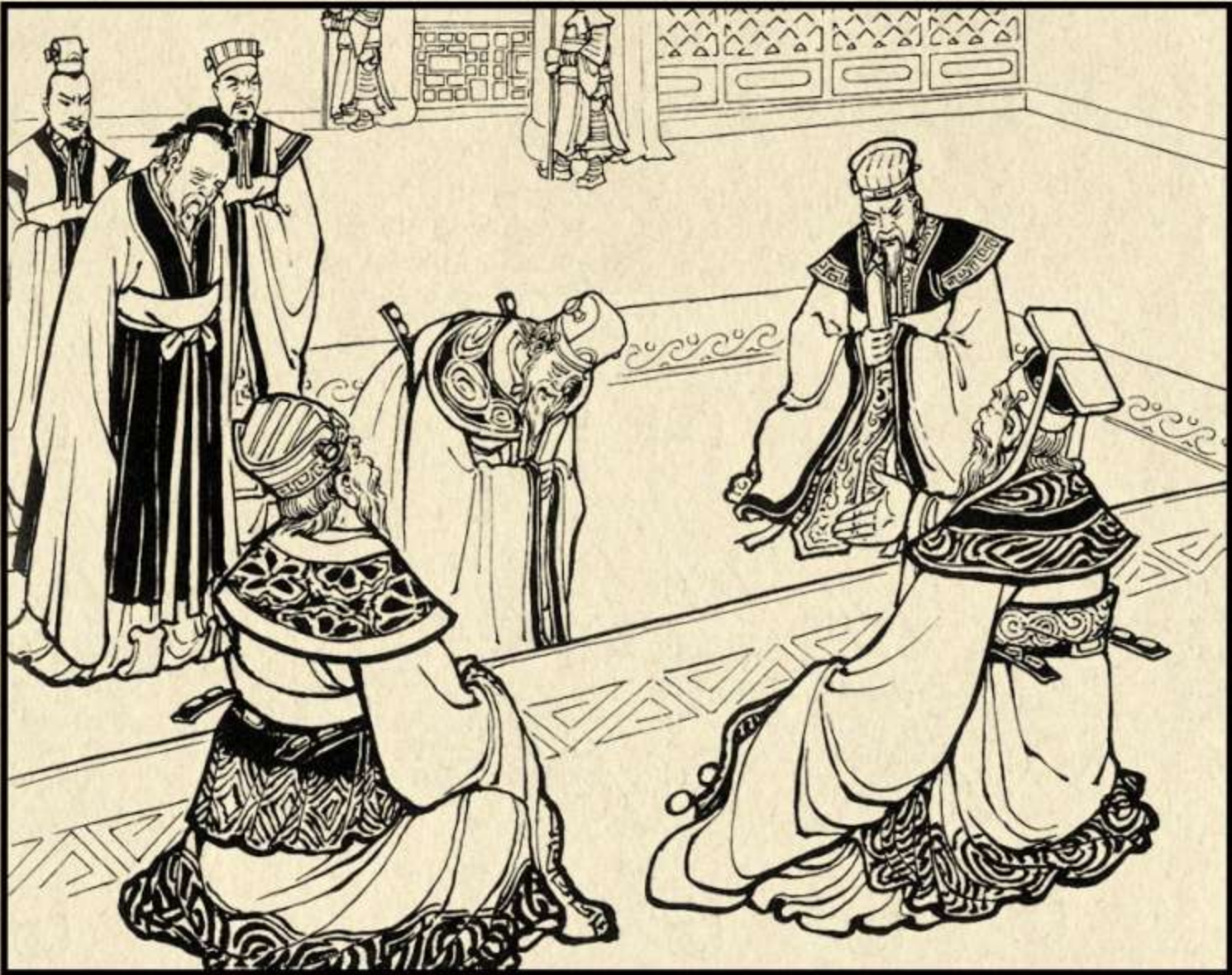
到了約定的日期，各國諸侯先後來到溫邑。衛侯自己也知道有罪，本不敢來，經寧俞的勸告，便帶著寧俞、鍼莊子和士榮前來。晉文公不許他們相見，還派兵看守他們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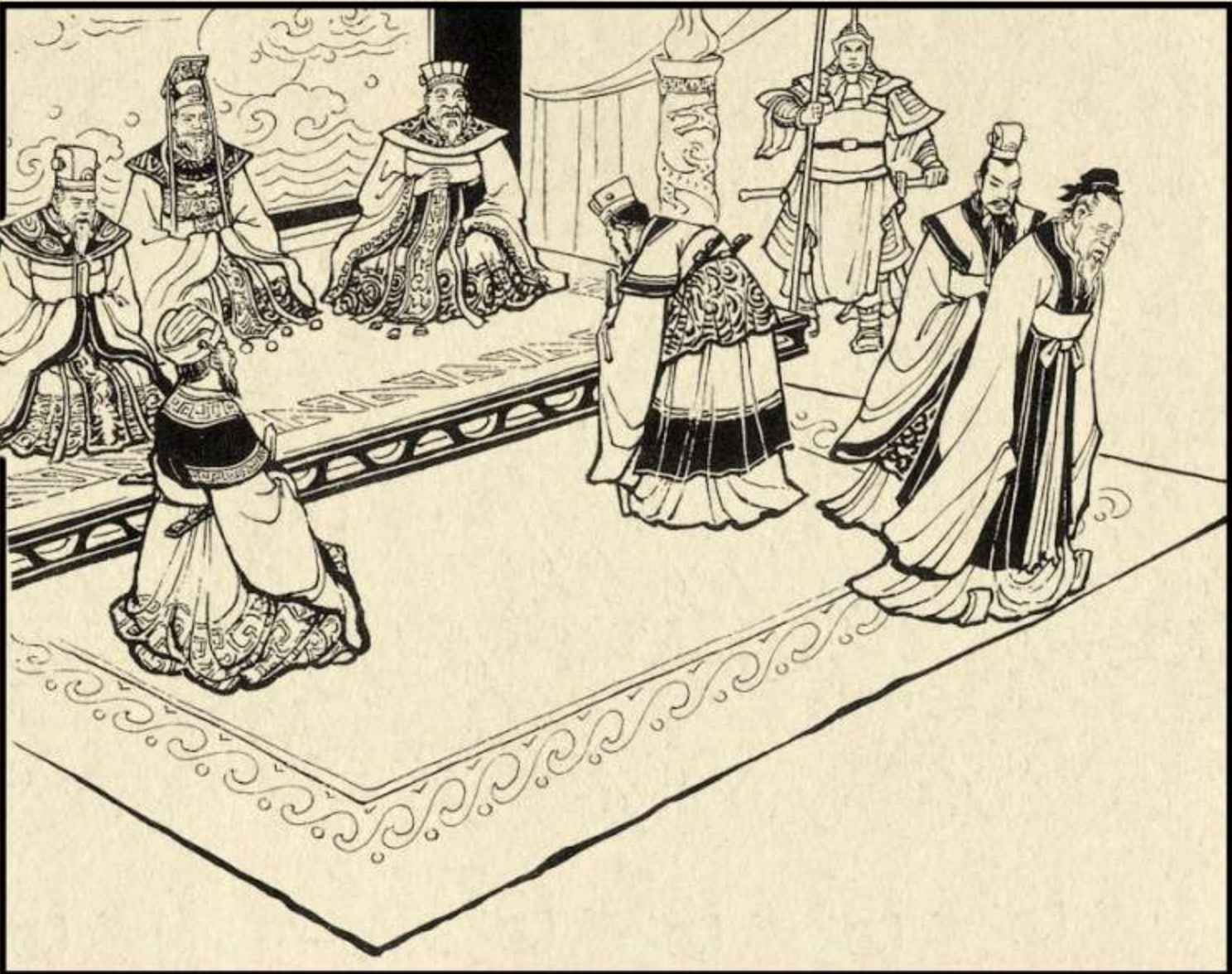
等周襄王駕到的時候，晉文公率領著齊、宋、魯、秦、鄭、陳、蔡、邾、莒共十國的諸侯，離了溫邑，到河陽新宮朝見天子。這一次朝見，比踐土之會更加嚴肅。



朝禮完畢，晉文公便把衛叔武的冤情告訴了周襄王，並請他指定王子虎審案。天子不敢得罪霸主，自然依從了他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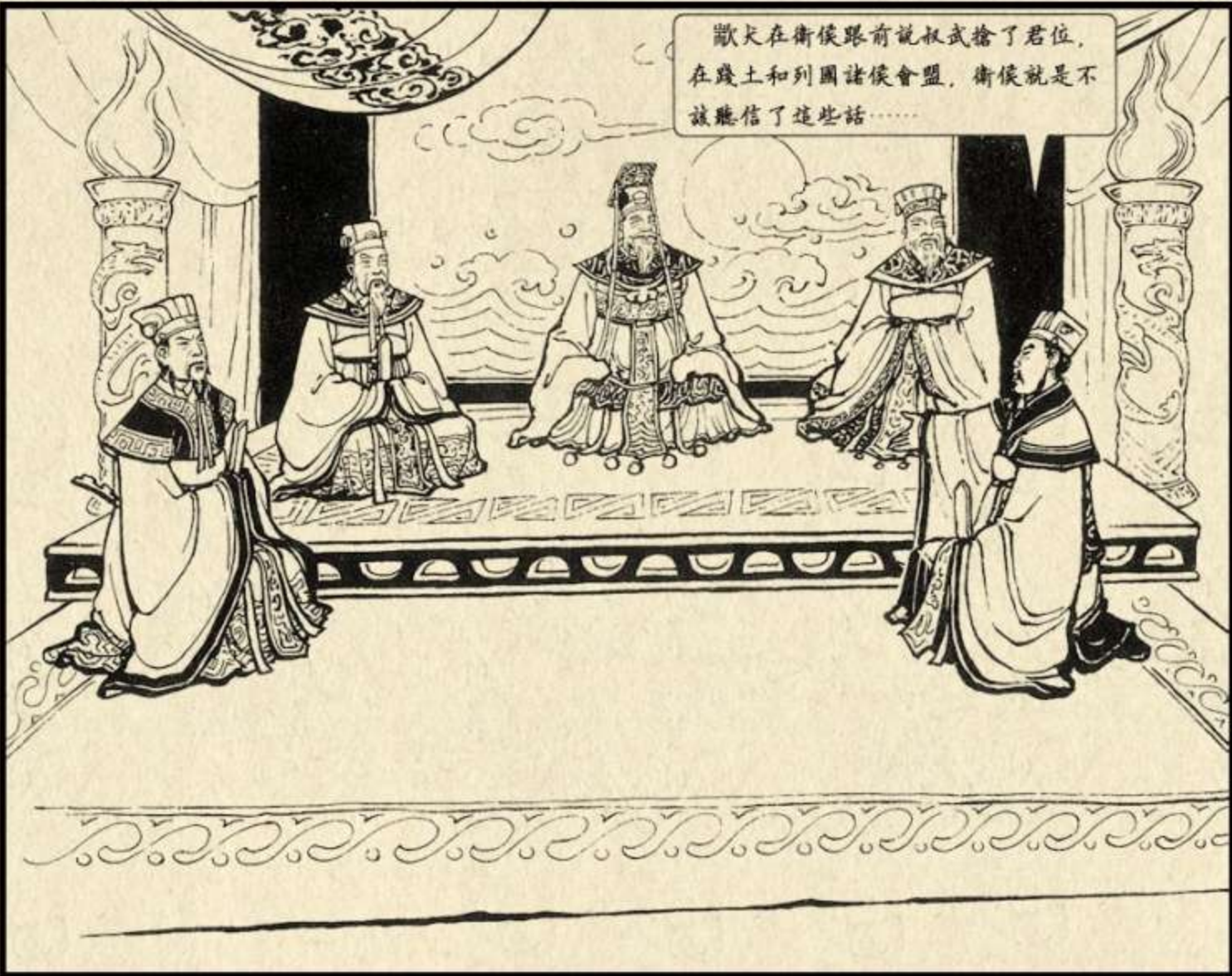


晉文公和王子虎商量一陣，派了衛國的士榮做審判官。審判立刻就開始：一邊是原告元咺，一邊是被告衛成公，他身上穿了囚衣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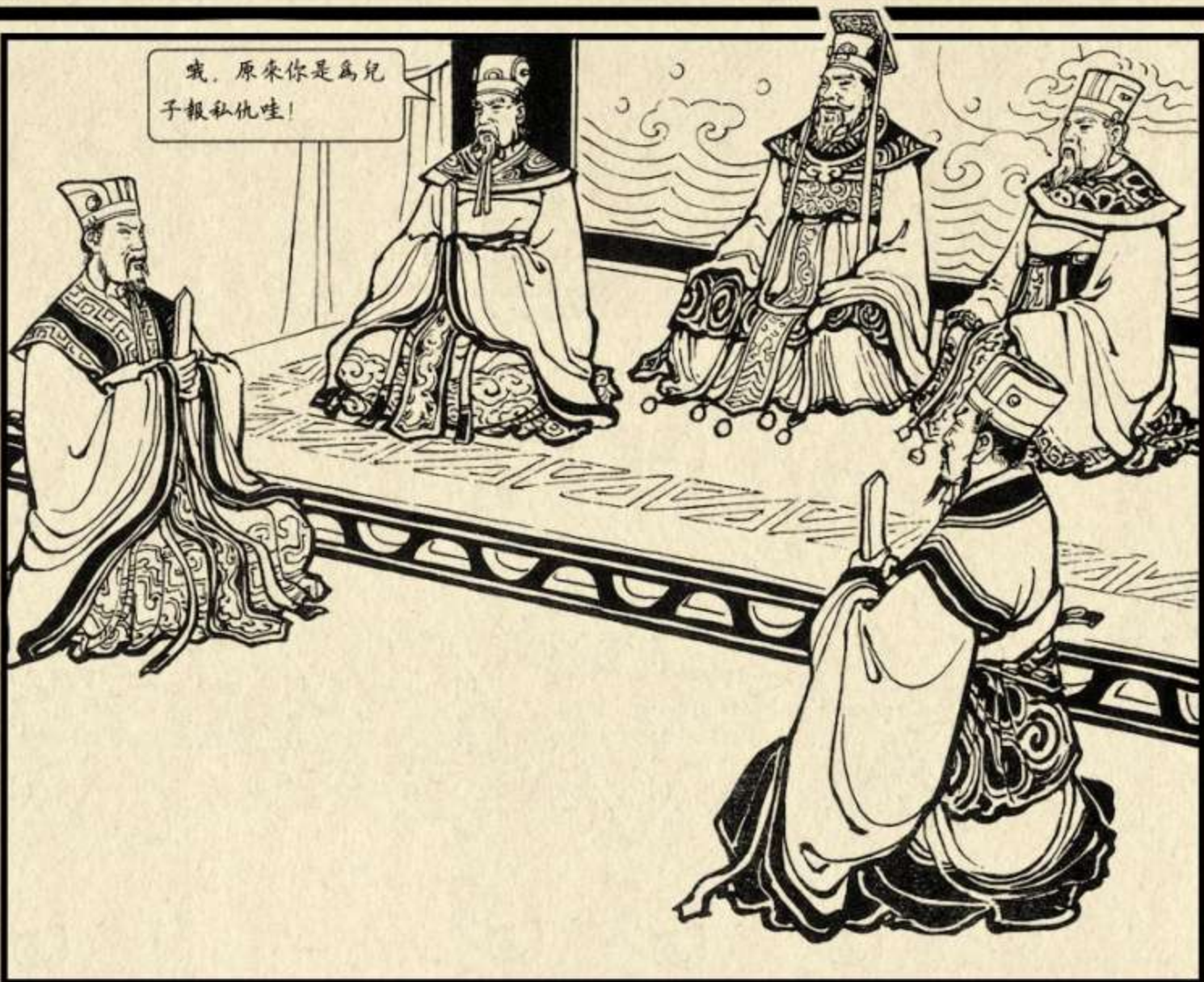


王子虎說：「君臣不便對理，還是請衛侯指定一個代理人吧。」衛侯就叫鍼莊子代他。王子虎叫衛成公留在走廊上。寧俞緊緊地跟著成公。

歇犬在衛侯跟前說叔武搶了君位，
在踐土和列國諸侯會盟，衛侯就是不
該聽信了這些話……



審問開始了。元咺把衛侯怎樣囑咐叔武代管國事，
又怎樣殺了元角，殺了叔武，仔仔細細地說了一遍。鍼
莊子說：「這全是歇犬的不好。衛侯可並沒有殺害叔武
的心。」



哦，原來你是為兒子報私仇哇！

元咺說：「要是衛侯信任叔武，怎麼會受別人的離間？當初我怕他猜疑，叫兒子做抵押，哪知好心竟遭了惡報。他既然有意殺元角，就有殺叔武的心了。」士榮趁此頂了他一句。



元咺辯道：「以前我明明說過，殺子是私事，顧全大局要緊，我這才央告晉侯讓衛侯復位。我要是報私仇，怎麼會替仇人說情呢？我總指望他回心轉意，想不到竟又連累了叔武！」士榮又幫著被告說話。



元咺反駁道：「衛侯既然明白叔武的心意，那麼歎犬說的根本就是謊話，應當辦罪才是。卻教他做先鋒先進來，這明明是借刀殺人，還能說不是衛侯叫他殺的嗎？」
鍼莊子覺得衛侯的理短，低著頭一言不發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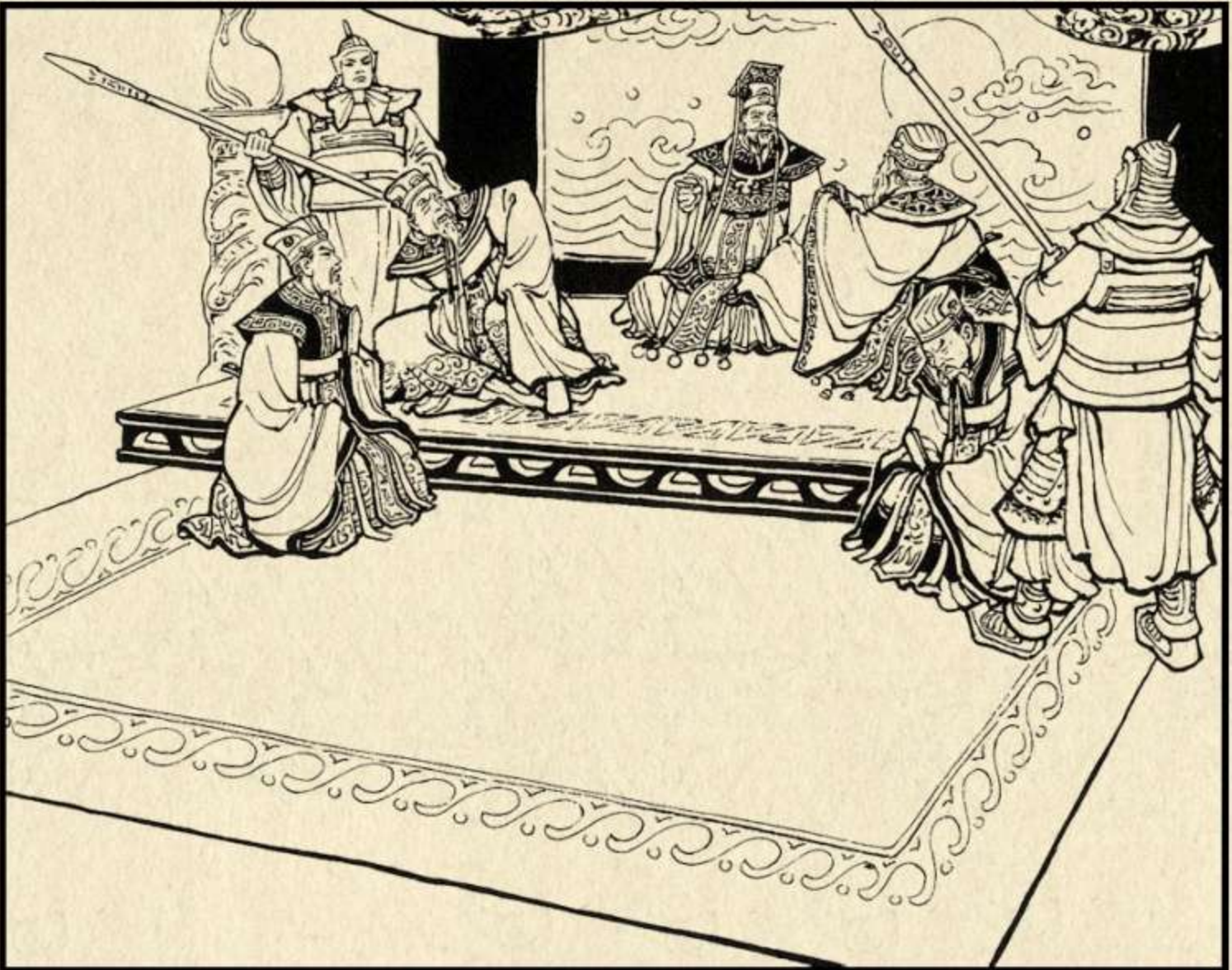


士榮卻替衛侯辯護道：「叔武雖然死得冤屈，衛侯到底是國君，從古以來，臣子被君王錯殺了的，數也數不清。再說歆犬已辦了死罪，厚葬了叔武，衛侯可算是賞罰分明了，你還告他什麼呢？」

何況，叔武有守國的功勞，地位不能和關龍逢、比幹比；而衛侯只不過是個諸侯，上有天王、霸主，也比不上桀紂，怎麼能說亂殺忠臣沒有罪呢？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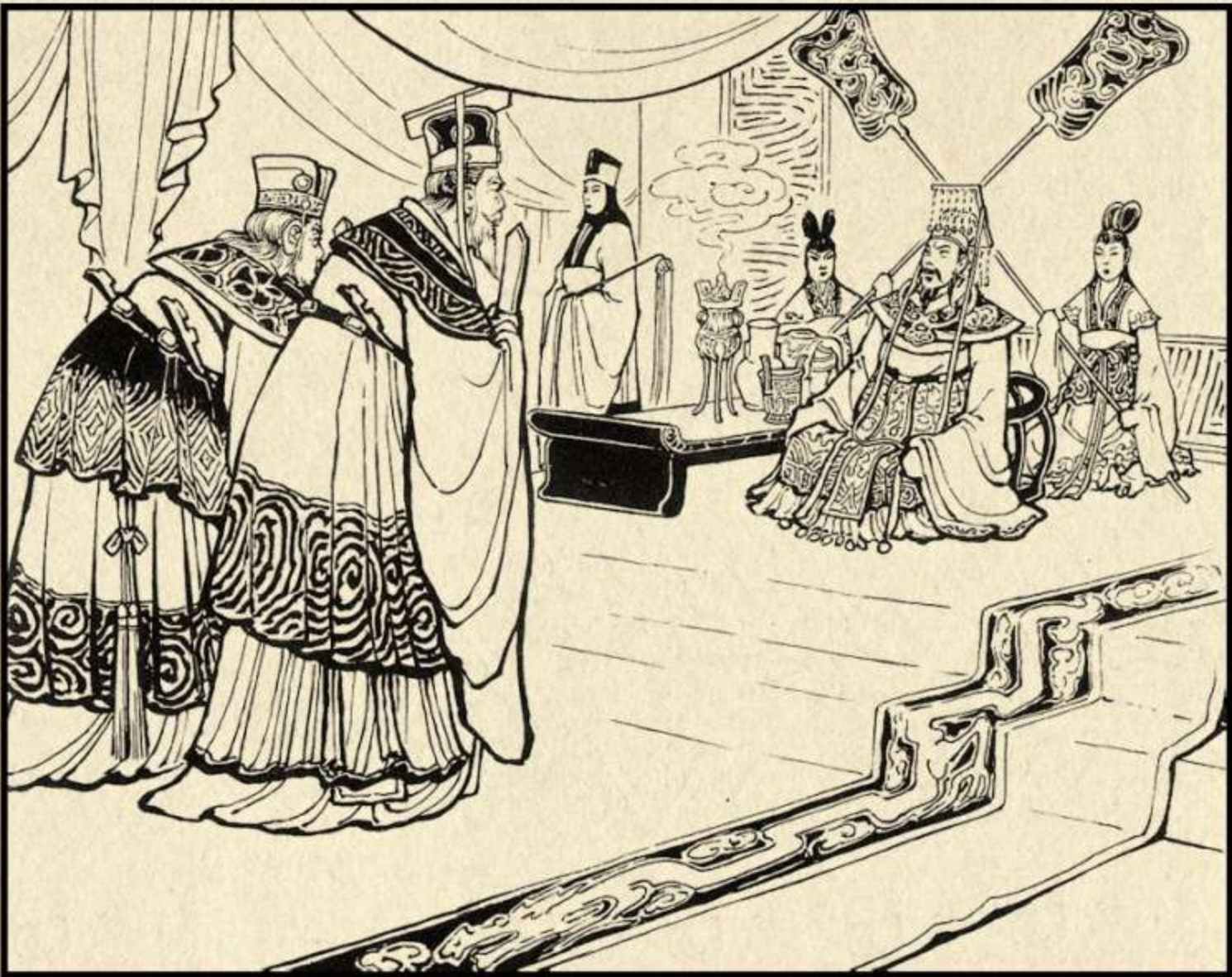
元咺冷笑了一聲，說：『夏桀錯殺了關龍逢，成湯就征伐他；紂王錯殺了比幹，武王就征伐他。成湯和武王是桀紂的臣子，他們看到國君無道，殘害忠良，就領兵除掉了昏王。從來也沒有人指責過他們呀！』



晉文公聽了兩方的話，對王子虎說：「是非曲直已明，不必再辯論了。不過衛侯是周天子的臣下，我們不便定罪。先把衛國的大夫處治了吧！」說完，就下令把跟隨衛侯前來的大臣全都處死。



王子虎不讚成。他說：「寧俞與此事無關，可以免罪；士榮身為審判官，說話不公，強詞奪理，應當治罪；鍼莊子自知理虧，可以從輕發落。」文公依了他意思，下令殺了士榮，赦了寧俞，砍去鍼莊子一隻腳。



文公又派人把衛侯關進囚車。然後和王子虎同去見周襄王。文公奏明了審判經過，說：『要是不辦衛侯，恐怕天理難容，人心不服。請天子量刑辦罪吧！』



天子既然不叫我們處治衛侯，請把他帶到京城去，天子瞧着辦吧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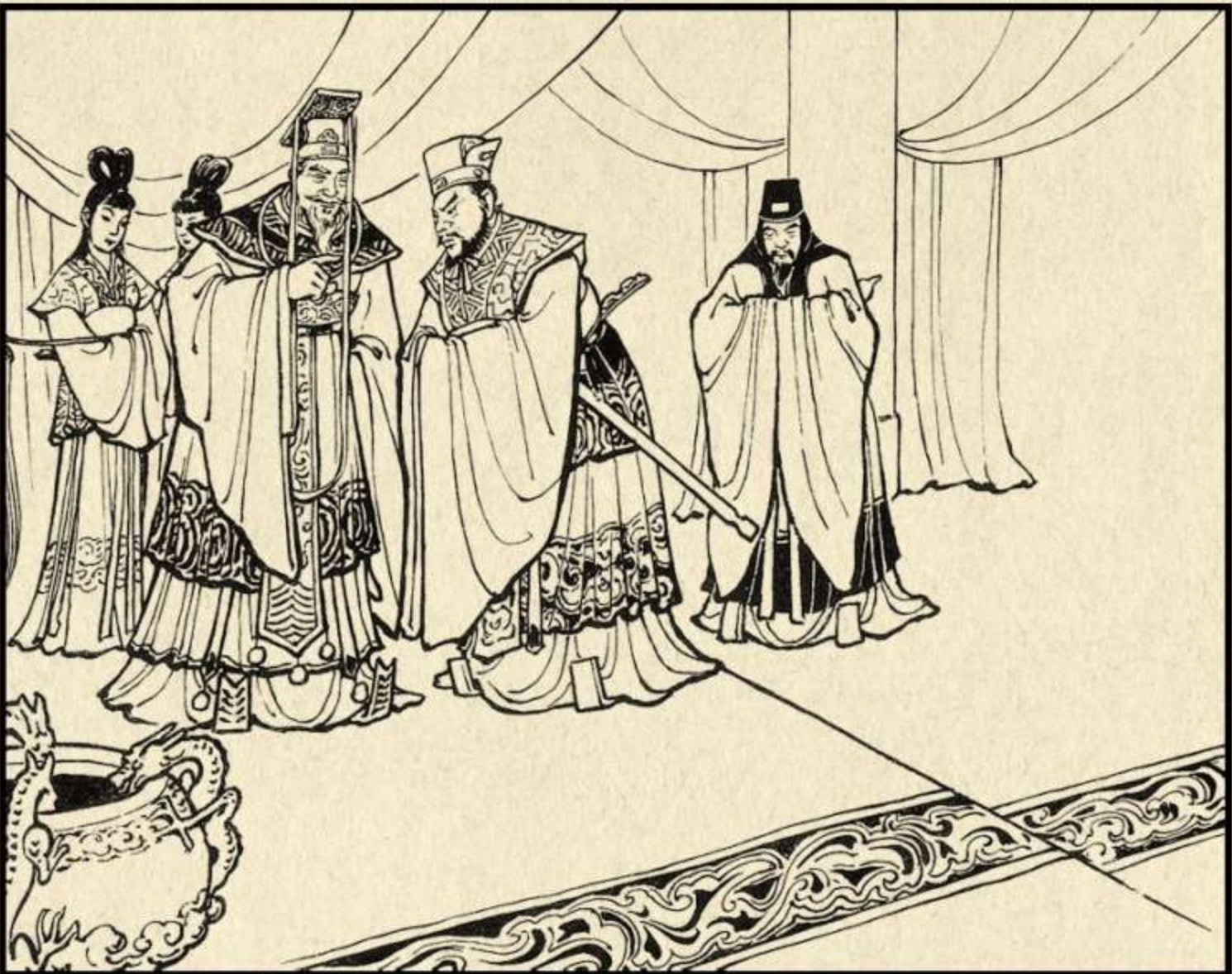
我恐怕這件事開了頭兒，往後可不好辦了。我并不是有意偏着衛侯，你們總該明白吧！

周襄王為了維護上下尊卑的禮法，便說：「你們判得不錯，不過周朝立法是為了審百姓。臣下怎麼能跟君主評理，這不是沒有上下了嗎？」晉文公也就順水推舟，把衛侯交給周襄王處理。



周襄王答應把衛侯帶到京城去處理。於是，文公告別回來，打發元咺回國，由他去另立一位國君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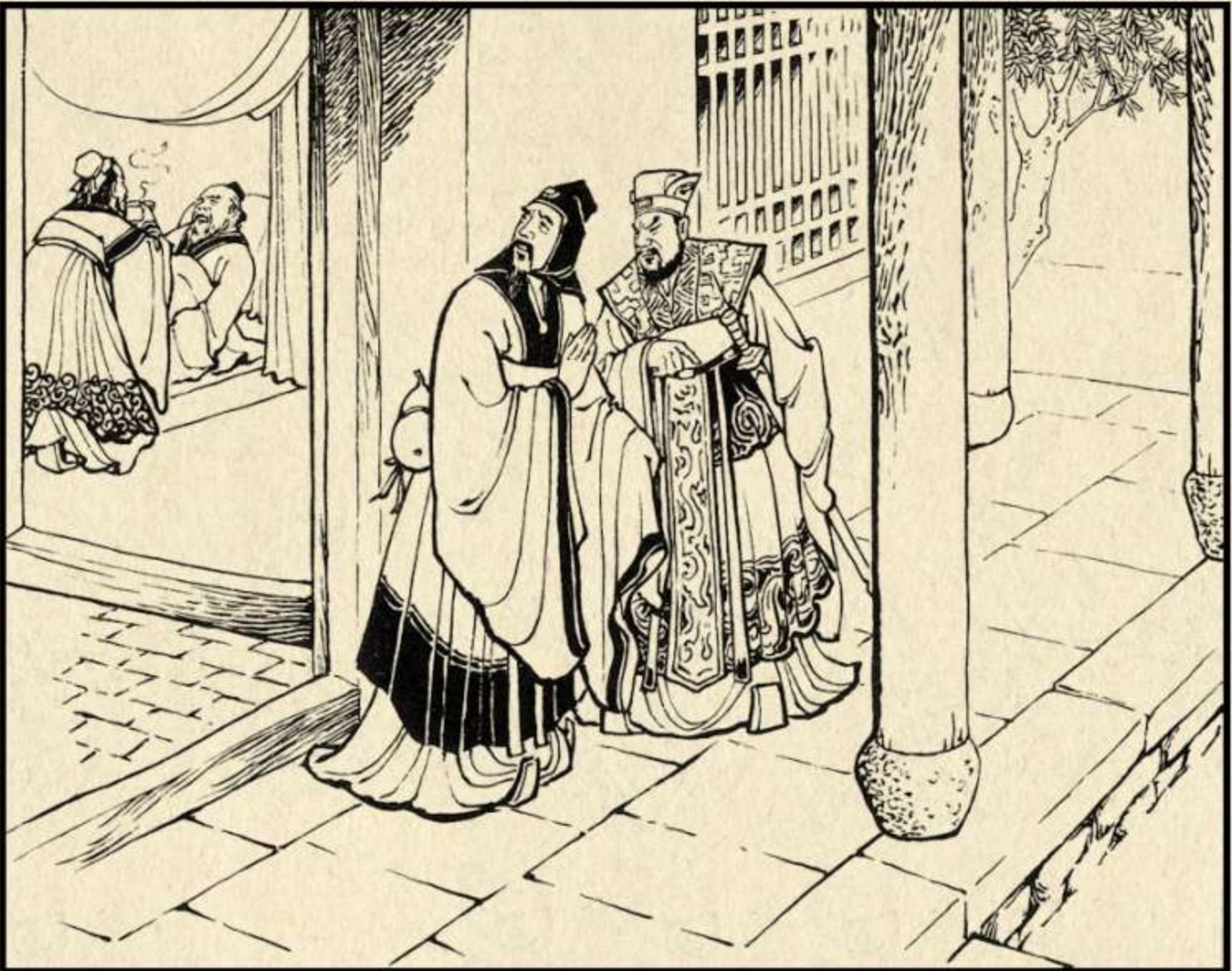
新
立
國



晉文公派先蔑押著衛成公到洛陽去。碰巧衛成公有病，晉文公又派了一個醫生一塊兒去，同時囑咐先蔑叫那醫生設法用藥毒死他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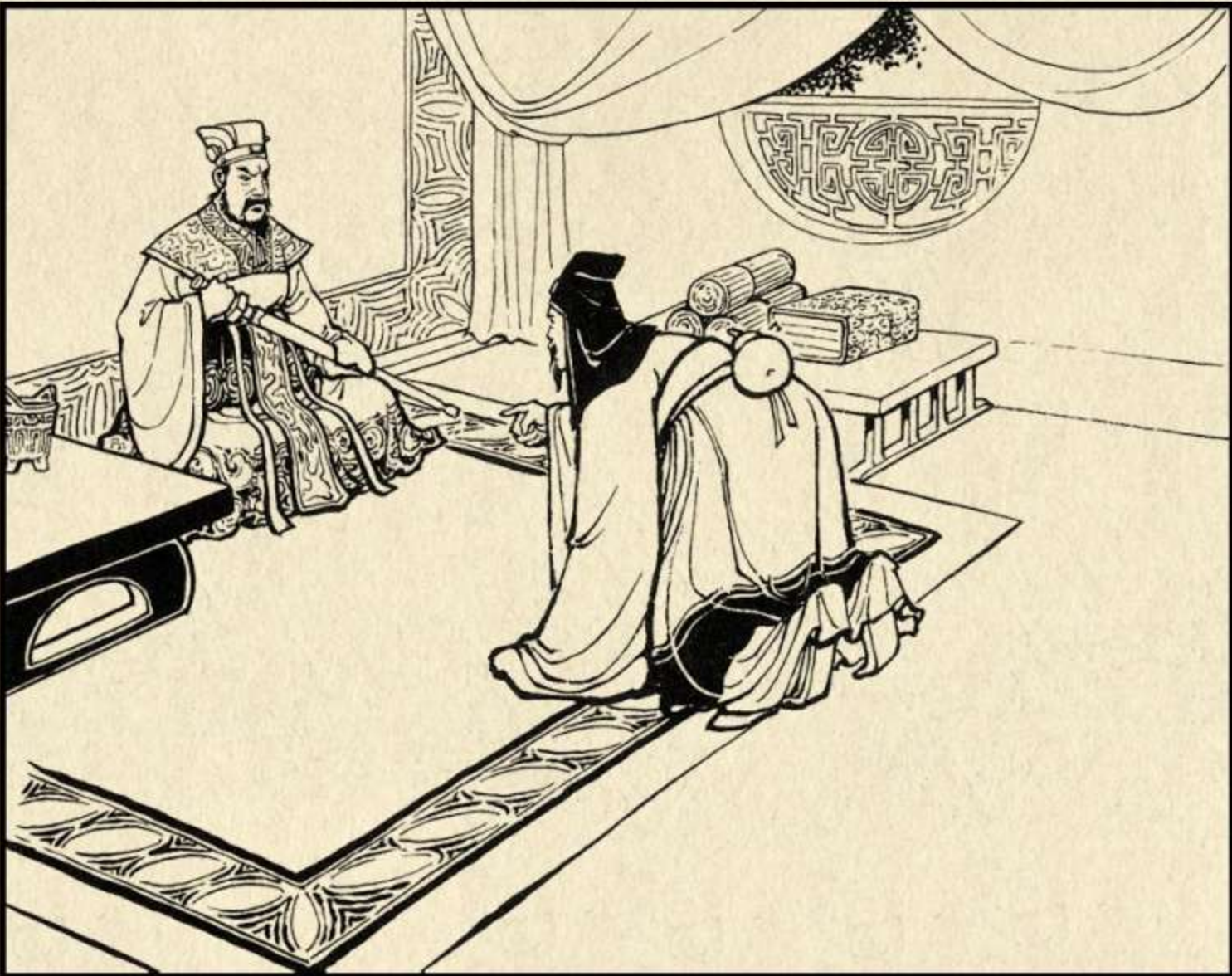


先蔑跟隨周襄王到了洛陽，請求及早判處。襄王有意保全衛成公，但又怕晉侯不高興，便想了個兩全的辦法，把衛侯囚禁在一間民房內，要他反省自己的罪過，實際上是寬待他。



先蔑也無可奈何，祇好叫那醫生早點下手。可是寧
俞緊緊跟著衛侯，寸步不離，連吃飯、吃藥都得先嚐一
嚐，醫生沒法下手。





先蔑幾次二番催逼醫生，罵他無能，說要辦他的罪。

東周列國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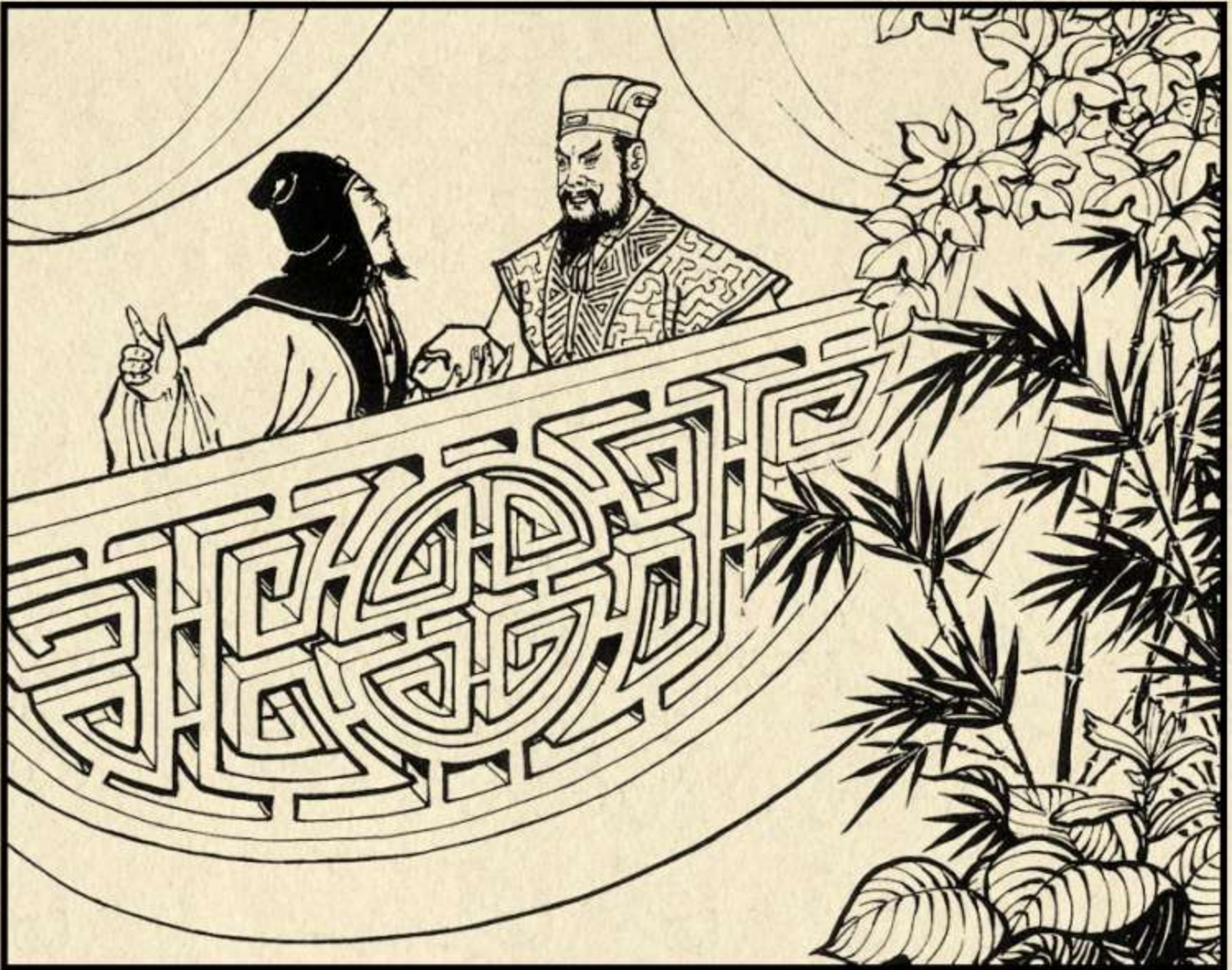
故事選

元咺告狀





醫生逼急了，祇得把實情告訴寧俞。寧俞說：「你既然把真心話告訴我，我怎能不想主意呢！你們的晉侯老了，很相信鬼神，聽說曹共公被釋放，是由於晉侯聽了卜官的話，你也可用這個辦法。」



醫生照著寧俞的計策行事。他調了些毒藥，分量很少，又屢了些別的藥，然後通知先蔑，說明天就動手，包管毒死衛侯。



第二天早上，醫生把調配好的藥送到囚房，給衛侯吃。寧俞要先嚐一嚐，醫生不答應。

衛侯



寧俞糾纏不放，醫生不管三七二十一，把藥碗對準衛侯的嘴巴強灌下去。

衛侯的嘴巴強灌下去。

東周列國故事選

元咺告狀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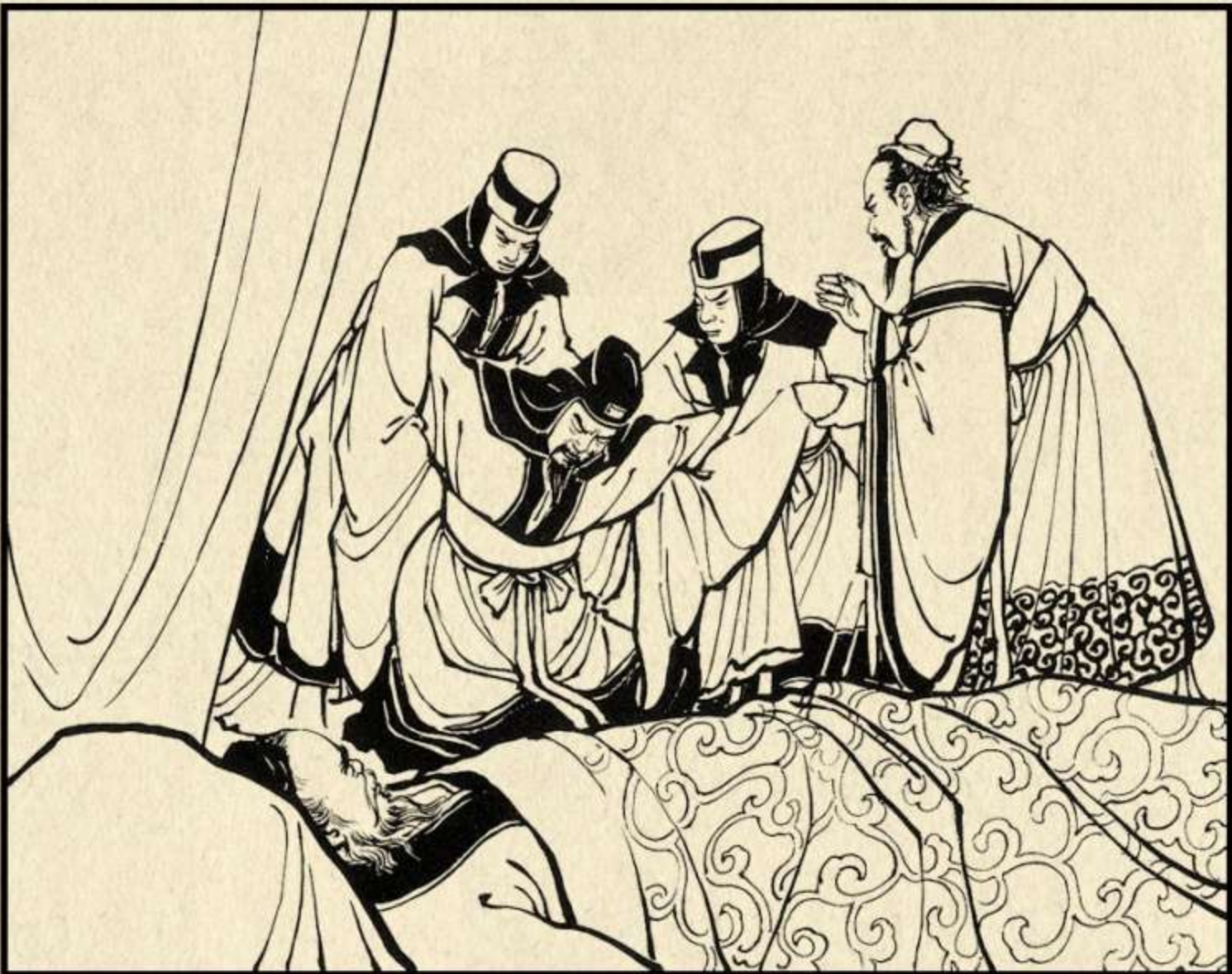


才灌下兩三口，醫生忽然狂叫一聲，「撲通」倒在地上，口吐鮮血，手中的藥碗也摔碎在地上。

東周列國 故事選

元咺告狀





寧俞故意裝出一副驚慌的樣子，叫左右的人把醫生扶起來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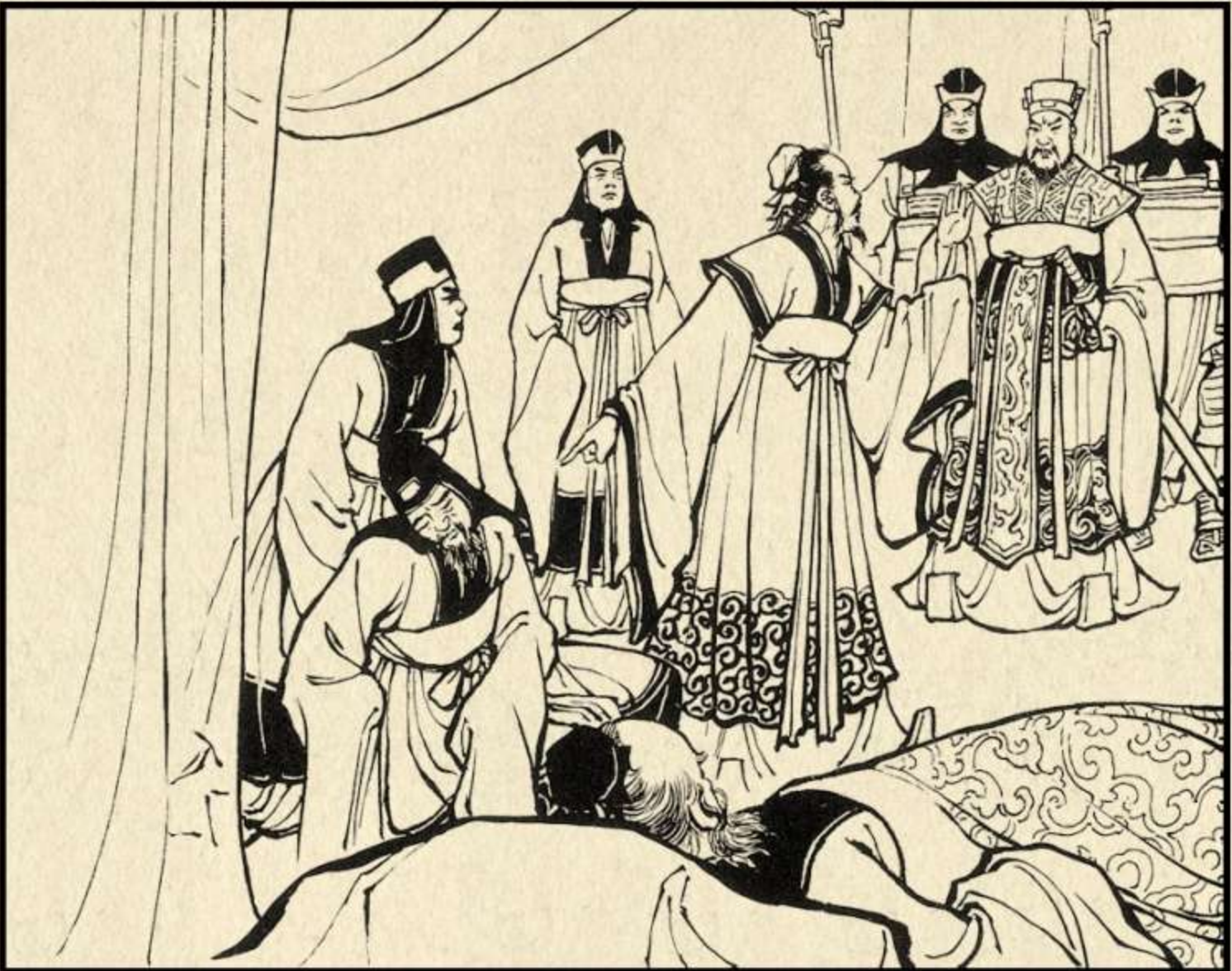
趙小周刑國



好一會，醫生才蘇醒過來。寧俞問他是怎麼一回事。
醫生說：「剛才灌藥時，看到一位身長丈餘的金甲神人，
頭如笆斗，裝束威嚴，從天而下，用金錘擊落我手裏的
藥碗，把我嚇死了！」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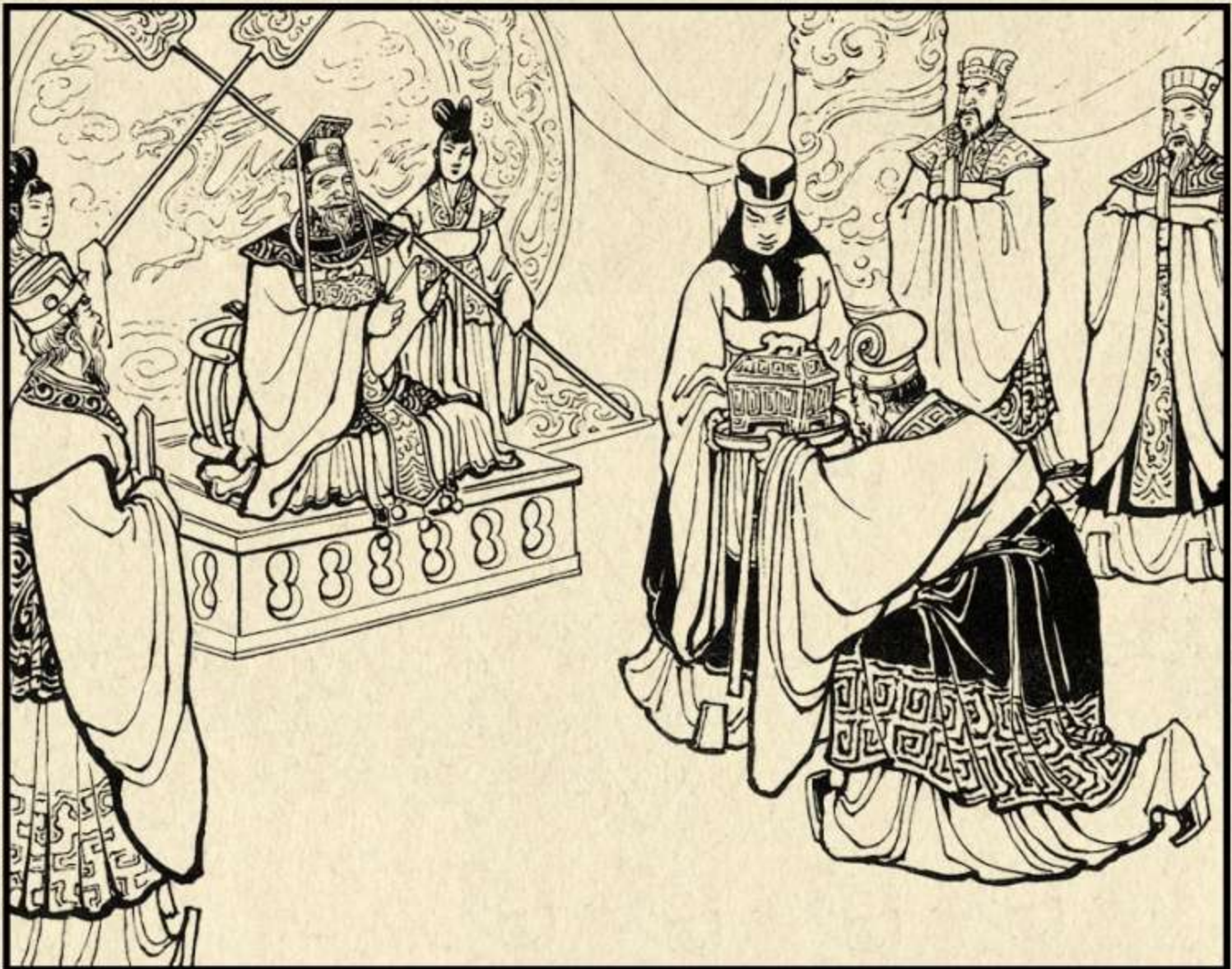
衛侯也說他看到同樣的情狀。寧俞大怒道：「你原來想用毒藥害我國君，要不是神人相救，定遭毒手。我怎能和你甘休？」說罷，撲上前來，動手毆打醫生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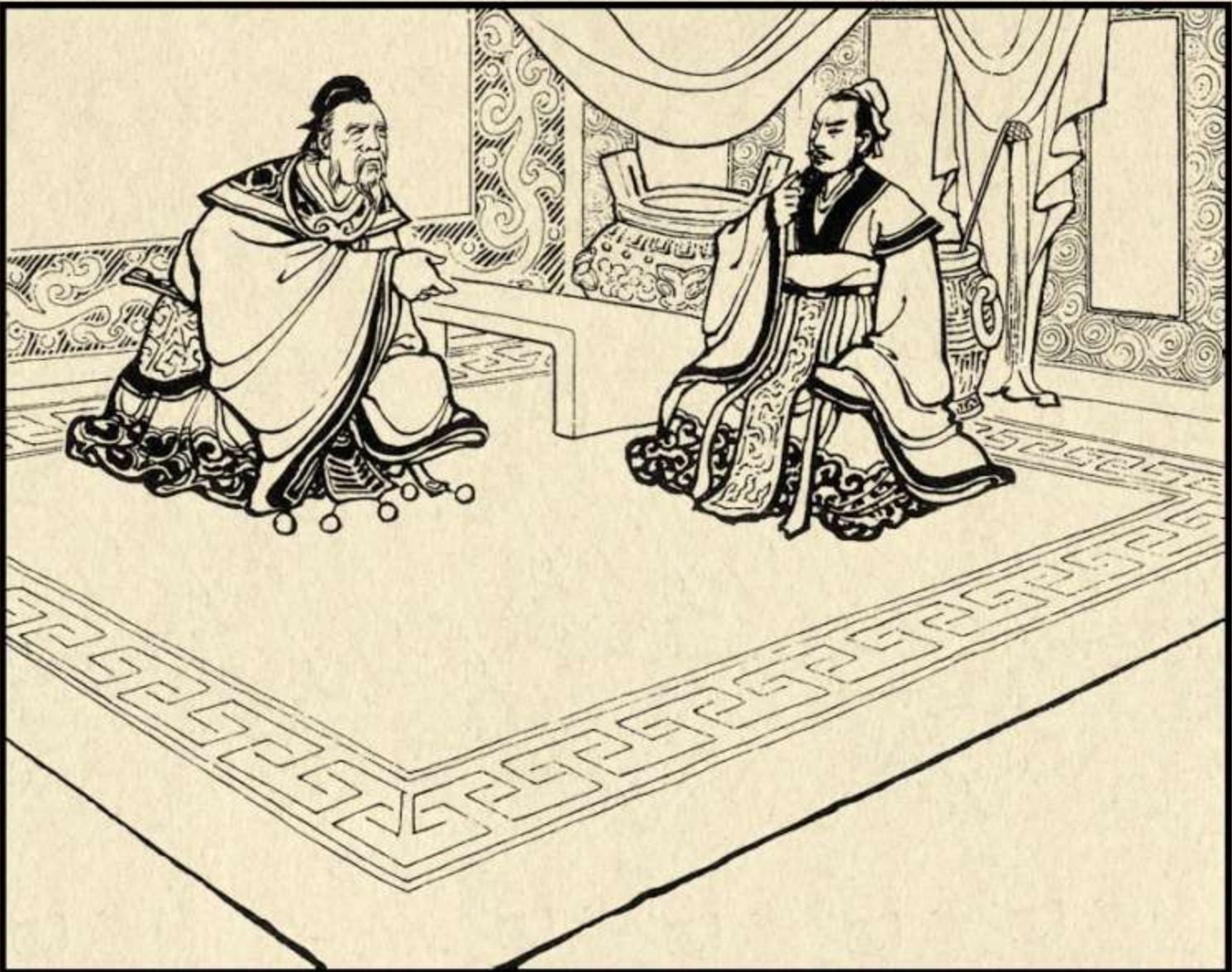
左右的人連忙上前勸解。這時，先蔑也得到消息，急急趕來，對寧俞說：「你的國君既有神人保佑，必有後福，等我把此情奏告晉侯再說吧。」



先蔑和醫生一同回到絳城，把這事奏告文公。文公
信以為真，也就寬赦了醫生。



這時，魯僖公得到消息，趁機派人向周襄王和晉文公求情，還各送了十雙白璧。晉文公對衛國的仇恨已經淡了，如今又得了白璧，就奏請周襄王釋放衛侯回國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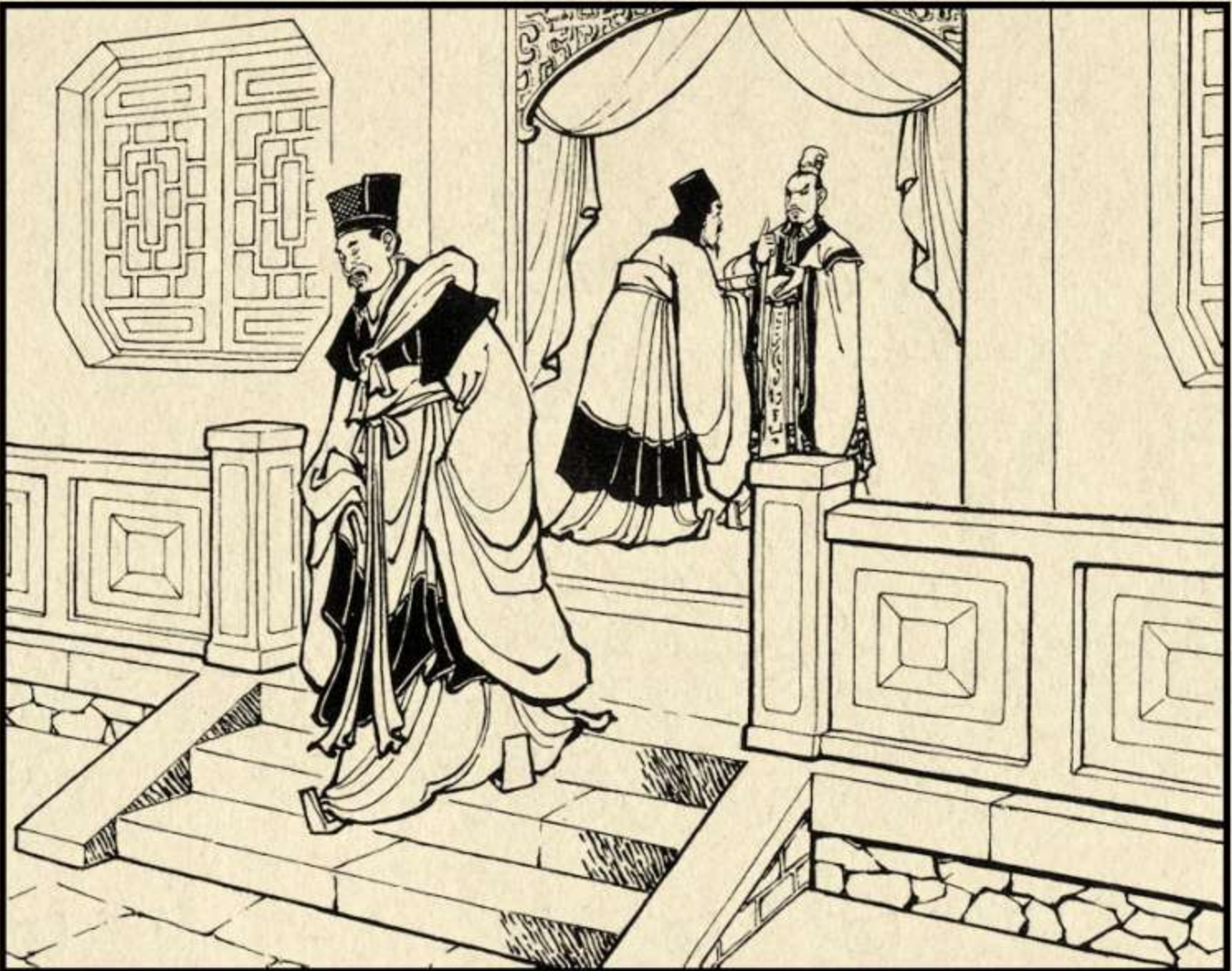


衛侯君臣獲得寬釋，商量回國的打算。這時，元咺已立叔武的弟弟公子適為君，防守很嚴。衛成公怕元咺不讓他回去，問寧俞怎麼辦。



寧俞說：「聽說大臣周歆、冶廛兩人，因公子適未加重用，心懷怨望。可以叫我的好友孔達傳達主公的命令，給他們以卿相的地位，要他們刺殺元咺。元咺一死，其餘的人也就成不了事啦。」衛侯連連叫好。





寧俞便派心腹人到衛國散布謠言，說：「衛侯雖蒙寬釋，無臉回國，打算到楚國避難去了。」同時，將衛侯的親筆信，派人交給孔達，要他按計行事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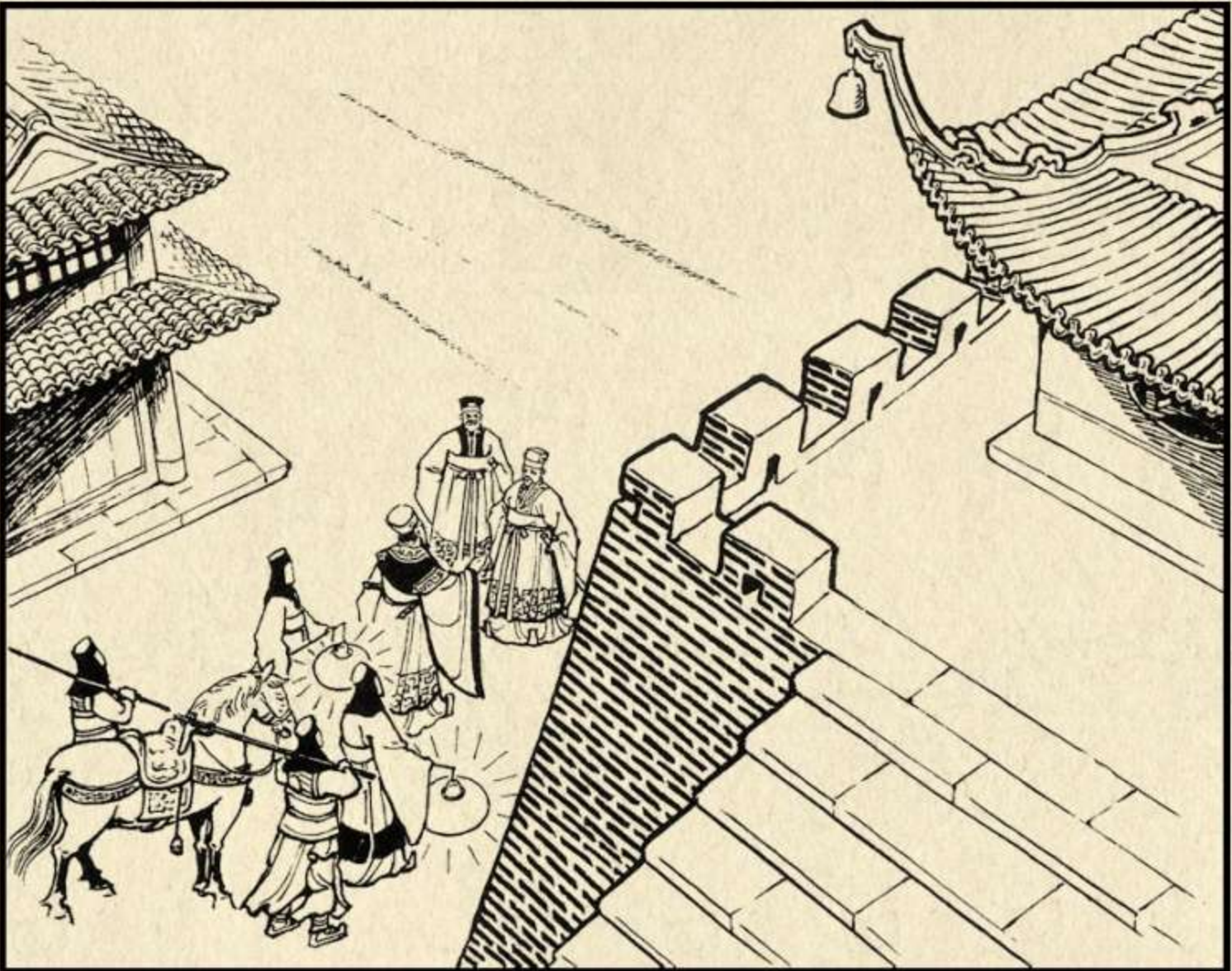
孔達接到密信，忙請周歆、冶廛前來商量。周歆說：「元咥每晚總要親自巡城，我們可預先領兵埋伏，等他來時，突然殺他個措手不及，管保成功！」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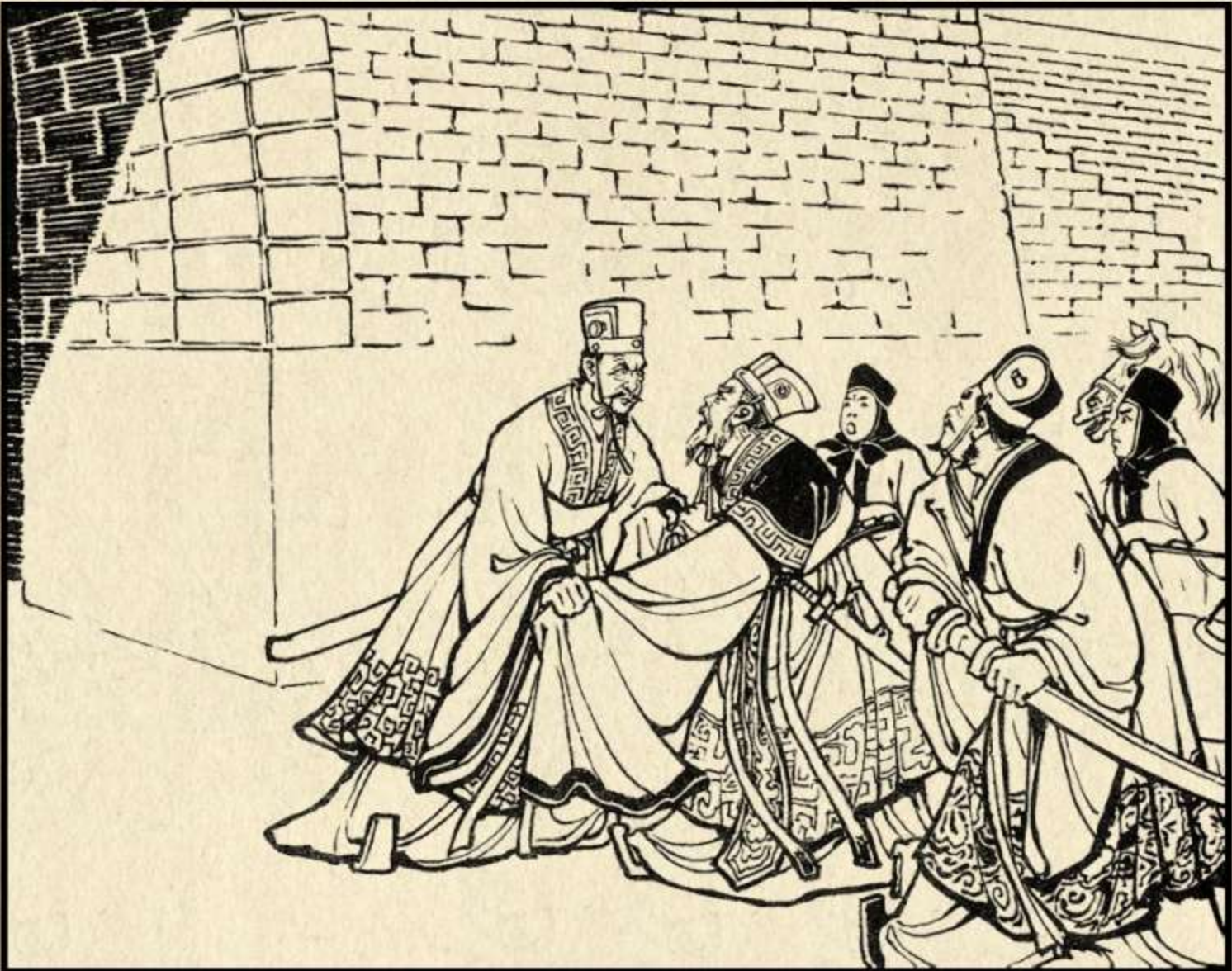
冶廛拍手附和說：「好，好，好，好，殺了他，趁勢殺進宮中，再殺公子適，來他個斬草除根！然後掃清宮室，迎接衛侯回來。這份開國的大功，算是我們的了！」商量好，周、冶兩人分頭回去準備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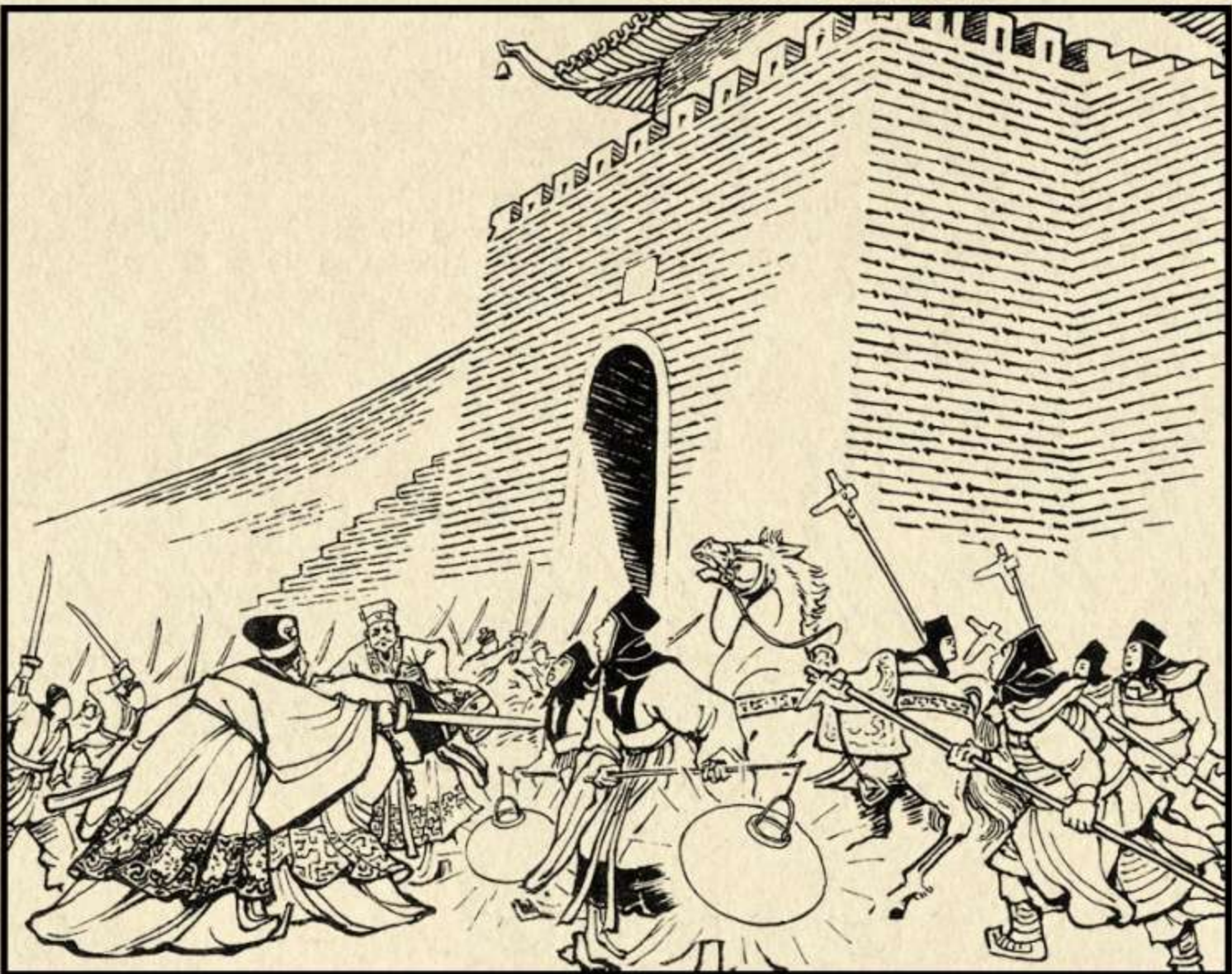
第二天晚上，元咥巡查到東門的時候，看到周歆和冶廛迎上來，吃了一驚，忙問道：「兩位在這裏做什麼？」周歆說：「聽說故君已入境，早晚就要到來，你難道還不知道嗎？」



元咺格外吃驚：「這消息哪裏來的？」冶廩說道：「聽說寧大夫派人進城，約會大臣們前去迎接。」元咺正色道：「這些都是胡言亂語，不能相信！何況君位已定，哪有複迎故君的道理！」



周獻大聲說：「你身為正卿，應當明察萬裏。這樣的大事，你竟然都不知道，要你何用！」治廛立刻上前，緊緊抓住了元咺，



元咺用力掙紮，周歆拔出佩刀，把他砍翻在地。周治兩家的伏兵立刻衝上來。元咺的隨從一時都驚慌失措，四散逃奔。



周獻和冶廩率領家丁，沿途大叫：「衛侯領了齊、魯的兵馬已經到了城外！百姓們各宜安居，不得輕舉妄動！」百姓們聽說，家家閉戶，處處關門。



周、冶兩人殺進宮中。這時，公子適正在和弟弟子儀飲酒，聽說外面兵變，子儀慌忙出宮探信，正遇周歆，被周歆殺了；混亂中，公子適也投井自盡了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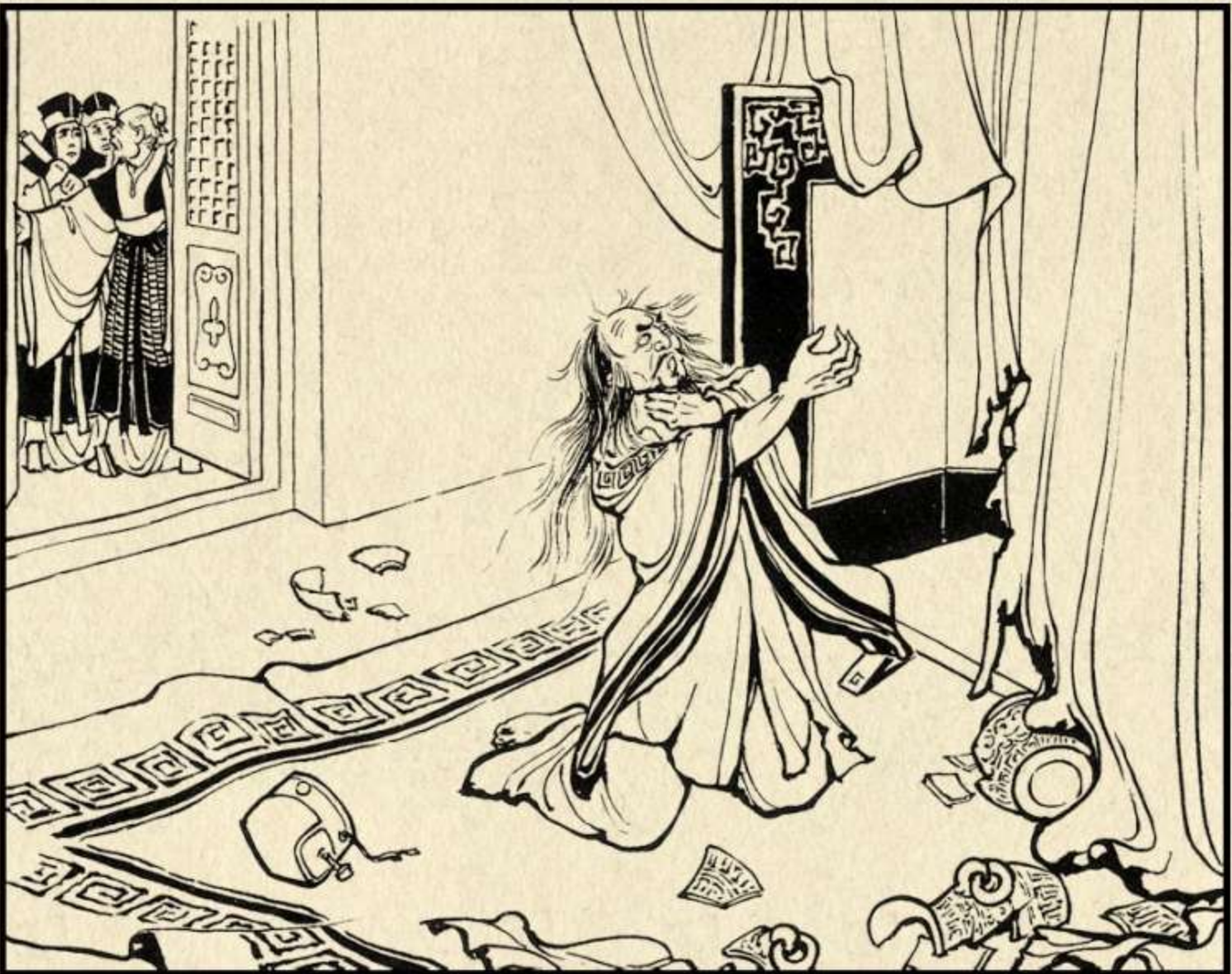


周獻和冶廬把衛侯的親筆信張貼在朝堂上，召集百官，出城迎接衛成公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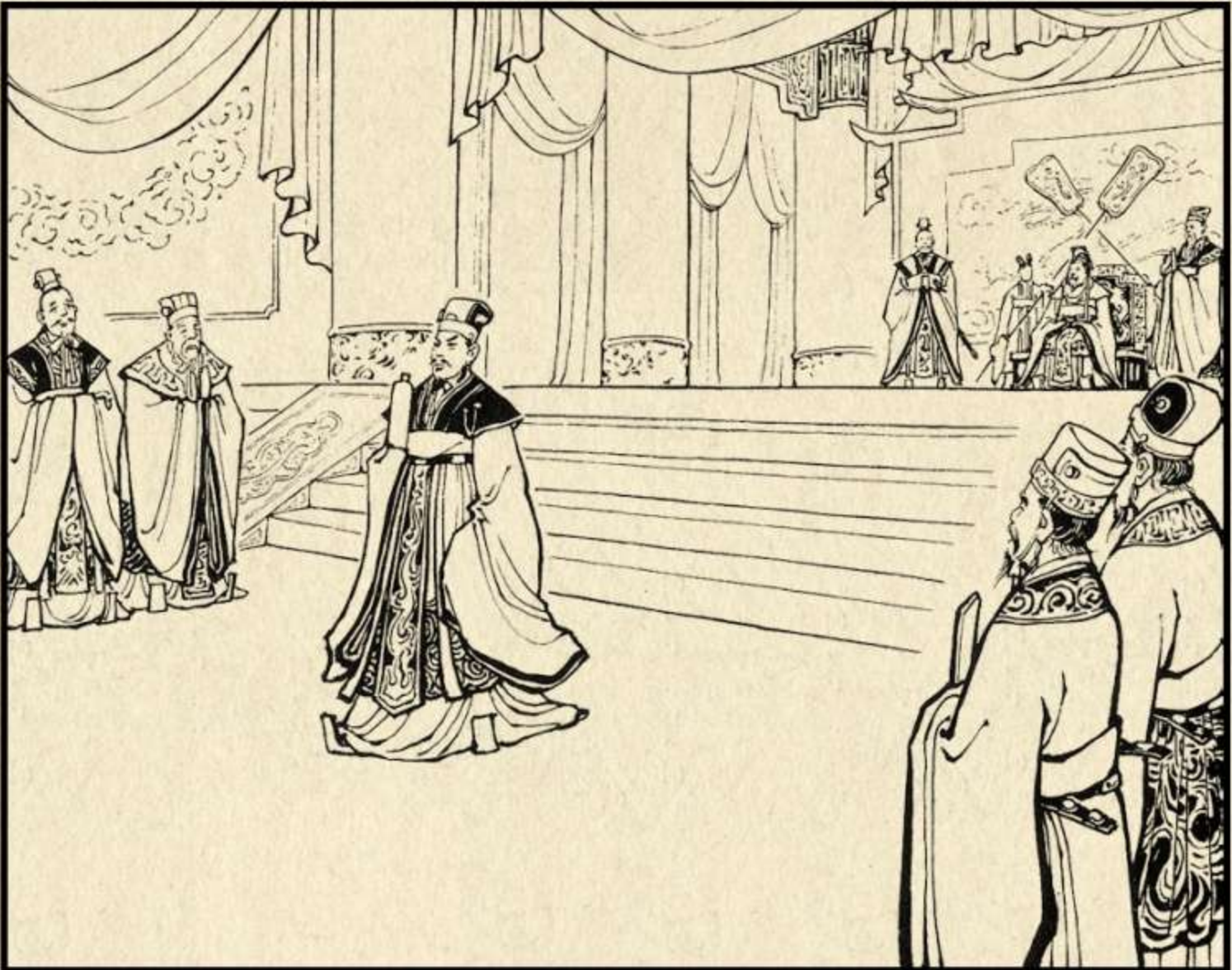
東周列國故事選

元咺告狀





成公複了位，揀了個好日子，打算祭祀太廟，封周、冶兩人以卿位，要他們同去陪祭。哪知這兩人自從殺了元咺以後，良心上深受責備，周歆神經失常，突然身亡；冶廛也得病死了。



衛侯因寧俞有功，要封他為上卿，寧俞堅辭不受，便改封孔達為上卿，寧俞為亞卿。孔達便將元咺和公子適的死推在周、冶兩人身上，派人去拜謝晉文公。文公也就裝聾作啞，不聞不問了。

